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 開 成 石 經 禮 記 字

中 和 月 刊 第 二 卷 第 三 期



開灤礦務總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一號

三二六六號

總局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第一期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迹	梁繩禕
滑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音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電	陳陸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雙的代價	慎言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廬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鏗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禱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 樾……燕史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 歧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嬰 粟……抑 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兪理初卒後……紀生
 百年紀念……稼 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 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陸 人
 圓明餘憶……拙 菴
 南屋述聞……水 東
 花 隱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目次

圖畫

俞曲園評閱求志書院課卷
王葵園評閱南菁書院課卷

編輯前記.....(一)

覃孳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二)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之檢討.....望生(九)

天和閣聯話.....慎言(函)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豐)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五)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五知(六)



道情

庚子詩鑑(三)

拳亂前之小站試技

龍顧山人(九二)

魯 仁(八五)

錄別

天治

蔣尊禕(二〇)

時事記

英德義海上的爭霸

楊建章(二〇)

德國女子如何服務國家

立 言(二四)

述要 民國三十年一月

(二〇)

通訊

明代紅鋪

石 園(三五)

彝齋漫筆

一 士(三八)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三六)

燕都覽古詩話

兌 之(三五)

霞飛自叙

金惠生譯(三五)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第九期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關於楊大瓢……知 堂
 阮文達事述……仰 彌
 印林清話(上)……娛 堪
 藏園羣書題記……藏 園
 南屋述聞(續)……水東花隱

第十期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故唐律疏義非永徽律疏……袁仲燦
 樞曹追憶……呂允甫
 天和閣聯話……慎 言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印林情話(下)……娛 堪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羲

第十一期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科舉概詠……子 厂
 周秦印談……予 向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小來禽館帖跋……勺 圃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小泉八雲贅記……丁 仁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

第十二期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釋讎……予 向
 撒豆……知 堂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譚龍……徐知白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羲

本刊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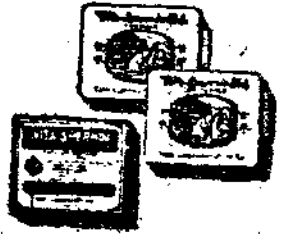
道光學術……………	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	望生
釋扶桑……………	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	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	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	陳陸
雲窗瑣語……………	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	楊鍾義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本刊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陽識象形商受饌說……………	予向
萬葉集選譯……………	錢稻孫
法屬越南……………	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	芸子
詩囊碎錦……………	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	一士
虺……………	魯仁
鼓歌……………	啓墀
庚子詩鑑(二)……………	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	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	楊鍾義

Vita-Spermin

注射劑
丸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腎丸或卵巢內
分泌血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二期圖畫
前後倒置特此更正敬希

讀者諒鑒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中聯銀行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俞曲園評閱求志書院課卷

題卷

求志書院中執事

上林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夫性之剛柔與天之陰陽相類... 剛者天之陽也... 柔者天之陰也... 剛柔相濟... 則天地之道... 亦猶是也...

俞曲園評閱求志書院課卷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慎行書店	德華書社	
西單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宣武門大街	人人書店
琉璃廠	來薰閣	
北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武漢販賣部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辱承 各界贊許曷勝慚感茲爲酬答 讀者雅意起見特自第一期至第十二期合訂上下二冊裝潢極爲美觀既利閱讀且便皮藏茲訂發售辦法於下

本合訂本用硬紙面布背精裝定價從廉每冊三元五角合購二冊七元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加一

凡直接訂戶本市者按定價九扣收費外埠免收郵費

此次合訂本爲數有限購請從速

編 輯 前 記

坡鄰老人。儒林耆宿。文采斐然。承以手稿覃覃齋師友小記見惠。學術淵源。文獻足徵。為極名貴之作。曩日書院講學。造就頗宏。流風遺韻。

堪資追溯。本期所載。南菁書院之制度人文。特為賅備。覺前徵之未遠。曲園葵園。評閱求志南菁兩書院課卷。製版後印。尤足據懷舊之蓄念也。

慎言君之天和閣聯話。既富掌故。尤饒興味。近又見示若干則。茲刊布之。

本刊徵集鴉片戰爭史料。承各方見惠佳稿。經陸

續發表。本期又載五知君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一文。於當時中英交涉之經過及雙方相持之點。論述極為扼要。

北京歷為首善之區。五方輻輳。風土習俗。極為複雜。本期之道情及北京典當業二篇。於考究北京社會者貢獻殊多。

阿拉伯與猶太人在巴力斯坦之糾紛。久為關心世界問題者所重視。望生君之作。源源本本。舉其癥結。可作部分的歷史讀。尤可為研討時事之好資料。

覃孳齋師友小記

坡鄰老人趙椿年

余三四歲時識字。以先考不常在里。皆先妣劉太夫人口授。先妣爲文定公綸五世孫女。申受先生逢祿會孫女。外王父諱翰清。字開生。道光丙午舉人。咸豐十一年。經會文正公以博覽群書留心時事薦舉。後充惠敏公使俄參贊。回國卽卒。（卒時椿年尙幼。事蹟多不及知。僅聞晚年學佛。與石埭楊仁山先生至契。及里居時。見其危坐。閱延陵書院課卷而已。外王父之弟申孫先生。爲椿言。外王父於諸史。多能學其詞。特無意於著述。故所作皆不存稿。椿僅藏爲文正擬摺片一紙。有文正改定數語。又有用漢魏分隸法作楷書。數十紙而已。後從文正書札卷二十二覆郭意城書。知毛寄雲督部擬邀外王父至粵。文正代爲婉辭。言其眷居於天津。胞弟宦於山東。親戚朋好。多僑居於上海安慶。一經赴粵。則各處消息難通。故欲前而仍次且耳。又從李文忠奏議中。見同治十一年。與文正會奏派遣幼童出洋事宜摺內。稱挑選幼童。應在上海先行設局。查有知府劉翰清。淵雅純篤。熟悉洋務。業經檄令總理滬局事宜等語。案摺內選送學生。分四批四年。所送有唐紹儀諸人。比差竣還里。即椿所言里居危坐時。旋赴惠敏之招矣。又從薛叔耘庸菴文集。見叙文正幕府賓僚。列入閱覽一門。從陳頌南循經堂集。知道光丙午在京。與頌南及潘季玉曹良甫吳清如朱伯韓趙伯厚何子貞翁祖庚羅椒生莊衛生楊墨林王子懷張石州等相過從。其時尚名愷也。從張嘯山舒藝室雜著。見送楊峴大令至湖南。劉翰清太守之臨淮大營序。有楊君由晉歷秦蜀。劉君客楚北胡文忠幕。皆見重於主人。劉君學問醇粹。世其家傳。尤精三禮。去秋隨節相自皖來金陵。所居尤近。相見益密。今年夏節相奉朝旨北征。辟劉君入幕府等語。知外王父尤精三禮。此外同時人集中。稱引必多。未及一一蒐集。申孫先生名樸。道光己酉舉人。亦文正所薦舉。久參忠襄幕府。官至廣東雷州知府。爲魏默深先生之壻。默深先生與關定菴。同爲道光丙戌會試。申受先生薦而未售者。禮部集中。有題浙江湖南道卷詩紀其事。蓋感恩知己。而重以婚姻者也。申孫先生於學亦無所不窺。嘗言讀說易之書。至二百餘種。晚年亦耽禪悅。官粵時適張文襄督粵。時招往長譚。輒稱好學問。書法鍾王。

直溪單微。官魯日。與汪叔明訪同時。人多以二公書畫。合爲屏幃簾扇。今汪畫尙在。而公書無知者。文字亦絕不傳。惟金粟香先生陶廬續憶有公題識甚多。姑錄一則。譬骨滴水可以知大海味也。粟香詩云。外交遙溯我生初。謀國何人計太疎。敢說中西同軌感。火輪船更火輪車。翻跋云。同軌自西而東。同文同倫。必將自東而西。我朝雍正時。定同文韻統。以治黃教。乾嘉時。備西域同文志。以靖回部。至各種文體。歷代流傳。尤爲五大洲文化之菁華。則文貴同也。格致製造之學。當推歐美。而綱常之正。義理之精。中國賢聖相承。萬古不易。施及蠻貊。莫不尊親。則倫貴同也。君舊有詩云。祇憐荒遠阻聖教。欲使涵育知所宗。區區猶夏本非患。會見感格苗民同。天之所覆地所載。尊親所至道益隆。蓋早已言之矣。此亦可見公之學識。此外竟無所得。吾當代有高材。以不自表見。或無可矜。致名氏翳如者。何可勝道。故於兩劉公表而出之。惜所記不及百一耳。先妣屢託庭聞。能通經史大義。熟習古人詩文。授不肖以漢唐小詩甚多。嗣由先二叔授讀。《詩登詁》。字士瀛。光緒乙亥舉人。浙江新昌知縣。至六歲始延宿儒楊錦堂。則起於家塾三年。誦四書五經甫畢。而楊先生以篤老辭館。此後又有姑丈陳建侯允豫楊仲笙贊勳高幼怡松蕃龔牧初大熙諸先生。及王母呂太夫人之從弟紫璣舅祖。始課以時文律賦。十三歲以後。無力延師。皆由自習矣。姑丈爲雲南學政陳德生先生亮疇之子。爲諸生時。應歲科試。爲王益吾師所激賞。清嘉集中刻所作甚多。後官浙江知縣。早卒。舅祖爲陝西潼商道曼叔先生傳孫之子。潼商與堯仙中丞孫爲同祖兄弟。中丞之父諱子班。進士。浙江甯波知府。生子五人。中丞居長。與四弟偕孫。皆道光時入詞林。中丞任福建巡撫。偕孫任廣東甯瓊道。次偕孫。舉人。四川墊江知縣。即王母之尊人。三備孫。五侯孫皆舉人傳孫又與侯孫同科。五鳳齊飛家門可云極盛。今則歌鐘歇絕絃絃亦稀。殊可歎也。潼商素以文學稱。舅祖才氣亦極發皇。屢困場屋。後以佐貳至鄂。顯領以終。傷矣。楊高龔三師。皆以諸生終。

余年十三。始肄業龍城書院。爲山長太姻年丈惲伯方先生鴻儀所賞。半年得獎賞七千文。購一黑湖縐馬桂料。王母喜甚。親爲裁製。以視慈母手中之線。覺報劉日短。尤難爲懷也。

十三以後。出門求友。最相得者。一呂三莊。呂爲幼齡表兄景端。駢散詩詞。制藝小楷。無一不工。時推爲一贊之儔。雖長余九歲。願有江東無我。卿當獨秀之譚。己丑與余同取中書。因在同鄉愚齋宮保幕。僑居滬上。坐臥一小樓。著作甚多。余所親見。乃身後訪問。僉曰無之。不知何故。三莊者。一仲愚（吾孫後改名海觀）。爲葆琛先生之元孫。葆琛先

生爲申受先生之舅。故莊劉亦爲世戚。仲愚個儻自喜。頗有志於用世。曾隨伍秩庸廷芳使美。又赴臺灣。晚年在津浦鐵路局。歿於北京。余輓以二詩。在詩存中。一思潛澤誠。爲仲求先生士敏之子。思緘之兄。性情與思緘絕異。所謂玩世不恭。滑稽之雄者。庶幾近之。以不得志於有司。以丞倅赴鄂。亦不永年。一思緘蘊寬(補諸生時名惜抱)。少卽負奇氣。與余交最篤。幾無一日不見。亦時下榻其家。仲求先生藏書極富。所藏先哲手翰。如皋文先生朱批漢書之類。亦多。得以縱觀博覽。思緘後來位業。世多知之。無煩贅述。民國九年。任審計院長時。副院長許士熊出缺。東海總統以余承乏。同官九載。戊辰歸里。遂不復見。余有壽其六十。送其南歸七古兩首。在詩存中。壬申逝後。祭以文曰。嗚呼。五十年前。識君之日。天挺雄姿。食牛氣奪。鍼芥自投。松柏相悅。顧塘覓渡(君家覓渡橋西余家顧塘橋北)。距猶咫尺。藏脩旣同。息游亦逸。百錢買醉。河沼走月。蹀躞宵分。猶不忍別。歸後聯牀。嘯歌爾室。維頻有芹。薄言采擷。我衿已青。君翮猶鞶。至於再三。卒居第一。澄江學舍。復共簪笈。清景難忘。歸航夜雪。我館虞陽。與君相失。日寄一書。至今成帙。追溯生平。此爲最密。弱冠以後。征衣四出。我官京國。素化爲緇。君游嶺表。握權運奇。文經武緯。鬼設神施。踰鎮南關。直法蘭西。布德中夏。抗稜四夷。巖扃重閉。邊馬不嘶。雞鳴過客。乃有澤雉。會逢時變。皆爲世責。重君行誼。奉若嚴師。始居金陵。進取是規。龍幡虎踞。鎮以老羆。繼謀合一。終歸燕畿。朝陽鳴鳳。昇君憲司。力爭政體。鞏我國基。移掌計院。審覈度支。我後承乏。驂斬相隨。竝門九載。無異下帷。讒邪忽來。橫逆何期。君已病痺。益瀕於危。遂決舍去。如驥脫馭。言旋言歸。復我林墟。吳郡圖經。久塵魚蠹。藝風蒙香。積壤未具。以君賡之。商略待布。書局東山。會城北固。焦先瓜廬。松寥可處。汗青頭白。仍未迄功。天乎不弔。倏遽閔凶。我聞君疾。乃在去冬。重腿太甚。憂心忡忡。及春遽逝。哀痛彌胸。生不得視。歿不得逢。今當會葬。又不克從。眼枯心悴。形望神通。遙申薄奠。冀達幽宮。君之事業。與余兩人之蹤跡。略具於斯矣。

余年十五。始應童子試。爲光緒壬午十月。邑令祁西園師兆唐取列前十名。府試在十一月。郡守英芝田師敏取列十一名。

癸未夏。至江陰應院試。得補陽湖縣學生員第七名。學使爲瑞安黃漱蘭師體芳。時官兵部左侍郎。同案有從兄田卿

錫年。棟威儀年。及同譜兄方子順怡。莊思潛學成（即澤誠）。田卿兄光緒戊子科挑取臚錄。以辦理電務。迭保至四川候補道。今尚在滬。棟威兄光緒乙酉舉人。大挑安徽知縣。到省一年即卒。兄有吏材。待人尤厚。竟不得長世。可惜也。子順爲彥聞先生履錢之孫。（先生萬善花室。在顧塘橋北岸。即東坡故宅。距余家不半里。先生之子長元徵駿謨。於咸豐十一年經曾文正公以不求聞達行誼卓然保薦。後爲李文忠辦北征糧臺於徐州。通漢學。精地理。嘗繪長江圖地球。並各爲說進呈。次幼靜先生駿謨。河南靈寶知縣。即子順之尊人。子順兄子謹性。子永恆。皆從伯惠甫先生烈文之婿。子謹年三十。卒於保定志局。布政黃公彭年以之附蔣侑石。作常州二子傳。謂能守常州先輩之遺風也。子永學行亦卓卓。後官江西知縣。）博學工文。有幹濟才。以優貢知縣至粵。保知府。爲岑雲巒督部春煊所器。屢駁將大用。不久亦卒。著有韓廬文鈔。思潛事已見前。

甲申科試。正場首列。覆試第二。張小圃鶴齡正場第二。覆試第一。發落之日。（宗師於試竣之日集諸生訓勉。謂之發落。）漱師召小圃及余二人至案前。勗勉有加。是年食廩餼。調赴南菁書院肄業。

上海有求志書院。可以寄課。山長爲俞曲園太年丈樹。甲申秋季。曾寄一課。經學四題。天球河圖解。季蘭尸之解。顏雙由子路妻兄說。伐蛟取鼉登龜取鼉是否記者之誤說。評云。說天球河圖有見解。月令亦是。卷面八分書超等陸名。詞章四題。其數九賦。杯垣塔。脩困倉。務耆菜。勸種麥。五律四首。海上釣鼈客歌。書白香山海圖屏風詩後。評云。賦及七古均有作意。卷面分書超等伍名。皆曲園先生手書。此二卷今尚存。

乙酉漱師任滿。繼任者爲長沙王益吾師先謙。時官國子監祭酒。下車觀風之試。發勸學瑣言一本。以爾雅說文文選水經注四種。分配各屬爲集注。如爾雅則釋詁釋訓江濤。釋言太倉。說文則一至一上元。甲至井江濤句容溧水。文選則一卷上元。二卷江濤。水經注則河水江濤。濟水上元。各縣皆照此分配。未能有成。至師歸田後。始自集水經注釋爲一書耳。史學則擬令補注各史之志。道學則以朱子近思錄劉氏人譜二書爲歸。經濟則以國朝掌故經世文編及近日諸名臣章奏爲主。其言詩文尤扼要。謂古文之學。姚惜抱富於理。梅伯言富於辭。曾公正公氣主驅邁。神自樸潔。學者當由三家。以求合類纂之繩墨。詩則當先讀蘇陸以充其才。次學孟黃以老其格。然後沈潛少陵以充其體。上溯文選以富其材。取昌黎之骨力。兼義山之典實。斯二說者。皆畢生所奉爲圭臬而曾無幾微之似者也。

黃王兩師。皆有試曠之刻。黃名江左校士錄。王名清嘉集。取陸士衡吳趨行土風清嘉之言也。共三編。余有子曰誦詩三百一章制藝一首。漢伏日詔賜從官肉。袖中吳郡新詩本。律詩二首。刻於集中。皆丙戌丁亥歲科試之作。

漱蘭師回京之後。余直內閣日尙見。益吾師則自戊子至江陰墳親供在學署西園一見之後。無復親炙之時矣。

余自乙酉正月至南善書院。己丑正月。以赴京會試離院。此四年中皆一年在常熟。一年在江陰。常熟因楊思贊姑丈同福之招。(姑丈爲詠春祖姑丈沂孫之子。安徽貴池知縣告病歸。)令余與辛孟孟表弟同學。延江陰經師顧先生書城(忘其字。講李申書先生學派者)。授辛孟讀。而余另從江陰章琴若師際治改文字。師後與余同取中書。同中戊戌進士。選庶吉士。不散館不出山。自謙惟以至易贊。始終在南善。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矣。在常熟日。所見先輩。有太常楊濱石太年丈泗孫。同宗趙次侯先生□□(有舊山樓。收藏極富)。會君表年丈之揆。寓公有江陰季君梅先生(文敏芝昌之子。士周都轉之父)。從伯惠甫先生。與其子君堅君閔兩兄。其婿方子永及弟子順。方趙兩昆仲。於漢宋學之淵源。詩古文之流別。以及舊聞時事。多所開說。深得切磋之益。

南善書院之規制。視學海詒經。尤爲闕美。光緒十年以後。吾蘇文獻。幾可取徵於此。漱蘭師提倡之功。實不可沒。後雖改爲中學。餘韻猶存。今聞已被炸毀。則遺蹟蕩然矣。故詳述見聞。使來者有考焉。

書院在江陰縣城內中街。爲舊水師營協鎮游擊兩署故址。取朱子子游祠堂記南方之學得其菁華命名。建立院舍七進。爲課生齋舍。及掌教住宅。課分經學古學兩門。各設內課生二十人。分居訓詁詞章四齋。每齋十人。設齋長一人。始於光緒八年九月成於九年六月。是爲南善書院之始。

書院之經費。先由漱蘭師捐廉爲倡。同官咸起相應。共得錢三萬三千串。分存常州府屬八縣各典中。月息一分。以爲課生膏火。因內課生月支膏火五千文也。十四五六三年。由蘇紳費學曾姚文稱盛康陳美棠鄭惇五等。先後捐助川沙南通等處沙田。約五萬畝。是爲書院經費之基本。

書院正中。樓上下十間。下爲客座。上爲藏書樓。中奉鄭君朱子栗主。漱師撰聯云。東西漢。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於二先生。宣聖室中人。吾黨未容分兩派。十三經。廿四史。諸子百家。萃總目之萬餘種。文宗江上閣。斯樓應許附

千秋。樓下漱師聯云。東林講學以來。必有名世。南方豪傑之士。於茲爲羣。又有江督左文襄聯云。釋志多忘嗟老大。讀書有味且從容。書院之東北有張睢陽廟。亦近試院。漱師撰聯云。男兒死耳復奚言。彭城張樂。臨淮擁兵。數偏隅坐困將才。自古英雄干衆忌。父老談之猶動色。操筆成章。誦書應口。幸試院近依公廟。至今靈爽爛諸生。

書院於光緒十年秋開課。掌教爲南匯張嘯山先生文虎。到院兩月。以足疾辭歸。(乙酉年卒。年七十八。)即改延定海黃元同先生以周。在院凡十五年。至戊戌歸隱於仁和半山之下。己亥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二。益吾師幕中。有慈谿林晉霞先生頤山。元同師亦時請其閱古學卷。後與江陰繆筱珊年丈荃孫。均分主古學講席。過此則爲學校時代矣。

書院首次甄別。以南菁書院崇祀高密鄭君紫陽朱子栗主議命題。因鄭君朱子擡頭。寫作兩行。有誤作兩題者。傳以爲笑。惜未見其文。不知南菁書院崇祀一題。如何措詞也。甄別經學首選。忘其爲何人。古學題爲七洲洋賦。劉葆真首列。其時尚名毓麟。後改可毅。

余十五年己丑離院。至光緒二十七年。由學使李殿林奏改南菁高等學堂爲江蘇全省高等學堂。南菁學友錄載書院時代。至二十九年止。故此記所錄諸人。亦至二十九年止。此記本限於一己之師友。但擇同住院及相識者記之。欲覽其全。則有孫君寒厓所輯之南菁學友錄在。

與余同時住院者。婁縣張聞遠錫恭(光緒戊子舉人)。專精三禮。粹然儒者。金匱華若谿世芳(光緒乙酉拔貢)。算學傳家。辭深有本。興化趙蓉裳聖傳。江陰沙循矩從心。治經學。如皋吳仲懿曩嘉。熟精選理。高郵王紹穆虎卿。英思壯采。如舉顧仁卿錫祥。治詞章。太倉唐蔚芝文治。通宋學。講經濟。治古文。坐言起行。不負所學。今尚在滬。鹽城陳惕菴玉樹通經史。治古文。精義瑰詞。必傳於後。江浦陳亮伯瀏。驚才絕艷。江陰章琴若師際治(事已見前)。南通李磐石安。治詞章。無錫楊範甫樸。治史學詞章。丹徒姚石荃錫光。講求經世之學。文亦雋傑廉悍。以教授得士。馴至通顯。惜晚遇屯遭。無所成就。丹徒陳善餘慶年。治經小學史學。博洽多通。在院至日晡始起。以讀書終夜不寢也。句容楊芷湘沅。治詞章。南通崔聘臣朝慶。通算學。元同師以爲華若谿之亞。今無知之者矣。海州沈海秋文瀾。治詞章。武進劉淮生翰。文章閎麗。益吾師有韓潮蘇海之褒。與兄葆真可毅葆良樹屏齊名。稱三劉。早卒。江陰馮箴若銘。治詞章。無錫孫虎峰

祖烈。治史學。句容陳子壽汝恭。名父（卓人先生。著公羊義疏）之子。亦治樸學。携其弟子田自耘其田來。甫過十歲。見余等皆謙稱先生。而目光炯炯。若俯視一切者。後與劉申叔師培同治漢學。文亦法漢魏。惜不永年也。如臬姚小賓彭年詩文皆極艷麗。寶應劉我山奉璋。治經學詞章。泰州盧希侶求古。治詞章。以上皆十一年到院。南通范秋門鎧。治詞章。爲肯堂當世仲林鐘之弟。亦三范齊名。武進謝鍾英（以字行）。治史學古文輿地。不墜常州先輩家法。昭文孫師鄭同康（後改名雄）。治經學詞章。初到院時。卽見有注論語一書。後不復見。蓋削棄矣。其後著述甚多。詩文尤勝。與蔚芝及余均爲同譜。揚州汪作舟濟。治詞章。兼通星卜堪輿之術。戊子中式。卽以詩經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用形家言。爲李若農師所取也。上海趙韻臣世修。治詞章。（另有記。）以上十二年到院。華亭雷君曜璠。習經學。治詞章。爲張聞遠弟子。丹徒殷墨卿松年。治詞章。丹徒曹友白學詩。治算學詞章。海門劉挹青宗向。治詞章。（另有記。）武進莊思緘蘊寬（事已見前）。陽湖吳孟飛翊寅。工駢文。與屠敬山寄相埒。以上十三年到院。十四年文卷無考。大約無甚出入。此四年中。不常住院。及相識者。華亭耿伯齊葆清（後改名道冲）。治詞章。太倉畢枕梅光祖。秋帆先生之後。工詩文。太倉徐少瑜乃栴。治詞章。吳縣曹叔彥元弼。經學大師。華亭雷譜桐補同。治詞章。泰興陳雨人國霖。上海李平書鐘狂。無錫孫詢芻泰圻。江陰錢俊甫榮國。新陽汪鶴齡開祉。江陰顧書城（事已見前）。元和汪荃臺鳳瀛。以上諸人。除顧先生外。孰治經史。孰治詞章。以不深知。未敢臆定。以上十一年。武進奚錫三紹慶治經學。常熟丁秉衡國鈞。治史學詞章。深於晉書。吳縣曹夔一元忠。叔彥從兄。通經史。工詩詞。精於版本目錄。喜校刻古書。亦與余同譜。吳縣潘笏潭誦威。治詞章。江陰張硯芳鍾祚。以上十二年。海門徐孚吉。治經學。丹陽程之驥。治算學。吳縣陳世垣。治詞章。寶山邵心炯曾鑑。工駢體詩詞。吳縣胡綬之玉縉。經古學無所不通。今尙在光福。陽湖姜作舟汝濟。詩人也。亦不永年。無錫尤幹承桐。江陰章紹庭鍾祐。均治詞章。以上十三年。光緒十六年。余已離院。因擬記書院時代諸人至二十九年止。故仍就相識者記之。無錫吳稚暉（後改名敬恆）。松江鈕惕生永建。吳縣王幹臣仁俊。泰興金衡挹斌。如皋沙健菴元炳。武進謝仁甫思瀾。常熟胡膺甫同類。南通馮子久善徵無錫孫寒厓揆均。無錫姚理笙起鳳。無錫唐郭鄭浩鎮。丹陽王邁卿英冕。江陰邢用舟國賓。無錫高集安翔。六合田自耘其田。以上十六年。吳縣戴綬之姜福。嘉定秦杏衢曾璐。嘉定秦心源曾源。松江阮子衡

惟和。無錫秦晉華瑞玠。以上十七年。吳縣潘西生昌煦。常熟蔣子範元慶。吳縣錢友夔人龍。以上十八年。吳縣張仲仁一塵。張雲搏一鷗。無錫陸士奎。無錫陶端一世鳳。吳縣沈信卿恩孚。以上十九年。二十年到院無舊識者。武進陳少蘅佩實。吳縣汪寰甫榮寶鎮洋姚柳屏鵬圖。吳縣董瑞椿。武進蔣竹莊維喬。吳縣陳仲平憲治。鎮洋陸彤士增煒。宜興任卓人承沅。南通保少甫釐東。吳縣張仲清茂燭。昭文李士璵。以上二十一年。常熟張映南鴻（學友錄中鴻字上有衍筆未知是否）。山陽顧祝侯震福。揚州王嘯歐念曾。吳縣楊良孚震元。江甯夏蔚如仁虎。江陰陳荔亭經。以上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到院。無舊識者。吳縣單東筮鎮。武進嚴練如保誠。以上二十四年。陽湖趙君閱寬。武進潘霞青鳴球。江甯傅蓀生春官。丹徒丁闇公傳靖。丹徒余東屏建侯。以上二十五年。儀徵下柳門諱昌。元和陶簪杏恩章。武進沙誦仙會誦。以上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無記載。鎮江駐防恩詠春華。淮安朱虞生邦獻。以上二十八年。無錫陸鴻吉。以上二十九年。此二條所記共一百十九人。以後相識者稀。亦不記矣。

元同師之爲教。經學則漢宋不分。理學則朱陸不分。惟求其是而已。及門中於蔚芝及余。極所期許。刻所著禮書通故時。列分校諸生之名。令蔚芝校第一卷。余校第二卷。所以勉之也。禮書通故者。師病秦氏五禮通考。吉禮好難鄭。軍禮太阿鄭。乃折衷衆說著此書。閱四十九年而後成者也。師在校講貫之語甚多。不能悉記。僅就乙酉日記中。講先立乎其大一事。錄之於左。以見一斑。

是日見師言。前日古學題讀陸象山先立乎其大說。都將象山一概抹倒。不知象山之學。亦有是處。如決去世俗之見一語極是。今人惟不能決去世俗之見。是以爲學不能靜專。晚間命蔚芝與椿進講。師言先立乎其大。孟子曰思則得之。正當體驗一思字。如今庸夫俗子。終日營營。未嘗不思。然盡是游思妄念。何嘗能立。可見象山決去世俗之見之是。孟子之思。是先於靜時體認得四端真切。動時能見仁謂仁。見智謂智。自然能立。此大學所謂知止之學也。故初學做功夫。先當自己體認。卽如我方纔在前面。爾等見我。自然立定。一心專注在我。聽我說話。後仁卿紹穆進來。亦皆立定。在此自己亦說不出所以然。不過認得我耳。設有院外人來。便未必立定。卽立定。亦必要懸揣爲某人某人。總由不認得。不能知止耳。然如我進來之後。爾等心總散。未必如向之專一。是以學問之道。在時時提醒此心。提醒

者。即孟子必有事數語之理也。故孟子先立其大。只要做功夫。原是人人能立。以集義養氣言之。義集得幾分。即立得幾分。氣養得幾分。即立得幾分。因論蔚芝。前課卷中。言須盡心知性乃能立非是。如謂孟子四十不動心爲立乎。是孟子四十以前。常有游思妄念而不能立矣。惟孟子之立乎其大。則於集義養氣。並下功夫。象山之立乎其大。則不務集義而專從事於養氣。故有積累與頓悟之異耳。然象山前段。亦有讀書功夫。故能屏去私欲。而立得大者。後人天資既不如象山。而又以不讀書學象山。則終不如象山。故教學者不得不從平實。程朱學問。原不專是求其外而遺其內。如朱子中和說四篇俱好。但後二篇更較前二篇著實耳。蔚芝因問言敬者極多。究以何說爲下手之要。師言涵養最難。程朱有程朱之涵養。陸王有陸王之涵養。總以孟子必有事數語爲最切。爾等平日讀書時。心固在書上。及做事時。心便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由無養故也。能養然後能靜。能靜然後能讀書。蔚芝又問禪學係體認其昭昭靈靈者。故常有一恍惚景象。然如孔子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却易爲禪宗所假借。師謂此皆必有事之謂也。又謂禪釋亦自不同。一則屏絕事物。一則亦須應事接物也。又謂近日講學極難。有避道學之名者。則諱而不講。即有講者。先以入主出奴之見。存於胸中。夫既存一入主出奴之見。原可不講學了。故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立說俱是。而近於毀罵。至焦理堂作孟子正義。更失東原先生之舊。近日有新刻一理學書。分傳道明道諸目。傳道係陸稼書陸桴亭張楊園張孝先四先生。至湯文正諸先生。在明道之列。此書見識亦未必精。椿以莊方耕先生遺書問。師謂方耕先生識解自高。所以不行者。議論每有過當處。由天資高學力淺之故。又訓椿云。汝年最少。學問都可做得。但十年廿年一瞬即過。須深自刻勵。又訓。汝日記中謂周初未有九廟。此說非是。周公立廟時。文武固在四親廟中。文武以前之粟主。不能不立。又不盡在七廟中。不得不置之世室。可見當時實有九廟。早已爲文武世室地步。又訓以舌音與半舌音難辨者。由音有清濁。及土音不同之故。爲學當務其大者遠者。此等得大意已可。

在南菁日。有海門周彥昇家祿來訪。以高麗苦髮紙二張書一種(忘其名)訂交。年長逾倍而謙挹備至。深愧不虞。君同治庚午優貢。授江浦教諭。先後遊吳武壯陸文慎張文襄袁項城幕中。時正在武壯幕。亟於北行。以後遂不復見。其情可

感。不能不記。後見顧君錫爵撰君墓志。言著述有十三種。爲經史字義三禮穀梁三國志晉書之學。及紀朝鮮事之作。又有壽愷堂詩文集。

元同師手評經古兩課卷具存。今日觀之。譽過其實。後遜於前。真氣日醜。浮光日甚。所以至老無成。負師門矣。益吾師手評三次甄別卷亦尙存。

前言趙韻臣劉挹青另有記。以二人所遇最窮。於余最厚也。韻臣爲乾隆詩人內閣中書殉木果木之難璞函先生文哲之後。先隲北公集中稱家璞函舍人。以同爲宋裔也。韻臣亦以是矚余。爲人極仇爽。負才不遇。轉而作達。大有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之概。自戊子別後。至三十二年余再入都。君已在五城中學授國文矣。總教習爲閩縣林琴南紓。氣類相合。於時京師極盛。友朋之樂。游讌之娛。天下所無。君亦得發擴意氣。已而學堂易人。委贄某局。又有更張。欲歸無計。余亦無以慰君之意。抑鬱致疾。卒於松江會館。葬於萬柳堂旁會館之義園。其長子時在京。後亦不知何往。詩稿尙多。身後啓篋檢視。已爲人携去。君詩遂無傳。豈傳不傳真有命邪。余記其寄友人美洲一律。亦忘其半。僅頸聯醉後常思舊肝胆。年來不見好頭顱。結句海水太長情太遠。可能魂夢共爲娛。四句而已。清嘉集中。刻其律賦數首。益吾師有體潔詞高。唐賦正軌。及妙相紛羅。文人慧業之褒。亦可以見君之文學矣。挹青與余同譜。性尤骯髒。任氣敢言。遇意所不可。指斥不稍假借。顧有熱誠能急人之難。人亦以此多之。以困於有司。拙於生計。思學白圭計然之術。游學游燕。冀有所遇。在粵得沈子封提學會桐之助。辦砭群叢報兩年。在燕於晉鑛蘆鹽蒙城。有所規畫。皆不能成。嗒然南下。不久即卒。才華極富艷。詩學義山。有集義山詩數十首。在余處。文學王仲瞿。未知有遺稿否。之二子者。一則知命而不能不憂。一則不受命而貨殖不能億中。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居易俟命而已矣。同學著書者。張錫恭喪服鄭氏學。華世芳恆河沙館算草。陳玉樹後樂堂集。方怡韓廬文鈔。陳瀏說盜。曹元弼孝經學。唐文治茹經室集。孫雄鄭學齋詩文集。均已刊行。其刊入南善叢書者。胡玉縉說文舊音補注一卷。補遺一卷。續一卷。徐孚吉爾雅詁二卷。謝鍾英水經注洛涇二水補附五溪考一卷。程之驥開方用表簡術一卷。陳玉樹毛詩異文箋十卷。至陳慶年所著書。據唐文治所作墓志。書目有二十餘種。未知何種刊行也。此外皆不能知。殊愧見聞之陋。後學堂會廣告徵求。未知有所得否。清嘉集所

刻。如陳慶年奚紹聲之經學。謝鍾英孫祖烈之史論。曹學詩程之驥之算學。吳肇嘉劉翰曹元忠趙世脩潘誦威姚起鳳姜汝濟殷松年。姚彭年。曹學詩之詞賦。雖屬一鱗片爪。要爲千狐之腋。亦足珍也。

南菁之刻書。在光緒十二年夏。益吾師奏准在書院設局，彙刻皇清經解續編。又命蘇州書局助刊二百四十三卷。共計二百零九種。一千四百三十卷。又刻南菁叢書八集四十一種。此皆余所親見。學友錄中尚有南菁札記十四種二十一卷。南菁講舍文集（即文鈔初集）南菁文鈔二集三集。皆余所未見。當再求之。

記南菁事。至此粗畢。惟於同人事蹟。多所不詳。即所記者。亦恐有誤。實爲缺憾。子夏久已離群。師丹老而善忘。以致如此。覽者鑒之。

癸未之秋。漱蘭師以國史館辦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傳。采訪各處遺書。會刊有札蘇松太揚鎮各屬求書文稿一本。所列書目。多得自蒐訪。不盡憑志乘。極爲難得。其後各屬如何呈復。不得而知。即使有目無書。亦可補四庫之存目。故備錄之。蘇州府屬共四十七人。書目二百四十八種。陳景雲兩漢訂誤五卷。文選校正三卷。柳文校誤三卷。讀書紀聞十二卷。文集四卷。群經刊誤。其三國志辨誤通鑑胡注舉正綱目訂誤紀元要略韓集點勘已收入四庫不列。陳黃中宋史稿一百七十卷。新唐書刊誤三卷。國朝謚法考三卷。殿閣部年表六卷。督撫年表六卷。東莊詩文遺集四卷。褚寅亮周易一得四卷。儀禮管見四卷。儀禮答問三卷。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公羊釋例三十卷。四書自課錄補遺二十卷。句股廣問三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諸名家文集筆記七卷。重訂朱子年譜一卷。襟記四卷。宗鄭山房古文八卷。四六賦三卷。古今體詩十六卷。江聲論語跋質三卷。經史子字準繩六書論。恒星說一卷。良庭小慧一卷。良庭詞三卷。其尙書集注音疏已刻入皇清經解不列。江筠讀儀禮私記。隨月樓詩。江沅說文解字音均表注十七卷。說文釋例二卷。文集四卷。染香庵詞鈔一卷。陳樹華春秋集解考正五十卷。李銳李氏遺書十一種。周易虞氏畧例一卷。觀妙居遺詩一卷。鈕樹玉群經古義參證一卷。說文校錄三十卷。說文考異十五卷。（此與上目未審是一是二姑兩列之）。說文新增考六卷。續考一卷。段氏說文注訂八卷。匪石居吟稿六卷。匪石日記一卷。匪石襟文一卷。顧廣圻說文考異五卷。附錄一卷。辯疑一卷。列女傳考證。思適齋筆記。思適齋集十八卷。沈欽韓左傳補注十二卷。考異十卷。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後漢書疏

證三十四卷。三國志補注十六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韓昌黎集補注四十卷。王荊公詩集補注王荊公文集注四十四卷。范石湖集注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宋翔鳳浮溪精舍叢書十六種。石渠禮議月令說義四書纂言三十七卷。帝王世紀集校一卷。自治官書。樸學齋文錄四卷。憶山堂詩錄洞簫樓詩紀樂府餘論一卷。洞簫詞一卷。香艸詞二卷。陳奐公羊逸禮考徵一卷。師友淵源記一卷。三百堂文集二卷。其毛詩傳疏已進呈不列。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八卷。尙書古注便讀四卷。詩傳箋補十二卷。儀禮經注一隅二卷。夏小正補傳二卷。大戴禮記校正二卷。論語塙解二卷。懸解四卷。經史答問二十六卷。天算瑣記四卷。數度衍約四卷。戰國策評四卷。離騷補注一卷。淮南書校正六卷。說解商十卷。小學識餘四卷。說叢十二卷。白描詩錄二卷。臨嘯閣詩。其說文通訓定聲已進呈不列。徐枋二十一史文彙通鑑紀事類聚三百二十卷。讀史裨話二十四卷。讀史襍鈔六卷。建元同文錄一卷。管見十一篇。居易堂集二十卷。宋質穎春秋拾遺十二卷。黜朱梁紀年圖論。老易軒文集三十卷。玉馨山房集。黃商衡困學錄。顧藹吉經疑八卷。南原詩文稿十卷。其隸辯已收四庫不列。嚴蔚詩考異補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徐承慶說文段注匡謬。程際盛周禮故書考儀禮今古文考禮記古訓考。說文古語考二卷。續方言補正一卷。駢字分箋二卷。古韻異目清河偶鈔稻香樓稿。沈清瑞韓詩故二卷。孟子逸語春秋世系考帝王世本史記補注。沈氏群峯集六卷。龔綸述古適三卷。蔡雲蔡氏月令章句四卷。癖讀四卷。借秋亭詩艸八卷。王壘毛詩月識編十二卷。毛鄭異同考二卷。四書地理考十四卷。鄉黨正義十六卷。大學衍義再補十二卷。漢宋學求十卷。學海蠡聞四卷。錢幣芻言暨舟園詩文集國朝文述詩持。陳鶴陳克家明紀六十卷。桂門初稿桂門續稿蓬萊閣詩錄四卷。徐華嶽詩故考異三十二卷。咫聞齋詩文集。潘維城魯詩述故四卷。論語古注集箋十卷。群經索隱二十卷。錢綺左傳札記七卷。四書管見一卷。南明書三十六卷。鈍硯危言蘇城晷景表一卷。天文算學襍說二卷。穿珠集一卷。鈍硯齋詩文集二卷。自訂年譜。尹錫瓚天元算術十卷。徐昂發乙未亭詩集六卷。其畏壘筆記畏壘山人詩已收四庫不列。何焯義門先生集十二卷。其讀書記已收入四庫不列。顧嗣立閩邱辯圃韓昌黎詩注十二卷。注東坡詩集秀野艸堂倡和集閩邱文類二卷。其溫飛卿詩注元詩選閩邱詩集已收四庫不列。徐夔箋李義山詩一卷。精華錄近體詩注六卷。漁洋詠史小樂府注一卷。西堂集凌雪軒詩稿六卷。蔣恭棗西原草堂文集六卷。吳泰來淨名軒集八卷。究山堂集十卷。曇香閣琴趣二卷。吳翌鳳漢書考證十六卷。歷代帝王

統系考八卷。姓氏源流八卷。金石略二卷。經籍畧二卷。字學九辯九卷。歧音備覽八卷。今韻酌古八卷。雨臆懷舊錄四卷。東齋脛語一卷。遜志堂雜鈔十卷。懷舊集二十卷。昂須集八卷。續集六卷。又續集四卷。與稽齋叢稿十八卷。未刊文集六卷。詩臆一卷。詞約一卷。國朝文徵一百六十卷。吳溥歷代人物氏族志二百四十卷。鳴秋草二卷。王芑孫碑版廣例十卷。古賦識小八卷。淵雅堂編年詩稿二十卷。惕甫未定稿二十六卷。編年詩續稿淵雅堂文續稿淵雅堂詩外集。淵雅堂文外集四卷。續賦卮言一卷。顧菴滇南采風錄二卷。思無邪室詩文集。戈宙襄方輿志略十六國地理考五代地理考十國地理考大儒傳道錄名儒傳經錄小人儒錄。半樹齋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十卷。詞集二卷。戈載翠薇花館詩集二十卷。詞集三十九卷。詞林正韻二卷。詞律訂詞律補。陸嵩五經集解詩說瑣言詩地理證今說文引經異字考新舊唐書參考續宋柴望丙丁龜鑑。憤生野叟筆談一卷。癸庚日記七卷。讀社一得玉谿生詩解義蘇詩注集成。意菴山館詩集十六卷。續一卷。古文二卷。張吉安大滌山房詩錄。袁廷樞金石書畫所見記漁隱錄紅蕙山房詩集。汪元亮竺香詩鈔古文。陳倬課經筆記讀選筆記。(漢學師承記言袁廷樞著書甚多身後散失汪元亮書自投於火亡逸之日今尙有考否。)潘□如(上一字敬避)沈欽斐。(以上二人書目不具。)其札文內於陳景雲兩漢訂誤江聲論語跌宕陳英公羊逸禮考徵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顧藹吉經疑徐昂發乙未亭詩集何焯義門先生集顧嗣立閩邱辯囿特爲提出。文內又言各州札調已得十之八九。惟該府爲闕略未具。查吳長元三縣魁奇輩出。除前傳所列外。如陳黃中李銳鈕樹玉顧廣圻朱駿聲並後來之秀。諸寅亮江聲陳樹華乃漢學專家。沈欽韓宋翔鳳陳奕鑽研益精。撰述益富。方之前哲。幾絕等倫。宋寅頤黃商衡嚴蔚袁廷樞汪元亮徐承慶程際盛沈清瑞龔綸蔡雲王壽陳鶴徐尊嶽潘維城錢綺尹錫瓚雖未造微。亦云孤詣。徐夔蔣恭秦吳泰來吳翌鳳吳溥王芑孫陸嵩陳倬淹有詞翰。閒涉經邦。顧蕙張吉安並著循聲。戈寅襄兼傳孝行。凡諸作者。咸屬名流。拔茅連茹。並應甄拊。夫有璞而不獻。則終古無卞和。有駿而勿求。則舉世無伯樂。是以史公有說。副在京師。夾氏無書。亡其墜緒。近黃儀胡渭傳佚殊科。毛謝梅玉。或彰或晦。阮文達之傳談泰至。與方志互歧。其傳汪中。復不及廣陵通典。然則子孫謀不朽其先業。後學思表襮其鄉賢。非詳細具陳。安在必無遺美等語。札詞皆淵雅。揚州一篇尤爲完美。文云。前准國史館文移。訪求積學篤行及立官清廉政聲卓著者。備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傳之選。檄府轉飭遵辦。嗣據江都甘泉兩縣呈報凌曙薛壽殷如璧三人。又據儀徵寶應呈報劉

文淇劉毓崧方申劉台拱四人。業經彙案咨送。現在按行至郡。正期搜括無遺。乃旬日以來。杳然莫應。廣陵之對。付之空文。淮海英靈。未有續集。查該郡實江南文藪之區。國初以來。魁奇輩出。若朱彬任大椿王念孫李惇劉寶楠。皆彰彰在人耳目矣。至於江甘兩邑。尤號神皋。孫蘭史以甲旣導之於先。史昭韋佩金復踵之於後。洎乎乾隆中葉。風會益開。焦循江藩之學。幾於集其大成。程晉芳張宗泰之徒。更能振其餘緒。若夫汪中以文章名世。羅士琳以術算起家。並揚厲無前。超然獨絕。至如鍾襄李鍾泗徐復焦廷璣汪喜荀江懋鈞之輩。黃承吉秦恩復陳逢衡黃爽梅植之薛傳均之倫。雖云具體而微。亦各實事求是。淺深略殊其致。清濁未議其方。夫人材如此其隆。而蒐報如彼其鮮。豈非所謂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者乎。稽之舊典。儒林列傳必書立學官。蔡氏之易。孫氏之詩。鄒氏夾氏之春秋。載在漢書。具有明驗。方言不與。劉略乃闕其篇。子夏云亡。荀簿遂疑其說。無徵不信。自古爲然。史公有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副墨不登。未有能傳之不朽者也。是故鐵函置井。君子以爲迂。玉篋充庭。賢者以爲美。昔應劭上董生治獄。許沖獻衛宏孝經。彼何人斯。獨崇斯義。今重申舊飭。並列清單。剴切指陳。庶幾知奮。其單內共二十九人。書目九十七種。孫蘭理氣象數辯疑糾謬八卷。格理推事外方考證三十二篇。字學柳庭人紀四十卷。輿地隅說四卷。（此書引見焦循孟子正義。嘉慶府志人之夾注未審何故。是否伍林文瀾叙抑即在柳庭人紀四十卷之中當考。）程晉芳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勉行齋文集十卷。蕞園詩集三十卷。（湖海詩傳云程晉芳書存畢氏籍沒惟春秋經義尙存。春秋經義是否即左傳翼疏。其餘有無殘稿一併確查。）汪中春秋後傳二十卷。廣陵通典十卷。金陵地里考一卷。述學六卷。勤學記炳燭記傷心集知新記。其戴大禮正誤已刻入皇清經解不列。（學海堂經解所刻述學係是節本故別出知新記。志作四卷學海堂本止一卷。亦宜求原書覈之。）汪喜荀大戴禮記補喪服答問紀實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尙友記從政錄孤兒編汪氏學行記且住菴詩文稿。（汪中大戴記正誤已刻入學海堂經解其書有喜荀注語。志所稱大戴禮記補未審即據彼否。）陳本禮陳逢衡陳氏叢書十三種。隋書經籍志疏證。焦循焦氏全書二十二種。易餘籥錄二十卷。注易日記三卷。書義叢鈔四十卷。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毛詩地理釋四卷。論語通釋一卷。開方通釋一卷。揚州足徵錄一卷。邗記六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雕菰文集二十四卷。（全書二十二種中易學三書孟子正義六經補疏十種已刻入學海堂經解。或存或削均聽其便。）焦廷璣地圓說二卷。蜜梅花館詩文鈔。（益古演段

開方釋一卷在焦循開方通釋中不復出。(鍾襄考古錄四卷。(漢學師承記所稱漢儒考祭法考諸書是否即具錄中宜檢)李鍾泗規規過讀史管見八卷。張宗泰周官注疏正誤爾雅注疏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左氏傳讀本正誤竹書紀年校補乙部考日長編舊唐書疏證新唐書天文志疏證二十二史日食徵唐冬夏兩至考宋遼金元朔閏考新舊唐書合鈔文杏軒集。黃承吉讀毛詩記讀周禮記夢駭堂經說文說十一篇。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徐復論語疏證。江藩儀禮補釋考工戴氏車制圖翼石經原流考。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宋學淵源記二卷。增記一卷。樂縣考二卷。爾雅小箋三卷。乙丙集二卷。炳燭室雜文一卷。隸經文四卷。蠅須館雜記經傳地理通釋禮堂通義。其周易述補已刻入皇清經解不列。(江藩所著書目續志文苑傳藝文志互有詳略。今據張其錦樂縣考序增蠅須館雜記以下三目。經傳地理通釋雖未編就。苟有殘稿具應甄錄。禮堂通義亦然。)江懋鈞詩經釋義二十卷。爾雅旁證八卷。鷗寄齋古今體詩八卷。羅士琳觀我生室彙稿十一種。交食圖說舉隅推算日食增廣新術春秋朔閏異同句股截積和較算例淮南天文訓存疑博能叢話賡稿黃爽漢學堂叢書。梅植之楮庵詩文集十二卷。穀梁疏證稿。(此書未知已成否。劉恭冕論語正義後叙梅植之與劉文洪劉寶楠包慎言柳恩陳立約各治一經。如以穀梁屬之柳氏則梅氏當更有別治之經。應更考。)薛傳均說文答問疏證六卷。文選古字通十二卷。宗元豫史論識小錄雜文焚餘稿。史以甲學圃隨筆十卷。句股籌算捷法二卷。史炤方輿概十五卷。席帽山人文集十四卷。見聞餘錄二卷。韋佩金廣西水地考通釋八卷。伊犁總志纂略二卷。新疆地理考四卷。西戎紀程三卷。唐藩鎮考三卷。世系三卷。舊治錄一卷。經遺堂集二十六卷。(志稱書多散佚惟唐藩鎮考尚存。據續藝文志則經遺堂集亦有傳本。廣西水地考新疆地理考二書在所叙散佚書目之外。或存或亡宜博訪之。)馬曰瑄沙河逸老集。馬曰璣南齋集。馬榮祖亭雲堂集石蓮堂集。(鶴徵後錄稱馬榮祖撰有文頌九十二章。文頌是否即在二集之中。如別出單行應更蒐錄。)秦恩復西夏書二十卷。享帚詞三卷。楊亮南史注蒙古道里考世澤堂詩文集。(南史注一目據無錫學訓導殷如珠所上補狀列之。)唐允恭一百二十卷。(唐允恭志無其傳不詳何籍。所著書至一百二十卷之多必有可觀。存此附訪。)又札高郵學文稱。該州夙稱文囿。國初以來。作者代興。夏之蓉首治古文。賈田祖繼以樸學。李惇兼綜群籍。並涉九章。王念孫研究形聲。乃通古義。宋綿初則旁搜遠紹。宋保亦發滯宣幽。至於夏味堂拾雅二編。茹泮林輯古十種。淺深雖別。涇渭不分。著述之林。於斯爲盛等語。單列八人。書曰三十六種。王念孫讀書雜志導河議。賈田祖春秋左氏集解稻村詩。李

博尚書古文說毛詩三條辨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續纂揚州府志藝文類收李惇春秋解義一書未知即此否。）
 杜氏長歷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詩文集。宋蘇初韓詩內傳徵釋服治河紀略困知錄。宋保諸聲補逸爾雅
 集注。夏之蓉諸經考辯諸史考辨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輯古文詩鈔賦征集。夏味堂三百篇元聲詩疑筆記讀左筆記拾雅遂園
 詩文鈔。茹泮林古逸書十種孫莘老年譜贊社餘聞。（王念孫廣雅疏證李惇群經識小錄已列入學海堂經解無庸贅錄。李惇杜氏長補渾
 天圖說據續壽人傳似已亡佚。賈田祖春秋左氏集解漢學師承記亦未見。依揚州府續志藝文類所列書目疑稿未尚存。餘或傳鈔或刊布俱
 可徵求。）又札儀徵學單開九人書目三十二種。江恂讞語十卷。蔗畦詩集。江德量廣雅疏稿。泉志三十卷。汪棣持雅堂詩
 文集十二卷。對琴初稿二卷。春華閣詞二卷。松明風雅四卷。汪光燦芝泉遺稿一卷。施朝幹稽往錄一勺集六義齋詩集陽陵集
 正聲集。許珩周禮獻疑七卷。汪錚三禮異同考證十四卷。三傳異同考證十四卷。戴清群經釋地十卷。四書典故考辨十二
 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正誤一卷。說苑正誤一卷。新序正誤一卷。韻辨二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雙柑草堂古文二卷。
 （藝文志作雙柑堂）駢體文二卷。古今體詩八卷。阮享瀛舟筆談淮海英靈續集珠湖草堂詩鈔春草堂詩文詞錄。又札松江府
 學。前據華亭虞生耿葆清呈送焦袁憲春秋闕如篇此木縣四書說文集史評論文雜說焦以恕儀禮彙說沈大成學福齋集。茲再
 調取朱大韶經說九卷。經義八卷。講義十六卷。姚椿晚學齋。集望雲集若干卷。國朝文錄一百卷。並學行淵粹研究入深
 等語。又崇明取故直隸萬全縣知縣施彥士求己堂八種。金壇訪段玉裁未刊遺稿。及霍邱縣教諭劉始與會舉經學。亦與詞
 科。著有何書。一併查復。又興化共四人。書目十六種。任大椿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吳越備史注
 二十卷。小學鈞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列子釋文考異一卷。詩集六卷。族弟震澤籍生員任兆麟著有心齋十種。其夏
 小正注一書爲王光祿鳴盛所推服。字林考逸補正孟子時事略。進士顧九苞通毛詩三禮書闕不具。其子副貢顧鳳毛著有毛
 詩集解楚辭韻考入聲韻考董子求雨考。除任大椿弁服釋例釋繪二書已刻入皇清經解外。其餘各書應札取。又海州故舉人
 許桂林研經習緯。博極群書。學行淵純。足當儒林之選。所著易確二十卷。春秋穀梁傳時月日釋例四卷。宣西通三卷。
 算歸四卷。並已刊刻行世。其毛傳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六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四
 書回論一卷。許氏說晉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隄大義二卷。步緯簡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導線

四卷。撰對八卷。半古叢鈔八卷。味無味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四卷。壹籟詞二卷。俱藏稿於家。合行調取。又批駁鎮江丹徒府縣二學呈送各書一文云。顏錫名春秋後傳前已略撫其端。三傳求歸。別爲條例。斷斷辨說。自信益堅。昔人謂咬助趙匡。憑私臆決。盧全撰述。束閣群書。由斯以言。鑽研匪易。遺經獨抱。未卽名家。屈騷求志。乃楚辭燈之流。采列藝文。宜更有進。(以上顏著三種。)戴棠鄭氏爰辰補戴揖純甫古文鈔。前批簡言約旨。具於薛子條貫篇中。該稟所稱。似疏尋研。江蘇人文淵藪。家握靈蛇。自非魁儒。曷登斯選。戴揖以前膺徵辟。隸斬陳羅。循彼虛聲。用煩咨度。戴棠乃其群紀。一家之作。例得牽連。懸以待呈。至爲矜慎。今搜遺討逸。淹歷旬時。理學名篇。闕焉靡繼。二書寂然無偶。難以獨陳。碎璧零璣。合行持却。又張宗海五代兵略大體亦同。觀豹之餘。不矜管見。匪云例隘。實累繁多。鮑泉海門詩鈔。定自桐城。允當甄錄。惟私家傳本。有異官書。末附一編。失未裁出。茲將課選樓詩鈔十葉及三傳求歸屈騷求志二書先由行次隨稟繳還。其春秋後傳周易鄭氏爰辰補薛子條貫篇純甫古文鈔五代兵略等書存弄署中。俟後續發。手澤之愛。有心所同。俾各領歸。無貽失墜。柳興恩穀梁大義述。宏綱具舉。細目勿張。方之孔劉。偏全斯別。往求原藁。俱已見及於茲。據稱兵亂散亡。無從收拾。吉光之集。祇得以是爲資。惟史例蕪嚴。權銖度寸。曩者劉欽撰略不錄方言。班氏述書勿登鄭夾。近黃儀張夏列傳猶虛。任劉汪王間從刪削。無徵不信。雖盛弗傳。志在顯揚。務期詳盡。還爲其子述之。輔治要略一書。僅列空文。計係偶遺。仰卽續送。王文治清才雅望。詩鈔文集尙應錄具一通。嚴寶鏞不得其詳。遺著若何。並候查復。其札文全具於此。此外各屬未之有聞。據札蘇府文內有各州札調已得十之八九之語。是已調得者不煩再告。如札內之蘇揚二府以淹遲不報。施許諸儒以專檄徵求。皆出例外。故不能各屬皆有也。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之檢討

望 生

△一幕蟋蟀鬥爭

英國自作聰明的外交政策往往是極愚蠢的。二十年來英國一步步陷於深淵即多由自己之愚蠢所致。其中最使其不克自拔者乃是巴力斯坦的阿猶糾紛。導演「蟋蟀鬥爭」本是英國統治殖民地的長策。這次鬥爭的雙方，一個是具有世界金融勢力的猶太民族，另一個則是在近東一帶一呼百諾的阿拉伯回教徒。假若導演得順利，也許成爲最精彩的演出。但是不幸弄巧成拙。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雙方不但互相殘殺，而且不約而同的一齊揭發了英帝國主義者的假面。這種三角式的鬥爭遂把英國紳士陷入最困窘的境地。幾年來儘教他們絞盡腦汁，想彌縫過去一手造成的錯誤，其結果只有益發顯露出他們的貪婪，卑劣與自私。現今外交家們一提到近東問題便都袖手太息，認爲阿猶的糾紛，因爲英國遲疑不決，現在除民族競爭與宗教歧視之外，更增加了經濟的意義，也許成爲永不能解決的謎結了。

本次大戰的炮聲使阿猶糾紛暫歸平息，但星星之火仍在潛藏。上次大戰時，英國假借泛阿拉伯運動的口號，掀起回教徒的革命，推翻了兇暴的土耳其，因而在近東獲得決定的勝利。但是現在局面恰好翻轉過來。大部的回教徒現都在英國的統治下蠢然思動。印度要求自治，埃及宣布獨立，再加以巴力斯坦的糾紛，英帝國之基礎已經感到重大威脅，也正是其敵人所窺伺的機會。意大利在巴里的電台早已無間日夜的用阿語廣播。莫索里尼公開宣稱是伊斯蘭教的保護者。近

兩年牛蘭堡的德國國社黨大會也發現阿拉伯首領出席。英國將何以應付這些演變？尤其巴力斯坦，這小小一萬餘里的地方，却正當歐亞非三洲的孔道，蘇伊士運河的前衛，赴遠東海空路的要港，尤要者，他是直通伊拉克地下運油管的終點，每年有二百餘萬噸汽油從海發港運出。

英國是絕對不能將巴力斯坦放鬆的。那麼，阿猶糾紛的前途便益有注意的價值了。

△三個宗教的聖地

巴力斯坦是地中海東岸英國的委任統治地。土地貧瘠，出產不豐，地理上本無特異之點，但其首都耶路薩冷却是個鐘靈毓秀的地方，他是世界三種最大宗教——基督教，回教，猶太教的聖地，是十萬萬宗教信徒靈魂寄託的所在。

對於基督教徒，那裏是他們宗教的發源地。他們的教主耶穌即在該地降生，傳教，死亡，埋葬而又復活。對於猶太教，自從耶和華向亞伯拉罕說：「我要把這地給與你的子孫起，巴力斯坦即是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天主應允他們的土地。在聖經裏，天主曾領他們千萬苦從埃及回到巴力斯坦，那裏是他們不能忘的故國。若沒有巴力斯坦，猶太教就不會失去了存在。對於回教，則巴力斯坦有墨罕莫德的昇天岩。某日夜間這位教主會自麥加，乘神騎，至哈蘭，與大天使同升天國，後乘雲而返。『在一夜的十分之一的時間中完成了幾千年的旅程。』那是僅次於麥加與麥地那的聖地。

在這個「三教同歸」的神聖所在，近年來却日日發生殘殺，夜襲和游擊戰。爲甚麼呢？

△兩個民族的家鄉

在紀元前一千一百年左右，希伯來人即佔領巴力斯坦，建立了大衛和索羅門帝制與現在的猶太教。六世紀時被巴比

倫征服，全部被遷流到異國，但他們終於竭盡心力，得返故土。至一世紀時復為羅馬征服。一三五年羅馬在耶路薩冷放火，全城盡付一炬，從此猶太人失了祖國，星散於全世界，隨地就食，隨地投宿。顛沛流離，備嘗艱苦。至今他們尙未完畢其旅程，但對宗教的信心却始終未曾稍熄。他們確信終有一天一位米賽亞會領導他們回到天賜的故土。

但在七世紀時，巴力斯坦又陷入了阿拉伯人的掌握。中間經過神聖的十字軍戰爭，十六世紀初又為鄂多曼土耳其所征服。從此直到一九一八年，巴力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家鄉，寂然無聞於世。蒼茫山野中只點綴一些白羊茂草和原始的村莊。一九一九年和平來到了世界，但鬥爭却在巴力斯坦開始。兩個民族各要把他們的家鄉據為己有，而造成這悲劇者乃是大英帝國。

△第一個諾言——胡山——麥馬洪函件

歐戰期間土耳其加入同盟方面，同時並命全體回教徒發動對英法的神聖戰爭。英法便極力宣傳民族自決主義，引起阿拉伯的叛亂，以削弱土耳其的戰鬥力。一九一四年秋間，英國駐埃及高級委員亨利·麥馬洪 (Sir Henry Mc Mahon) 即開始與紅海沿岸的回教王胡山 (Husseim) 往來作多次通訊。胡山答應率部背叛土耳其，但要求英國在戰後承認阿拉伯民族的獨立。這個獨立區域的境界，據胡山的要求如下：東至波斯灣，南至印度洋，西至地中海，紅海，北至現在土耳其的南境。經過多次交涉麥馬洪終於一九一五年十月作了一個重要覆信，中云：「梅新那 (Mersina) 與亞歷山得瑞塔 (Alexandretta) 兩地和達馬斯克 (Damascus)，洪斯 (Homs)，哈馬 (Hama) 以西的區域並非純粹的阿拉伯地帶，故應不列入來函所述境界之內，除此以外，在不侵害英國與各阿拉伯酋長間現存條約的前提下，並以英國可以自由行動，不致妨害法國利益的地帶為限，本人代表英國承認並支持該區域內阿拉伯人的獨立。」

一九一六年胡山果然揭起叛旗，擾亂後方，使土耳其疲於奔命。一九一七年英軍正式進入耶路薩冷城，並將土耳其

人逐出敘利亞。特此一着，英國在近東大獲全勝，然麥馬洪的函件却引起後來無限糾紛。函中所述承認獨立的境界共有兩個保留部份。一是達馬斯克斯等地以西非純阿拉伯部份。一是與法國利益有影響的部份。然則巴力斯坦是否包括在英國承認獨立的區域之內？當時無人注意，事後則英國說不在內，阿拉伯人說在內。翻開地圖來看，巴力斯坦正在達馬斯克斯的正南偏西。嚴格說來不能謂不在達馬斯克斯之西，然而正如說保定在北京之西一樣。據說當時英國確將巴力斯坦列入獨立範圍。這從英國始終不將胡—麥函件全部發表中可以看出。但英國錯誤並不在此，而在將這塊地方又出賣給別的主顧。

△第二個諾言——息克匹哥協定

在胡—麥通訊前，法國即向英要求在敘利亞——包括巴力斯坦在內——樹立統治勢力。及胡—麥通訊時英國竟將其允許阿拉伯人。其原因自係急於要取阿人的援助，故未遑深作打算，事實上對於胡—麥函件並沒有切實誠意。本來戰利品是只應由戰勝國瓜分的。故一九一六年英法便締結一個祕密的息克匹哥協定 (Sykes-Picot Agreement)，預定戰後把阿拉伯半島一帶劃為五區。沿地中海海岸一部（即現在敘利亞）為法國統治區，沿波斯灣頂端一帶（即現在伊拉克）為英國統治區。至於胡—麥函件中明白規定獨立不容推諉的地方則自中間一分，各為英法的勢力範圍。最後剩下一塊巴力斯坦，便將其定為日後在英法俄協商之下，成立一個特殊政權，為的是保護協約國在聖地之宗教權益。

那時胡—麥函件墨藩尙未乾。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憧憬將來的自由，誰知英國又將他們的命運出賣了。這已足引起很多糾紛。然英國尙不停止。他又藉這聖地和另外一方作了一宗買賣。

△第三個諾言——巴爾福宣言

猶太人自開始流浪以來。因為宗教與歐洲民族不同。到處爲人所排擠，痛感無家可歸之苦，於是重燃起復歸故國的渴望。巴力斯坦不是上帝應允他們的土地嗎？爲甚麼不回到古代的家？假若他們在巴力斯坦建立一猶太人的家庭，至少可使在外面飄流的族人不至感到毫無寄託。於是在一八八一年一部西歐的猶太人便開始回到巴力斯坦。一八九七年一位維也那猶太人赫茲爾 (Theodor Herzl) 在瑞士召集猶太人大會便成立了「錫安運動協會」(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的組織。錫安是耶路薩冷的山名，經以色列人征服後變爲大衛王之聖地，也是希伯來政教的中心，故猶太人以之爲他們復國運動的名字。這運動之主要目標在於「爲猶太民族在巴力斯坦建造一個有法律保護的家庭」。從次年起他們每年舉行會議，推進黨務，不遺餘力。

上次大戰時英國也亟待猶太人的援助。這自是兩方契合的機會。由錫安運動首領韋茲曼博士 (Dr. C. Weizmann) 與英國外交部長巴爾福接洽的結果，巴爾福乃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表了下列宣言，即有名之巴爾福宣言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力斯坦之內爲猶太人建立一國民家庭，並將以最善之努力，促進此目標之完成，但關於此事附帶聲明，決不採取任何足以影響現在巴力斯坦居住之非猶太人的生活權益及在其他國家居住之猶太人的政治宗教權益的行動。」

只寥寥的百餘字便於國際上結了一個不可解的結。當時英國之意義究何所在？是只想以甘言騙取猶太人的援助，抑欲在巴力斯坦導演蟋蟀鬥爭？總之是並無協助猶太人的誠意的。請看宣言內容異常模糊。他說在巴力斯坦之內建造一個國民家庭，而不說把巴力斯坦建成一個猶太家庭。那麼這家庭應以何爲界限？他又說須不影響非猶太人的權益。這些權益是甚麼？都可隨意解釋。但猶太人得之不啻金科玉律，其後法美日意等國也相繼承認，宣言之地位更確定了。

在短短兩年間，英國把一塊聖地賣給三個主顧。戰爭一停，吃苦的日子自然來了。

△結果——國聯委任統治條款

在巴黎和會中，阿拉伯代表依據英國曼次諾言要求成立阿拉伯聯邦。郇山運動首領章茲曼要求「巴力斯坦爲猶太人的巴力斯坦」。而英法間又有密約關係。一時爭執極烈。至一九二〇年始決定將巴力斯坦作爲英國甲級委任統治地。但猶太人亦獲相當勝利。國聯在與英國之委任條款中特別標出：「統治國應負責將此地域置於某種政治經濟情況之下，以便於確立猶太國民家庭的建設，但同時設法促進成立自治政府，並確保該地各民族之宗教政治權益。」在第四條中並說：「爲促進建設猶太國民家庭及該地猶太人利益起見，得設一猶太機關，專與英國當局協商合作，執行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後來巴力斯坦猶太人協會即是根據此條而設立的。

當時巴力斯坦，阿拉伯人口約七五〇、〇〇〇人，猶太人約六五、〇〇〇人。阿人無疑佔絕對多數。不得獨立已經痛覺失望，及委任統治條款公布，並發覺英駐該地高級委員撒母耳爵士是猶太人時，更感到喧賓奪主的威脅了。

在最初幾年，雖然小有糾紛，但由於英國巧妙的彌縫，巴力斯坦終在和平中渡過。實際上巴力斯坦並不能稱爲一完整單位，他沒有國歌，沒有國旗。居民只知有英，阿，猶，而不知有巴力斯坦。英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都是官定的語言。三種不同的宗教都可自由參拜他們的聖地，各自渡其安息日——回教徒禮拜五，猶太教徒禮拜六，基督教徒禮拜日。

△猶太人的渴望

在表面上阿猶兩族似並無不能和平相處的理由。在個人立場似無不作如是觀。但我們知道戰後的世界是處於何等激

盪的情況中。猶太的復國運動如狂的湧漲起來。阿拉伯的民族意識也憬然覺醒。當這兩種勢力，在經濟，政治，宗教，社會各方面衝擊起來之時，巴力斯坦便不能保持其平靜了。

世界史中一個奇蹟是猶太人喪失故國達二千年，他的民族至今沒有滅絕，而且毫未喪失其個性。這應歸功於他們特有的宗教，但亦由宗教之故，他們過去歷史中乃充滿了痛苦與艱辛。基督教教主耶穌是猶太人，但猶太人罵之爲叛徒，並且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不承認他是上帝的兒子。他們不在禮拜日祈禱，不祝聖誕節，而另有其他的節日。在中世紀基督教統制着人類全部生活時，僅此幾點即是判定猶太人的運命。於是他們的舊約聖經被基督教搶去了，用基督教的立場來解釋。他們的先知變成了基督教的先知，而書中的罪惡則是猶太人的。人們便以猶太自己的聖經來確定猶太人的卑劣。他們被剝奪了一切職業，商業手工業行會都拒絕他們。土地禁止賣與他們。他們被限制居於特殊區域（Ghetto），結果只有作壟斷居奇和高利貸的事業。進一步，一般居民更說他們常將小兒偷去，瀝血祭神，常在井中下毒，十四世紀中流毒全歐的黑死病也被稱爲猶太人的妖異。他們從上帝的罪人更進而爲社會的罪人。在此情形下開始了對猶太人的慘殺。他們被當作異教徒燒死，或流放，或慘刑。在波蘭，俄國及東歐均不斷實行着波格隆（大規模屠殺猶太人運動）。

但這種艱困境遇却益行堅定了猶太人之信心及團結力。他們的心理在畸形環境之下也變成異常冷酷，尖銳，不屈。他們愈遭壓迫，便愈用其巧黠苛烈的手腕以擴充其勢力。現在世界各地最富有的銀行均操在猶太人的掌握中。散處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現仍有一千六百萬。在美國最多，約四百二十萬。次波蘭三百萬。次蘇聯二百五十萬，羅馬尼亞九十八萬，英法則各約三十萬。他們具有如此廣大的民族與雄厚的經濟勢力，又有許多傑出的人才，難道永遠甘爲無國籍的人嗎？當他們感到異國壓迫的時候，也會惆悵着巴力斯坦的雲彩而激發了國家意識，耶山運動便這樣滋長起來。

△猶太復國運動的激漲

一九一七巴爾福宣言發布後，全世界的猶太人便以出人意外的速度向巴力斯坦湧進。近年德國等排斥猶太人甚烈，

來此避難者更是日多一日。一九一九年在巴力斯坦猶太人不過六五、〇〇〇人，自一九二二至二四平均每年增加六千人，一九二五增加三一、〇〇〇人，此後七年每年三千人，一九三三起數目大增，計一九三三增三萬人，三四增四萬二千人，三五增六萬二千人，三六增三萬人，三七增一萬人。這些人逃出了東歐的猶太區而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自然特別感到興奮，活躍。他們有的是技術人材，各地猶太人的捐款與避難民本身的財產，更可予取予求，不虞匱乏，所以房屋，城市，鐵路，堤壩，工廠都飛速建築起來。在短短二十年間巴力斯坦便一躍而成世界上一個前進而繁榮的區域。

但是錫山運動者到巴力斯坦最大的目的是去農耕。因為猶太人到處飄流始終沒有和大地發生過關係。在許多國家中，他們是不許領有土地的，只有去作律師，醫生，經紀人等，因而被人稱為不事生產的民族。現在巴力斯坦他們至少有一部主權，而且是一塊有原始性的大地，沒有資本主義與封建殘餘的阻滯。在這塊大地上，他們要用自己雙手建起一個新的家庭。雖然地方極為貧瘠，但不願假手於低廉的阿拉伯勞工，因為只有自己雙手的成績纔能根深蒂固，深入地裏。於是大批土地被他們收買去，大批智識階級都投入地母的懷抱。他們用科學技術，灌溉了沙地，渴竭了沼澤，克服了瘡疾。在素來廣漠無垠的荒原上，橘樹與葡萄都茁長起來。他們要盡力開發這地方，以便盡量容納各地的同族。

因他們是從頭開始的新社會，所以也在極力避免資本主義制度的斑點。在工農商各方面，他們採取一種嶄新的合作社制度。在農業中，有一種合作社名 *Kvutza* 者尤為特出。社中一切事務皆以全體為基礎。土地，菜園，宿舍都是全體所有。社員一同工作，一同食宿。小兒由社中教養，男女皆平等待遇。其他合作社組織也與此大同小異。現在合作社總數達九百所之多。因此有人稱之為實際而非政治的集產主義。這些公有的土地皆各地錫山主義者的捐款購買而來，由猶太國家基金會管理，分別租與合作社或私人。但這些地一經猶太收買即不准再售與非猶太人，並不准雇用非猶太人在其上工作。

在勞工方面，最使人側目者為猶太勞工協會 (*Histadrut*) 的組織。此並不與普通的工會相同。除去具有政治勢力以外，會中並可代表工人全體與私人資本家訂立條約。他們自己成立合作社，自己訓練工人，自己招募基金，興建公共會宇，解決失業問題。他們並設有銀行，醫院，學校，對於工人，設想無微不至。為了保護猶太人起見，他們嚴格禁止任

何猶太工廠雇用阿拉伯人。

上述許多工作中自不免有倉卒告成，因陋就簡者。然而在二十年間有此成就，猶太人亦足自豪。英人派克斯（W. Pakes）云：他們的成就在抽象方面尤較物質爲大。他們至少已使世界知道猶太人也可以將荒地化爲沃壤，可以建立足爲世人楷模的社會組織。死去的希伯來文又已復活爲街談巷語的文字，並且至少在地球上已經有一個城，自市長以至清道夫，都是猶太人。甚至在體格方面，也顯示出新生，在東歐猶太區裏生長的小兒現在都已長成碩壯的工人和農夫，他們要藉此一洗過去卑污的名譽。然而儘教他們有這許多成就，却甘犯一個最大的錯誤——他們不能取得阿拉伯人的合作。

△阿拉伯民族獨立的高潮

若巴力斯坦原是無人的曠野，猶太人自可暢所欲言。但不幸原來在此地繁殖的阿拉伯人已經達到幼稚的耕種術所能養育的限界。隨着移民人數的增加，猶太人只有以雄厚資本從阿拉伯人手中，強迫攫取土地。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土地一經收買，是不准阿拉伯人在其上工作的。因此一時無地可耕的阿拉伯農民不下數十萬。他們被迫去到城市工廠中找尋工作，但又遇到猶太勞工協會的壟斷，只有在極低賤的條件下出賣勞力。猶太人的壓榨能力是世界著名的。不久巴力斯坦的全部物質發展便都陷於猶太資本主義的支配之下。巴力斯坦是繁榮了。但阿拉伯人却成了猶太的經濟附庸。原有的阿拉伯財主都成了買辦式的資本家，鄉村農民則全陷於赤貧的境遇。一種過度繁榮已經湧現在他們前面，而猶太人仍是瘋狂的移入。耶山運動首領章茲曼在巴黎和會中不是曾經宣言，每年要有五萬至六萬人進入巴力斯坦，而且巴力斯坦將要成爲猶太人的，正如美國是美國人的一樣？那麼，阿拉伯人終有一日由多數民族退爲少數民族，或至完全消滅。這是他們痛感不安的。

同時阿拉伯民族運動的狂潮也在日益高漲，阿拉伯半島一帶的回教國家現在都已經或正在獲得自治，只有巴力斯坦仍在英國羈轡之下。英國每以對猶太人的義務為藉口，拒絕他們的自治要求。因此他們認為要獲得自由只有先將猶太驅出。近東一帶的回教國都在後面支持他們。同時其他英國的敵人也在極力慫恿。於是反英排猶運動也以宗教的熱誠，與郇山運動同樣高漲起來。

△爭鬥的焦點

以上兩種運動衝突的焦點在於猶太移民與購地問題。

阿拉伯人要求：（一）取消委任置治條款，建立自治政府。（二）停止猶太移民。（三）禁止猶太人購買阿人土地。（四）取消郇山運動。

同樣，猶太人要求：（一）盡量推行委任統治條款，扶助郇山運動，武力彈壓暴亂。（二）依地方經濟情況所允許，儘量容納猶太移民。（三）在不妨害阿拉伯農民的範圍內，允許猶太人無限制購地。（四）設立立法議會，促進自治，維持阿猶平等，不以人數為比例。

一九二〇年左右，巴力斯坦全人口不過七五〇、〇〇〇，猶太人六五、〇〇〇，佔百分之十一，現在則全人口增到一、四〇〇、〇〇〇，猶太人約四二〇、〇〇〇，佔百分之三三。這種人口增加的程度是否影響到原有農民的生活呢？這頗是一個難解的問題。第一巴力斯坦並非全是可耕地帶，而可耕地帶的標準，因技術懸殊，也毫不一定。巴力斯坦全面積共六、七五二、〇〇〇英畝。據英國調查，依照現在阿拉伯人的技術所允許，除去荒地外，其中可耕地只一、七八〇、〇〇〇畝。但猶太人不肯接受這種論斷。他們宣稱根據新的技術，已經有很多砂地被開墾，而且施用累進耕種法，平常土地也可增加產量。照這樣估計，可耕地是三、一七五、〇〇〇畝。假若這數目不能確定，那麼，國聯委任巴力斯

坦政府所擔任之「在不妨害阿拉伯農民經濟利益之下，促進猶太人復歸」的工作便無所準從。自一九二〇至今，差不多舉行過十三次土地調查。據大家公認的結果，若阿拉伯農民耕種法無顯著進步，巴力斯坦人口似不能激速增加。但結論雖如此，英政府總在遲移之間。

△用數字統治的政府

最初英國的政策着重於求一個折中的途徑，以便取悅雙方，相安無事。故巴力斯坦政府對於一切政務皆秉「機械化的公平」原則辦理。所有政府官吏，薪酬都按兩族實際人數比例分配。阿拉伯區官吏全由阿人充任，猶太區官吏全由猶太人充任。其他公共衛生，教育，建設，以及雇用工人的數目無一非按比例分配雙方。因此有人管他叫作「用數字統治的政府」。但不幸，這種政策，用心雖苦，結局只有招來更多的怨尤。例如猶太人會因為耶路薩冷的猶太清道夫，沒有同阿拉伯清道夫一樣，得到政府所發的冬衣，而出來抗議。同時因為耶路薩冷博物院的名字，只有英文和希伯來文而沒有阿拉伯文，也招致阿拉伯人的不滿。雙方各說英政府偏向對方。積憤所至，叛亂和衝突終於爆發起來。

△犧牲與流血

阿拉伯人的暴動早在一九二〇年即有發生。規模漸大者則始於一九二九年之「泣牆事件」。

在耶路薩冷一個空巷裏，有一段百尺的高牆，據說是由猶太名王索羅門寺的遺殘石塊改建而成，但其地同時又是前述墨罕莫德昇天岩的一端。於是一堵斷垣殘壁變成兩族最神聖的地方。牆壁本屬阿人所有，但猶人習慣在此地享有參謁權。每年很多人到那裏去哭泣，哀悼索羅門寺之被毀。阿拉伯人爲了預防猶太得寸進尺起見，一向禁止在禮拜時携帶帳

幕，棹椅等。但一九二八年九月猶太人舉行贖罪節時，却在泣牆前，張設帳幕，隔離男女信徒。警察認爲干犯禁例，強制取去。猶太人大動公憤，成立維護泣牆委員會，阿拉伯人亦情緒高漲，組織保護聖地委員會，互相對壘。次年八月猶太人在泣牆前作示威運動。阿拉伯人亦作報復的游行。繼之便發生殘殺事件。阿拉伯人襲殺猶太，英軍則夷戮阿拉伯人。事變延長達半月之久。結果，猶太人死亡一三三人，阿拉伯死亡一一六人。自此以後，事件層出不窮。一九三二年中，阿拉伯人發動十九次反英大罷工。一九三三大游行亦使英國感到相當恐慌。一九三六四月因兩個猶太人被殺，不久兩個阿拉伯人亦遭暗算，雙方互相報復，衝突蔓延至於全境，又轉爲反英鬭爭。在耶路薩冷政教首領胡森尼(Haj Amin el Husseini)的領導之下，阿拉伯人竟組成了特殊的軍隊。始則大規模攻擊猶太人，繼則採取游擊戰術，攻略村莊，與英軍對壘。一度甚至幾于佔領耶路薩冷。猶太人則埋置地雷，投擲炸彈，用種種陰謀恐怖手段，以爲報復。自一九三六至三九四年中，襲擊村落之事發生數百起，電線被拔去數千哩之長，房屋被焚數百棟，巴力斯坦惟一富源之橘樹被毀數十萬株，麥田焚去數百頃，伊拉克至海發地下運油管被切斷者不知幾許次，至於橋梁被燬，鐵軌被拔，火車觸中地雷等事更屬日見不鮮。爲了壓制暴亂，英國由埃及近東各地調遣大軍達三萬人，然終無顯著效果。最後英國不惜工本，花費十萬鎊，環繞巴力斯坦建起一個強力電網。阿人始稍稍因缺乏軍給而趨平靜。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乃無形中歸於沉寂。總計混戰四年，或斷或續，死亡人數至少在五六千人，傷者二倍之。阿拉伯人終以流血換得世人的注目與同情。

△各種解決方案

數年來英國一面以武力彈壓暴亂，一面竭盡心力規畫解決之策。但是帝國主義者終不能忘記自己的利益。雖屢次有解決方案發表，但畏首畏尾，顧忌百端，其結果只是益行顯露紳士的自私。在憤激之餘，阿猶民族一同把英國的無恥背信向世界揭發。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情形實是英國最感到困窘的。自一九二九以來，所發表重要解決方案大略如下。

泣籍事件爆發後不久，英國命由約翰辛浦遜爵士率領調查團。抵巴力斯坦調查。歸國後英國殖民地部根據報告書，發表白皮書一種，宣布英政府管理該地的新政策。其中認為耶山運動的工作進行過於匆促，因此產生妨害阿拉伯人將來幸福的結果。結論云：照目前情形，並用現在阿拉伯人的耕植方法，決沒有盈餘土地可供新來的移民開墾之用。其意若謂停止移民是正當的。此白皮書發表後，在阿拉伯人看來是相當滿意的，但猶太人却發怒了。他們發動新聞，演講種種宣傳方法攻擊英國，稱之爲「暴虐而不公平的背盟者」。財閥們更在背後使用政治勢力。英首相麥唐納不得已只有將調子漸漸改變過來，最後將白皮書撤回。阿拉伯人的憤懣是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五英國又擬訂巴力斯坦初步自治計畫。擬最先設立一享有有限權利的立法院，按照三種宗教人數比例選舉代表。這樣，阿拉伯人自佔絕對多數，因此猶太人大爲反對。次年英下院正式討論此案，終以阿猶尚未達到自治時期而將其擱淺。但阿拉伯人認爲仍是猶太人作梗之故，是以一九三六的暴動更成不可避免。

一九三六大暴動後，英政府的皇家調查團繼之抵達巴力斯坦，立即着手調查衝突的原因及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表報告書，對阿猶糾紛的因果闡述甚詳。在建議一些消極的彌縫辦法後，他們宣稱委任統治條款已陷於無法再行繼續的地步。病根深入膏肓，求其不再復發，只有實行開刀。舊約中不是說到有兩個婦女，爭一個兒子，各說是其親生，爭到索羅門王面前，王便命用刀將小孩一割爲二，一人拿去一半，結果親生母甘願退讓，而他與孩子的關係也證明了出來。現在皇家委員會便採取這種策略，主張把巴力斯坦劃爲三區。西北沿海一帶猶太人聚居最多之處劃爲猶太區，約佔全境五分之一。中間耶路薩冷至海岸一個狹長地帶及加利利海附近劃爲新委任統治區，與猶太境內海發等大城市仍由英國統治。其餘劃爲阿拉伯區。阿猶兩區各自獨立，但須與英國締結同盟條約，其國防及外交政策仍由英國管理。這個方案，自外人看來，似是一個折中至當的良法。英國政府及國聯一時皆有採納之意。但意外的雙方當事人却激烈的反對。阿拉伯雖分得較多的區域，但他們說：這次分割中，猶太得到最肥沃的土地，英國人得到最神聖的，阿拉伯人却得到最貧瘠的。猶太人的反對理由是他們根本否認委任條款已陷於不能繼續的地步。而且耶路薩冷並未列入猶太區內，他們豈不變成了沒有耶山的耶山運動者。另一部明眼人則早看穿了英國的狡獪。在分割以後，阿猶兩國的重要海港，城

市，交通線，關稅，國防都在英國手中。他們所享受的自由實際有限，而且勢力分裂，兩國更沒有單獨與英國對抗的能力，只有仰英國鼻息以存。如此，英國在近東豈不措如磐山之安。又有人云：這次分割計畫實具有凡爾塞條約一切劣點。因阿猶兩國共同國境蜿蜒長達二百哩，犬牙交錯。若兩族不能維持和平，則糾紛之起，防不勝防，等於在一個與英國威爾士郡大小的區域內，放置一個薩爾區，一個波蘭走廊，六七個但澤和麥米爾。總之，衆說紛紜，於是分割的計畫又沉寂下來。一九三八四月英政府遣武德海爵士 (Sir John Woodhead) 再赴巴力斯坦調查，結果報告書中將整個分割計畫推翻。

其後英國又想到紳士們所擅長的圓棹會議辦法。一九三九二月七日在倫敦舉行會議凡六星期。除去英阿猶三方當事人外，並不願猶太人的反對，聘請埃及伊拉克等回教代表參加，且更將流放在外的胡森尼黨徒赦免使其出席。然終無結果而散。到五月十七日英國不得已發表了一個白皮書。這次頗與人以相當驚訝。白皮書中，第一駁斥了阿拉伯的獨立要求。第二限制了巴爾福宣言的意義。其中云：「巴爾福宣言所謂英國保證促進猶太國民家庭之意，並不在以猶太國籍強加於全部巴力斯坦居民，而在促進該地現存猶太人社團，並與世界各地猶人協力，使該地成爲全體猶太人，在宗教與種族方面，引以爲光榮，並感覺特殊興趣的中心地。」第三發表了英國的未來政策，謂英國對於巴力斯坦的最終目的是在十年後使其獨立，阿猶兩族享平等地位，並且互保利權。在獨立之後，應與英國成立聯盟，對於所有商業軍事之需要，互相供應。此後五年內，按經濟狀況允許，只准七五、〇〇〇猶太人移入，以達到全部巴力斯坦人口三分之一爲度，不許再增。此後所有猶太人購地事宜由英國高級委員全權處理。這個白皮書發表後猶太人大譁。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亦表示反對。但英國態度頗爲堅決。一九三九十月又下令禁止猶太移民六個月。一九四〇二月又下令禁止猶太人購地。英猶的感情極呈惡劣。但是猶太深知本身的安危繫於英國的存否，故不能不消泯異見，以冀英國戰勝。戰爭前夕韋茲曼博士曾致函張伯倫，表示猶太人願捐棄舊嫌，與英國合作。法國敗北後，巴力斯坦猶太人極爲興奮，報名參加義勇服務者達十三萬六千人，佔全部猶太人三分之一，並會要求練兵赴法，未得允准。後來洛德爵士繼任英殖民部長，兩方感情稍見好轉，在戰爭延續期中，猶太人是不會掀起狂潮的。

△最後的解決

但是，一九三九年的白皮書果是阿猶糾紛的最後解決嗎？在外面看去，似距兩族的滿意程度尚遠。現在巴力斯坦已成爲全世界一千六百萬猶太人的鬥爭目標，其重要性並非僅對在該地居住的四十餘萬猶太人而已。同時阿拉伯人對自由的要求亦屬絲毫不能退讓。兩族背後的勢力是我們熟知的，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美總統羅斯福及胡爾先後宣言：美國主張促近巴力斯坦爲無限制的猶太國民家庭，並且聲明要設法保護在巴力斯坦八千美籍猶太人的安全。一九三八年十月回教大領袖在伊拉克會議，通過在必要時對英發動神聖戰爭。同年八月回教國代表在開羅開會，通電反對猶太人移入巴力斯坦。這都顯示出潛藏在表面下的力量與未來糾紛因素。總之，阿猶的糾紛若在本次戰爭中或完了時，不能有澈底的解決，將來必有重行暴發的一日。然而這個解決是如此的難於找到。很多人認爲現在巴力斯坦阿猶的利益已經纏結一處，只有兩族合作，纔能共沾其益，因此他們深爲惋惜兩族未能認清利害，只一味自相殘殺，而不聯合起來捉住欺騙他們的真正敵人，以謀兩族的共榮，爲聖地開放一朵自由的鮮花。此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方法確是一個解決這團亂絲的途徑，這有待於雙方的澈悟程度如何了。

其次，現在戰爭範圍日廣，近東的情勢必將爲決定勝負的因素。巴力斯坦爲近東交通的孔道，既有此破綻存在，必將爲交戰國強力政治的目標。阿猶糾紛本種因於第一次大戰，也許由第二次大戰而獲得爽快的解決，亦未可知。我們將翹首注視其演變。

天和閣聯話

慎言

天和閣聯話

陳毅華年丈。篤於舊誼。每侍凡席。談里朝故事。於父執行誼。多所詔示。因默識公平日所製故舊聯語獨多。而吾聯話中所錄各聯。亦多公所指示者。公於乙亥驚蟄前一夕歸道園。各方輓章甚盛。茲擇其尤者若干則。實我聯話。公爲吾閩巨族。喪耗傳至鄉里。期功之親。哭公輓語。不下十數。時公之猶子徵宇（懋鼎）先生。方丁艱。羈身異地。未能臨公之喪。輓一聯云。

王臣蹇蹇。躬瘁匪今。天廻星紀會有時。傲若舉宗勸恩義。棘人戀戀。心勞未息。河清期願不相違。怡然猶子望關山。

林貽書（開基）世丈輓云。
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老壽益多悲。有夢爭王餘感憤。話里朝故事。懷哉姻婭。童嬉猶可述。題詩對影重欷歔。

丈爲公連襟親。同居故都靈境。深知公自甲子以還。國憂家難。處境極艱。前曾與公同拍一照。公題詩有句云。我方弱冠子童嬉。丈少公十餘齡。故下聯云然。

王彥和（孝緝）姊丈輓云。

尊主古臣風。飄蕭白髮通儒。一掬丹忱懸北極。感公猶子視。慚媿烏衣羣季。更承青睞及東床。

彥丈爲公外姪。自蘇奉尊甫可莊（仁堪）太守之喪歸。公方居鄉。招同隱螺江。顧覆備至。彥丈之弟彥功。爲公女婿也。

高穎生（向瀛）先生輓云。

冠昏早歲。感我公氣節文章。到老輻強差自幸。親故同時。得幾人富貴壽考。平生困衡孰能知。

又輓云。
千秋金鑑衰殘。却未預陳。絕筆公猶留憾事。萬里飢

稜流落。祇增吟望。編詩我亦近稀年。

穎生先生。爲公妹婿。公和詞菴詩有衰殘未預陳金鑑句。

故輓語云然。

公早歲立朝。輟車四出。屢柄文衡。歸里。主正說鰲峰書院。創師範學校。桃李遍天下。門人中如陳散原(三立)先生輓云。

沉瀝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殘年償小聚。運會所適。

輔導所繫。務穠素抱見孤忠。

朱艾鄉(益藩)先生輓云。

耿耿孤忠。可以貫日月感鬼神。前席待諮詢。方冀周行

續示我。漫漫長夜。忍見泰山頽梁木壞。寢門餘痛

哭。從今師事更無人。

朱陳爲公老門生。時均在北京。

黃默園(懋謙)先生輓云。

局爲始創。事有至難。二三策惕勵憂勤。冀乃是時彌缺

憾。家弄從游。都門侍坐。四十載飲食教誨。更於何

世答私恩。

默園從游最久。宜其言之痛切。

程郁庭(樹德)先生輓云。

屈賦離騷。陶書甲子。忠憤悉寓詩篇。深感卅載受知。

但月有樓。合力校編報漳浦。早傳諫草。晚侍經筵。

直聲久垂史冊。所願一靈不泯。文山再世。從頭收拾舊

神州。

上聯但月有樓合力校編報漳浦。甚典切。

高蔭午(彤謹)先生輓云。

不立異。不苟同。是吾師獨到之處。如臨深。如履

薄。見先人蚤辦無慚。

公折枝吟有慎旃晚節見先人之句故云。此數聯。爲門人輓

章中較切者。

周樹枏輓云。

封疆才易。講幄才難。惟天眷佑老成。早爲乾坤留碩

果。殉國事小。保孤事大。頻歲周旋艱險。獨從江海

障狂瀾。

林朗谿(灝深)輓云。

智勇功名不必論。惟茲蹇蹇匪躬。冲人實蒙其福。成

敗利鈍非所計。祇以胸胸如長。海內相見以誠。

董季友(元亮)輓云。

帝王賢傳。社稷重臣。處艱危盤錯之交。曠代勳名姬伊

呂。文苑通才。儒林巨擘。極歌詠優游之樂。等身著

作並蘇韓。

陳蕪衷(宗蕃)輓云。

綠野閒居。屢陪末座。河汾講學。早侍清班。追隨久斯。漑潤彌多。化雨春風。積悃依依垂卅載。宗澤留守。曾未分符。李泌還山。非關退隱。出處難而經權悉合。青天碧海。孤忠耿耿自千秋。

沈魯青(璘慶)表叔輓云。

爲師不爲臣。猶戀王城。舉世尊之誰敢議。任天惟任運。難歸故里。望公已矣獨增悲。

寶瑞臣(熙)輓云。

德名風節軼於蔡子英。舊主繫懷思。晚歲不辭出塞苦。年壽篇章儕之陸務觀。中原期底定。遺言應有示兒詩。公之喪。所有予謚賜祭各文均出胡晴初(嗣瑗)先生手筆。其輓公云。

手詔惜元臣。夷險不渝。持筆故宜彰壹惠。心期多苦語。艱危何補。散材深愧賞孤根。

胡爲公翰林後輩也。

陳筱石(夔龍)年丈。於丙戌通籍。由京曹歷任封疆。公於甲申卽歸隱。迨公再起筱石丈方外任。迄未謀面。其輓公云。

容成爲帝座師資。錫杖甫歸來。逮事三朝。如公自有千

秋在。太邱負吾宗德望。執鞭虛景慕。神交卅載。惜我偏無一面緣。

周熙民(登峰)先生輓云。

一朝元老。親王室猶家。變輿想望。遭際彌艱。遺語深憂來日事。四海儒宗。非吾鄉可囿。壇坫主持。過從最密。瓣香永齒此生心。

葉玉虎(恭綽)先生輓云。

同聽一樓鐘。如夢巢痕憐不掃。永念千頭橘。無私天意付全歸。

此聯甚超脫。但上聯同聽一樓鐘。未知何指。

滑稽聯語。非絕頂聰明人不能製也。濟寧李君汝謙。性好談諧。嘗反昌黎語刻印曰。誅潛德於既往。發好諛之幽光。又有一小印曰。自成一派。蓋爲其宗闡王張目。雙關語也。嘗云無一語不可作對。壽某督聯云。

朔方健兒好身手。南極老人應壽昌。

見者皆歛手稱服。有萬其誼者。請以姓名編一聯。應聲曰。

個十百千。尊姓常登流水簿。年寅戚族。大名屢見報喪書。

座中大笑。

光緒末年。榮華卿(慶)以協辦大學士長學部。右丞爲孟輔臣(慶榮)。左丞則爲喬茂軒(樹椿)。時喬鄉人高蔚然(樹)高激南(構)兄弟。均列諫垣。學部同寅戲撰一聯云。

茂老併吞雙御史。輔翁顛倒一中堂。

以喬之名適奄有二高之名。而孟之名倒讀之。卽爲榮華卿之名。此聯妙相組合。爲當時所傳誦。

沈濤園中丞。鼎革後僑居滬上。不問時事。以詩酒自晦。己未庚申間。曾一度北上。不久復南下。薨於申江。予諡敬裕。陳太傅輓云。

過關怪衰羸。見面不忘詢聖學。易名表忠盡。歸魂無忝對先臣。

中表沈丹曾(羽清。文肅公孫)哲嗣丹元荀玉。同時入泮。陳太傅賀以聯云。

詩書澤遠。壁戟門高。式穀更資貽厥力。軾轍齊名。郊祁並第。簪花合賦友于章。

中表林朗谿(灝深)雪龍(玉銘)兄弟(文忠公會孫)。甲午同榜進士。雪龍入翰林。困於家計。欲乞外任。散館故汚其卷。出爲縣令。歷署粵東繁缺。民八卒於滬。身後無餘資。卒時。朗谿在北京。陳太傅輓以聯云。

以世臣早占清華。桑海一棺窮到骨。忍吾友孔懷死喪。

波濤千里感填膺。

林小帆表叔(文忠孫)。少有雋才。下筆千言立就。性慧直。不得志名場。浮沉船官十餘年。與同儕多不合。鬱抑而歿。哲嗣肖輪表兄。工詞章。有才名。陳太傅輓以聯云。

長孺之慧。嗣宗之狂。君與世何仇。彈雀明珠原不值。范視有孫。晏楹有子。天胡年不靳。釣鼈獨爾竟難成。

湘綺老人王闈運。文章經術。爲士林所宗。晚歲玩世不恭。尤多逸趣。項城當國。震王之名。敦聘爲國史館長。安蒲奉迎。推崇備至。當王由湘潭啓行。湘督湯壽潛派員郊迎。邀入督署祖餞。王衣對襟方袖馬褂。馬蹄袖開襟袍。又用紅繩拈成兩股。長約尺許。縫便帽上。垂於腦後。傲然据上座。與客周旋。過鄂。則挾其僕婦周孀。以八寸長大紅名刺。投謁鄂督段芝貴。於是周孀亦被尊爲上客。參與宴飲。抵京後。以史館經費。每多延欠。心殊不懌。建議遷史館於湖南。項城未允所請。王乃致函其媳之兄楊度。看管印信。逕携周孀飄然南下。計王留京。不及三月。史事不但未著一字。並未建一議。或詢在館所治何事。王曰無事可辦。吃飯而已。王卒。趙炳麟輓一聯頗佳。聯云。談諧驚失東方朔。史事傷殘蔡伯喈。又齊國瑗輓一聯。亦能恰合其身分。聯云。

俊逸鮑參軍。清新度開府。跌宕孔文學。風流賀季真。
左文襄(宗棠)墓。一時輓聯佳構極多。翁延年輓一聯云。
隻手掃妖氛。衝嶽雲開衆山小。長虹接箕尾。海天風
靜大星沈。

語意闢大而簡括。頗爲人傳誦。實則此聯乃脫胎紀文達輓
劉文正(統勳)「俗色蒼茫衆山小。天容滲澹大星沈」而來。
又聞端溪陽(方)嘗語人云。余督兩江時。恨未使翁延年令
山陽縣數日。余曾擬一聯云。

銅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
縣。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
品大臣。

上聯即指翁令。下聯字字的對。惟翁實未令山陽。故引以
爲懷耳。翁字笠漁。湖南人。聽鼓江南。在俗吏班中有名
士氣味。爲溆陽所賞識者。

林弼士表叔。爲文忠公孫。少負英才。困於場屋三十年。
中年以知縣赴京引見。未旬日。遽捐館舍。先伯輓一聯
云。

幾時梁苑孤征。數強臺未上。客館遽捐。春夢不留痕。
似此宦遊眞草草。一昔京塵同踏。憶酒半牢歌。燈前
心緒。嚴霜方戒道。別君情事尙依依。

袁珏生(勵準)侍講。光緒辛丑以翰林奔赴西安行在。時瓜
爾佳文忠榮祿領樞府。客文忠幕。賓主相得甚歡。先是文
忠先德。於咸豐初。殉難粵西。文忠奉其太夫人。轉徙閩
垣。因家焉。適侍講之祖父文節公。殉難福建。眷屬亦僦
居閩垣。侍講之祖母左太夫人。與文忠之太夫人過從甚密
文忠篤於舊誼。故視侍講特厚。辛丑回鑾。文忠嘗於夜間
在驛館與侍講作深談。歷述咸同間軼事。癸卯二月文忠薨
侍講輓一聯云。

扈次話深宵。說到咸同餘涕淚。朝端煩大計。每於留
鄂想風姿。

文忠風裁秀偉。被服都雅。善度衣服尺寸。嘗笑侍講之貂
褂廓落不稱身。授以尺度一紙。遵其尺度製之頓覺改觀。
李文忠每在朝房。輒戲呼之爲衣聖也。

珏生侍講之先德文節公(績懋)。道光丁未。以一甲第二及
第。一甲第一則南皮張文達公(之萬)。二公同年。極爲親
厚。日以詩酒書畫相娛。光緒乙未。文達公薨。侍講輓一
聯云。

屈吾祖爲第二人。與公隨肩。劫後猶留公畫在。拔小
生高置一等。期我繩武。衆中時譽我書工。
侍講光緒甲午覆試。出文達門下。拔置第一。甚譽其書

法救下聯云然。

瓜爾佳文忠榮祿。扈蹕西安行在時。其公子少華。年方十七。隨侍左右。少年丰神疏朗。性極聰穎。爲文忠所鍾愛。珏生侍講。時在文忠幕。司文札。暇則兼課少華。謂其才力可爲飲冰之亞。不僅掇拾科第已也。比回鑾。負病就道。至渭南遽歿。文忠哭之慟。珏生侍講輓一聯云。

曉風楊柳想風姿。何堪朝雨輕塵。三疊陽關成永別。

落月屋梁照顏色。愴絕暮雲春樹。幾時杯酒細論文。

此聯出語明秀。而上下聯均切渭南。尤爲難能也。

林貽書世丈。乙未進士。以編修簡江西提學使。署藩司。

旋調江南。署徐州道。辛亥冬掛冠歸。官江西時。曾結茹

蘆山。爲終隱計。其年六十壽。珏生侍講贈一聯云。

江國著循聲。至今章貢合流。汴泗交流。猶道此中涵惠

澤。匡山甘小隱。爲愛屏風九疊。瀑泉三疊。早於佳

處學長生。

按此聯章貢合流指江西。汴泗交流指徐州。措辭極工巧。

而下聯對以屏風九疊瀑泉三疊。銖兩悉稱。絕無膚廓之弊

尤稱名作。

徐壽蘅(樹銘)尙書。與袁文節公(績懋)爲道光丁未同年。

文節於咸豐戊午。任福建延邵道。扼守順昌。保障閩垣。

厥功甚偉。九月城陷。巷戰死之。同治中。壽蘅尙書。督學閩中。按臨延平。夢與文節話舊。歎若平生。文節之孫珏生侍講。於光緒戊戌通籍。出壽蘅尙書門下。己亥尙書薨。侍講輓一聯云。

與吾祖丁未同年。聞南劍按臨。死別故人會入夢。爲

小生戊戌座主。以廬陵相許。感恩知己倍傷心。

侍講是科闈作。規撫歐文。尙書極稱賞。有揖讓有古風頗

似廬陵評語。故云。

侍講素嗜飲。有顧俠君之譽。與同年少襄侍衛(李濂)酒友

也。少襄豪於飲。輒以酒強人。醇酒之外。益以婦人。嘗

以信陵君自許。一日與侍講集於酒樓。以酒三斤貯三盞。

約搏戰。負者盡一器。未及半。少襄已避席去。蓋不堪急

酒。未幾。中風。醫戒飲。少襄謂飲亦死。不飲一死。弗

聽。不久以舊病觸發卒。侍講輓一聯云。

阮籍之狂聊當哭。信陵爲樂亦堪哀。

蓋記實也。又吳印臣(昌綬)亦侍講友。平昔喜收宋元稹

書。及明墨。善飲。酒罷常不飯。謂酒爲穀之精。可以代

飯也。中年多病。每病兼旬。則以書自遣。病稍間。已讀

書盈尺矣。臨終。神明不衰。作書徧訣知交。侍講輓以聯

云。

不可自聊書養病。如何能以酒充饑。

侍講嘗得解大紳及賀方回兩硯。解硯爲宋捧手式款硯。周身銀泥。右側有春雨主人解屬藏七字。賀硯亦宋捧手式。青州紅絲石硯。青紅錯雜。腹部刻一大方印曰衛人賀方回家儲五車良子孫永保之十五字。章法茂密。篆體圓勁。侍講爲咏一聯云。

學士齋空解春雨。詞人腸斷賀方回。

庚午八月。黃秋岳(濬)先生。四十初度。時賢饋贈詩畫聯語至夥。樊樊山老人贈一長聯云。

王薄廿六作狀元。卅二拜宰相。過強仕卽致政養親。雖富貴極崇高。先生不樂五季。香山是年官七品。逾歲晉兩階。迨稀齡而分司居洛。論聲名與文筆。斯人自有千秋。

此聯殊不落俗套。秋岳工詩。善製聯語。其輓陳師會一聯云。

道旁躑躅一詩癡。京國十年。贈畫忽憐難再得。天下傷心此秋夕。鍾山一老。寄書不忍問何如。

師會病歿京師。其尊甫伯嚴先生。時寓南京。此聯情詞悽惻。頗爲時傳誦。又輓田煥亭將軍云。

雲中老守。早著威名。東閣斬當年。坐令皂隸侯王。一

隕及茲哀世事。洛下小車。時逢晚出。豐樓猶昨日。忽動孤寒涕淚。百年何只哭吾私。

格律神韻。均饒勝概。又輓汪伯唐先生云。

四國問安居。寫傷晚依祇樹隱。九京盛朋從。歸神忍更飲冰招。

汪公晚年好佛。七十壽。秋岳曾寫經奉贈。汪公逝世未久。梁任公繼歿。故聯語云然。

東莞張篁溪(伯植)爲康南海高足。冠弱補諸生。食糜餼。薦優行。遊扶桑。習律。歸國後。服官法曹。垂二十年。性沉默。自號法隱。謂隱於法也。著有政論罪言兩書。多傷時語。戊午自營生壙於北京左安門內張園中。新城王晉卿(樹枏)先生爲作生壙誌銘。篁溪自撰生壙聯云。

生有自來。不愧明心存故我。死原解脫。何須歸骨葬家山。

又聯云。

護法思救國。立法期保民。奢願幾何償。宦海塵途勞跋涉。小隱關田園。大隱築廬墓。餘生欣有託。山林城市兩經營。

李仲約(文田)侍郎。才思敏捷。於九流方技。靡不精通。論命相堪輿。輒有奇驗。直南齋。極荷孝欽后慈眷。凡內

廷春帖楹聯。以及題畫詩詞。多出侍郎手筆。歷典川豫江浙試事。及督學江右畿輔。所至稱得士。戊子江南一榜。尤多鴻碩。孫師鄭(雄)先生是科以卷中有過激語。爲侍郎所擯。後邀佐顧天學幕。剪燭談藝。追述前事。侍郎引爲大恨。援東坡失李方叔以自比。侍郎歸道山。師鄭先生輓一聯云。

使車馳萬里。歷吳越豫章巴江畿輔。朗照文星。劉蕡下第。心感試官。悔當年勦帛無心。方叔未登科。恨失孫洪老名士。方技通九流。合醫卜占候命相堪輿。都成絕學。供奉多才。聲姚禁近。痛此日焚琴息響。鍾期悲永逝。誰工燕許大文章。

師鄭先生喜作駢文。爲侍郎所賞。嘗批紙尾云。使孫洪援筆爲之。無以過此。故聯語云然。

中表陳心衡(秉樞)。戊申己酉間。以部曹兼任顧天學堂教習。爲提調駱午堂所譴。幾落職。監督史庚雲力保之。得無恙。庚雲卒。心衡輓以聯云。

牛驥共馳驅。死汝長途千里足。雞蟲論得失。多君平生一片心。

心衡遷於經學。所著周禮講義極賅博。爲學生所愛戴。生平所作詩文聯語甚多。歿後遺稿散失。僅記此一聯耳。

陳作梅觀察。少負奇才。屢躋名場。以詩酒自放。大吏耳其名。屢辟均不出。晚年以家景日艱。幼子復亡。乃謀出仕。以道員聽鼓贖垣。受大吏知。屢列薦剡。行將大用。忽歿。周玉山中丞挽以聯云。

薄宦本無心。不圖三千里遠來。痛幼子。別諸孫。身世蒼涼。翻藉簿書銷歲月。奇才宜早用。乃至六十齡始仕。賑災黎。舉賢吏。功名瞬息。頓教氣數困英雄。

侯官郭遠堂(柏陰)中丞。歸里後。主書院。修葺文廟。考訂俗舞。薩謙臣(祖型)孝廉。時以諸生在書院爲中丞所器重。中丞薨。謙臣輓一聯云。

惟公進退有古大臣風。溯東山再起。洛社歸來。福澤功名。遭際中興誰並駕。自我暫離識鄉先生面。追問字女庭。習儀綿蕞。詩書禮樂。追陪末座亦前緣。

郭遠堂中丞之太夫人。爲林怡庭先生女。幼承家學。於五經四子左國諸書及古詩歌文辭。皆能背誦析解。年八十猶時令諸孫。環集榻前。聽其誦誦。一字之譌。必爲指正。卒時輓章甚盛。黃紹芳先生輓一聯最佳云。

授經隨紗幔諸郎。問末座少年。曾許黃裳成大器。來弔具生芻一束。幸南州孺子。得交郭泰是儒宗。楊雪村觀察與鄭海陽先生。爲莫逆交。少同硯。馳騁名

場。負時譽。僑東同寓。過從尤密。海鶴先生遭家不造。連年迭遇喪故。歿。雪村觀察輓一聯云。

話酒同燈。論文同硯。歸計同舟。僑廬同寓。廿年形影。盡屬相依。可堪回首名場。剩燕市殘塵。別汝才經三月久。愁天哭父。薄宦哭兒。不祿哭弟。早殤哭孫。六載淚聲江河並竭。長慟灰心人世。有夢源變局。讀君垂死數行書。

字字沉痛。非深交。不能出此語也。

平江張子衡廉訪由諸生從戎。叙官至福建按察使。能詩善飲。尤長青鳥之術。嘗作杜工部墓攷。累千言。謂墓在平江。獨修杜氏遺阡。並在距杜墓數里自營生壙。其卒後左文襄公一月。湘潭吳劭之(熙)先生輓一聯云。

繼杜少陵慷慨悲歌。親手種松楸。萬古詩魂近土近。與左太傅後先殂謝。傷心話桑梓。中興名將幾人存。

吾閩郭遠堂中丞。穀齋按察。春榆太保。筱麓提學。四世俱早貴。均早年失偶。或謂係其祖墓風水有關。筱麓提學元配王夫人。賢淑和婉。曾侍按察公任。所卒年僅二十餘。春榆太保輓一聯云。

事吾父能得歡心。頻年官舍承顏。相見重泉。應歎韶華過眼促。在我家幾成故事。他日難孫念母。披尋譜牒

方知寸草苦心多。

下聯即述其家世故事也。

侯官沈文肅公守江西廣信著績。時太平軍將圍城。公方在百里外招募籌餉。夫人刺指血致書求援於浙將饒廷選。饒由玉山赴援。圍解。江撫上其事。御賜雙忠格天之額。廣信署前德政碑會記其事。後四十年。文肅外孫李會會(宗言)出守廣信。以母沈太夫人幼年會隨任於此。今以迎養。重遊舊地。撰一聯。懸之大堂。以誌一段因緣。聯云。去武夷二百里。遙指故鄉。迎養板輿來。猶是青燈慈母味。後文肅四十年。權守斯土。摩挲碑碣在。愧無黃絹外孫詞。

青燈慈母。黃絹外孫。天然對偶。時稱其工。

宋教仁之被刺也。蕪水湯化龍(濟武)輓以長聯。極爲沉痛傳誦遍於當時。聯云。

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便降格作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凄凉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

聞當日有忌湯者。曾以此聯鈔送項城云。

名伶梅畹華之祖母陳。爲名伶陳金爵之女。梅巧玲之婦。以相夫焚券。夙著義聲。生二子。兩田竹芬皆有時譽。早

逝。晚歲撫育孤孫。遂使負盛名。為梨園之冠。於甲子五月十一日卒。年八十五歲。一時海內名流題輓頗多佳構。如姚茫父聯云。

惡月本傳疑。正午日風光。續命有絲宜百歲。賢孫能娛老。念已辰盃酒。隔年待燕即重堂。

又羅癭公聯云。

綜灑平生。有名夫名子名孫。海內流傳作佳話。論其遭際。則多福多財多壽。世間有幾此完人。

又王書衡聯云。

相夫義行高焚券。修禊嘉辰罷舉觴。

樊山老人則填金樓曲一闋。推崇備至。

閩侯林怡山先生。工詩知醫。林勉臣太守守杭。先生在其幕。與時彥結社湖上。一時唱和稱盛。其五十歲壽辰。適在故里。戚友所贈詩篇。都百數十首。不乏佳作。汐社

(詩鐘社)公祝一聯云。

後東坡居士七日壽。是和靖先生一家人。

曾伯厚(福謙)年丈見而善之。先生六十歲壽辰。年丈祝以聯云。

與林處士為一家。西子湖邊留宦跡。後蘇長公生七日。東坡集外播詩名。

此聯係脫胎前聯。略一更改。亦復可誦。其七十四壽。陳太傅贈一聯云。

孩華儲膳娛偕老。載佩湖山話昔遊。

又陳仲起(震)祝一聯云

集汐社人。以詩為壽。飲上池水。曰隱於醫。

杭州西湖。在石屋嶺之南。有煙霞洞。上有看潮亭。為學信禪師所建。師閩興化籍。本駐錫福州鼓山。通禪理。善製素齋。嗣移錫西湖清修寺。寺在煙霞洞口。經洪楊之役。日就荒蕪。師募資修葺。沿路種梅數千本。鑿山開道。更築看潮亭於山上。近俯諸山。遠吸江海。春夏佳日。士人多游宴其間。光緒末。螺江陳太傅遊杭。同鄉宴太傅於煙霞洞。倩學信禪師製素饌。時師主持清修寺已三十年。白髮垂胸。年已七十。師一見太傅。即問鼓山鳴水崖。並請題聯。太傅遂書一聯與之。聯云。

一見問靈源。師自離山吾聽水。卅年依古洞。世方沉

陸獨看潮。

太傅時方里居。築聽水齋於鼓山。語意及關。至穩切也。此聯師即製板懸之。墨蹟為林怡山先生所乞得。辛亥革命之變。倉皇離杭。亦隨行李遺失矣。惜哉。福建漳州開元寺。建自唐時。朱子曾講學寺右。後人即其

地立祠。並建芝山書院。址小於寺。諸生出入必由寺門。儒者病之。當時有建議開元寺改建試院。格於衆議未果。書院舊有石刻一聯云。

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

相傳爲朱子遺蹟。殊不可攷。同治三年。粵寇陷漳城。寺與書院盡付一炬。時左文襄公督師過漳。結營寺後山頂。

口技煙技

本刊二卷第一期。彝齋漫筆引清人記載。述口技及煙技。頃閱百一居士重天錄。卷中云。「技藝餽口。自食其力。此亦常事耳。至於以口技而得大名者。蒲留仙言之詳矣。乃有習鳥獸之音。無不畢肖。則又奇矣。章門有似瞽非瞽者。年二十餘。孑然一身。家赤貧。且好飲。日醉於市。杖頭錢未嘗告匱。客有怪而問者。曰。無他能。但善爲喉音。百變不窮。時有犬臥於側。令試效之。隨聲相應。竟不辨其誰僞誰真矣。噫。此其爲醉飽之道也。技亦精矣。」又湯芷卿（用中）翼駟稗編卷四云。「劉文恭公生辰。有巨公薦一術者。云善煙戲。呼至。則癩叟也。出煙管尺許。烟斗大如盞盂。盛烟令滿。吸一時許。徐起登高几吐之。水波浩淼。雲霧瀾漫。旋而樓閣重重。森立水面。乘鸞跨鹿者紛集。一鶴銜籌。翔舞穴際。爲海屋添籌之戲。吐畢下几。烟凝結半日始散。真絕技也。憶少時見一僧向烟肆募烟。出其烟具。略同術人。吸畢。徐徐吐出。盤旋空際。歷時乃散。又一旗丁。吸烟畢。吐圈無數。連吸連吐。個個皆圓。徐出濃烟一縷。直穿圈中。疊疊相屬。如青帙之在貫也。」亦清人記載之言口技及煙技者。（翼駟稗編成於道光間。劉文恭蓋謂劉鏡之。重天錄成於光緒間。）可附入漫筆所述。

漳人議修復書院。公令即寺址爲之。越二年。院工將竣。公適自梅州班師。士紳請公題柱。公因書一聯云。經始問何年。果然逃墨歸儒。天使梵王納土。籌邊會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從瘴海班師。上聯逃墨歸儒天使梵王納土。若不知此中一段歷史。則不見此聯之穩貼也。

萬葉集選譯 二

錢 稻 孫

相聞

持統朝

柿本朝臣人麻呂從石見國別妻上來時歌二首并短歌

作者時官石見國地在越州北濱于海上來云者謂上計來京都也

其一

131

濱海石見國 海曲都農浦 人則云無浦 人則云無渚 縱浦不足觀 縱渚不足取 鯨波集渡津 巖上青綸組 朝並
風扇搖 夕和水波舞 隨波靡左右 因依共妹處 不謂霜露結 別離我踽踽 修途八十曲 曲曲萬回顧 去家既已
遠 度嶺彌益阻 妹念我如何 憔悴秋日燕 山乎爲我夷 俾望妹在戶

古謂妻曰妹亦以稱少女之親者都農浦名原文作角浦今從古地誌取其音諧句九渡亦地名

反歌之一

132

石見兮高角山 從林中兮我袖翻 妹相望兮在戶 其亦我兮見旃

古習送行惜別揚其袂角山謂角浦之山

133

篠叢深兮山中 葉有聲兮清沖 別吾妹兮行來 我思念兮惺忪

其二

135

牽蘿石見濱 崎出名曰辛 海松生深澗 華藻靡巖邊 伊我閨中婦 倚磨華藻妍 我情深海松 燕爾兩相親 爲歡乃未幾 菟蒿各一天 思結中腸痛 踟躕回首頻 渡山近在望 紅葉方紛纒 諒妹揚雙袖 掩亂辨難真 瞻彼石上山 催我亦以憐 雪月雲中過 頃刻渺煙塵 俄瞻日已落 餘暉且就泯 雖我丈夫心 能弗霑裳巾 幸崎渡山室上山俱地名

柿本朝臣人麻呂妻依羅娘子與人麻呂相別歌

140

依羅娘子傳莫考古多妻此其嫡室蓋人麻呂官石見時留守大和歌此送其行 君謂毋相思 豈知相會期 未知相會期 能我不相思

太后御歌

此方爲悼歌

153

魚藻采采 溶溶淡海 方舟遠駛 容舫近淡 遠楫無挨 近櫂毋亟 毋驚鳥起 君遺之愛

持統文武朝

日並皇子尊殯宮之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167

日並皇子即前見之日雙斯皇太子又稱草壁皇太子早薨作者仕東宮舍人

稽古天地初開闢 天河原上光赫赫 八百萬神千萬神 神集神議定神策 天照日神治天國 天降神皇治葦原 豐壤秀境瑞穗園 地久天長一治安 八重雲開神蒞止 遞傳高照日皇子 飛鳥經始清原宮 神展皇都垂綱紀 既啓天上天籟門 神拜神舉還天尊 行見我君治天下 滿如望月花榮春 天下仰望舟俟水 聖睿奈何莫能幾 無端構殿眞弓

爾 暮極寂寂不聞旨 日月于今亦已積 臣愚其將焉從適

此歌遠溯皇系譯多襲用原文句十一飛鳥清原句十九真弓岡俱地名

皇子尊舍人等慟傷作歌

總集東宮諸舍人之作不著氏名原集二十三首今譯其三

其一

181 延行常于此 池中島上石 昔者未有草 今見草已碧

太子居島之宮中庭開池池中築島故名

其二

184 泉來自東門 直門聽晨昏 昨復未奉召 今又無所聞

其三

185 流泉漱石曲 躑躅繁花徑 何當復于中 又還見其盛

柿本朝臣人麻呂奉唁泊瀨部皇女歌

原題疑有衍奪今率簡出之如右泊瀨部皇女天武天皇女河島皇子妃河島皇子天智天皇子天武天皇時立太子

194 壽壽飛鳥川 靡靡河中藻 延連上下游 左右同漂搖 網繆共一處 君子宜借老 豈意肌膚柔 不復親懷抱 爲慮

冥寢夜 無自慰寂寥 亦冀或一過 廬墓越智郊 朝露沾巾裳 夕霧透衣襖 不辭枕草宿 但以故君悼

河島皇子葬越智野

明日香皇女木甕殯宮之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明日香皇女天智天皇女忍坂部皇子妃忍坂部皇子天武天皇子此奉唁皇子之歌也題有奪誤木甕亦曰城上地名

196 飛鳥河號明日香 下跨浮橋上石梁 梁畔蘋妍斷還長 芳藻橋邊枯又昌 亭立小君妍比類 偃息宛若浮藻芳 朝夕

與君同宮殿 奈何見背若澹忘 現身當日事君子 春花簪首秋葉黃 彩袖相携看不厭 懽同圓月輦遊雙 游踪嘗滯
城上宮 只今錫奠靈宮享 一散不復能晤言 鳴鶴悽愴獨悼亡 勞勞晨鳥空往返 憔悴秋蕪意惘惘 出門憧憧無定
去 關閤情懷何處放 慰君之術但傳聲 不朽芳名天地長 明日香河流萬世 小君遺念永無疆

高市皇子尊城上殯宮之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此爲集中最長之歌高市皇子天武天皇子草壁皇太子薨後立太子持統天皇十年薨

率爾其豈敢 開言誤惶恐 於維我先王 八紘大一統 明日香之野 眞神原之中 既崇天魏闕 神舉隱警寫 今王
出故都 北越不破峯 天降和射見 行在整軍戎 乃集東國旅 詔之以恢弘 民則柔其悍 不廷戢其凶 命下我皇
子 卽身任其重 長劍取佩腰 弓矢一手搥 號令甫煥發 師出霓雲動 墳墳催金鼓 雷聲震欲聳 角吹怒虎嘯
聞者魂飛空 曠地扇幡旂 風卷野火紅 弦鳴亂耳際 繁矢狂相衝 迴風颯枯木 飛雪愒窮冬 霜露頃刻盡 甘心
同與終 一何敢抗拒 隼鬪方競雄 忽從渡會鄉 齋宮來神風 吹雲蔽天日 一霎過昏蒙 神授瑞穗國 乃復神光
充 我君相天下 萬世長此隆 豈意楮方華 東宮改殯宮 昨日侍從臣 今易麻素容 埴安宮門外 鹿伏盡自慟
暮來仰高堂 鳴鶴哀躡躡 彷徨春鳥迹 供奉苦無從 悲嘆猶未已 愴懷猶自痛 經過百濟原 神葬送丘壙 陵寢
城上宮 永安神垂拱 雖則已奉安 君遺萬世功 香來山宮殿 萬世寧有窮 振首仰崇天 肅念餘惶悚
一篇詩史不遑詳註明日香野眞神原不破山渡會鄉埴安百濟原城上香來山俱地名

柿本朝臣人麻呂妻死之後泣血哀慟作歌二首

作者妻可考者三人二首所悼疑非一妻

其一

古時不娶而昏男往女家夕去朝歸爲常及有子女乃迎於家讀譯詩者不可不先曉古習

此去大路通至輕 吾妹居家在其町 常欲往晤心忡忡 廻翔不敢頻繁行 所慮人多目炯炯 一還一往爲所偵 菟絲

210

女蘿終合并 且匿深淵戀戀情 白日行天忽夕冥 入雲明月斂素晶 玉藻相依我娉婷 辭條黃葉遽飄零 來使傳言
 但聞聲 罔知措手語不成 消息淒其不忍聽 踰跟走向輕市迎 往者蹙我常于庭 千疊幽情或得傾 畝火不聞山鳥
 鳴 行人一不肖其形 更有何術聊此生 狂翻衣袖喚妹名
 輕地名畝火山名

其二

生前記得手携將 門外池塘共相羊 春榆枝葉隨在暢 密意濃情恰取況 吾於妹也方倚仗 奈何不免世無常 煙霧
 淒迷荒野曠 白布幡招竟殯葬 晨鳥一去忘回向 落日西沈遂不光 遺念綠嬰猶在襁 嗶嗶泣乳我何當 男兒挾腋
 終無狀 獨守與君嘗共房 白晝苦淒夜嘆長 莫由相會但心傷 人云君在翼山上 跋陟塗泥尋來訪 舊日音容何由
 望 影且不逢空斷腸

翼山原文作羽易山厥義卵翼今用翼字又句十一綠嬰猶言赤嬰日本語喜其新穎特仍之古義綠之言嫩也

吉備津采女死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吉備津地名此蓋暗歌暗其主也

217

色艷秋山容 姿柔微風竹 彼姝意何居 春秋不自卜 露則不終朝 霧則不逾宿 我聞猶心傷 因嘗一遇目 何況
 玉臂交 朝夕共帷幃 郎君悲空房 喪悼知彌篤 紅顏折中道 倏焉去何速 有如朝露忽 有如夕霧促

讚岐狹岑島視石中死人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玉藻茸茸讚岐國 風光無限神靈邑 天地日月共長豐 神面仰窺今猶及 放舟出自中水門 天外時風卷雲襲 遠濤
 陡立近浪白 鯨波驚轉欲撓楫 海上島嶼不勝數 素慕狹岑一登躡 寂寞荒巖且寄身 無間潮音濱海隰 乃逢枕石
 客長眠 亟願爲君報妻妾 不識君家何處住 道路無從空意急 想見家人候君歸 妻妾相思共嗚泣

句三神面古史謂四國島一神四面故爲四國句四中水門港名水門猶言水口

靈龜元年歲次乙卯秋九月志貴親王薨時作歌

不著作者名或云笠金村作志貴親王天智天皇子

秉弓執矢目無遷 習射儀容對的圓 今我身對高圓山 顧義思名意肅然 心疑目觀火燎原 非春何自燒野延 路執
行人問其端 却立欲語先淚漣 濕沾襟袖謂我言 惡乎君問一何頑 聞之但有涕汎瀾 語之曷勝心痛酸 神皇之子
金桐棺 奉移炬照滿人間

高圓山名圖之調如射的之的故首以對的儀容爲序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東亞聯盟月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址 北京北魏兒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北京典當業

桂士逸

第一章 概論

吾國典當業之來源漫不可考，有謂始於清嘉慶年間者，然考清戶部規定當稅，爲康熙三年，則始於嘉慶之說，自未可信。有謂爲陶朱公（註一）所創者，亦無確證。至北京故老相傳，當舖爲古時監獄所創者，則更不可考矣。（註二）

惟按我國中古時代即有質庫之設，據老學菴所載（註三）宋時已有之，謂之長生庫，多操於寺廟僧人之手。金史有：「民間開典質，利重至五七分。」由是可知典當在宋朝或宋朝以前即有開設之者。然究其實，即老於斯業者，亦不能詳言之，惟知有明一代即有當舖之設而已。更溯而上之，雖典當之義散見於書史，然未必即起於斯時，蓋在當舖肇始以前者，皆係小押性質也。

從人類生活及經濟原理方面觀察，每得一物必有相當之代價，換言之，欲從對方得一種物品或利益時，必須有相當物品或利益與對方。典當之事，當亦不外此原則。太古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欲，別無企求。自貨幣興，有餘資者無所用，而無資者欲假得錢財，故借貸興焉。然人如果無相當關係者，恒不能取信於人，故須以物爲質，定期贖回，在貸者，得物爲質，不慮其貸金無着，在對方以物質錢，而可資應用，兩方各得其益，故後遂有專營典業者。

考古時之營典當者，原爲緩急相通，調濟貧民金融，含有慈善性質，故營是業者，多爲殷實富戶或寺廟僧侶，原不以重利盤剝爲宗旨也。至清時創納稅之例，故又有裕國便民之稱。時至今日銀行錢莊遍設各地，似無需留有典當業，實則不然。蓋銀行錢莊只能供資本家之資金流通，而營典當者，不憚貸款之奇零，質贖之繁賡，尤爲銀行錢莊所不及，況

中國除少數大都會外，銀行錢莊幾不多見，故中產階級以及一般農工多賴典當爲惟一之金融流通機關，如上海雖有許多銀行，而當舖仍林立各處，即此之故。

北京當舖在前清同光間，原有三百餘家，爲最盛時代。庚子亂時（即義和團之亂，西歷一九〇〇年）皆被搶掠，未被搶者，僅兩家而已（同聚與萬成兩家）。至光緒二十八年陸續復業，惟以所受損失過鉅，呈請當局縮短滿當期限爲二十四個月（亂前多半爲三十個月），提高利率爲三分（亂前如當本在十吊以內，月利二分，過十吊則一分八或一分六，過五十吊則一分四五，過百吊一分二三，三百吊以外則以釐計算，當時可以當本多寡現講，大致不外以前數等）。當時政府以當商損失過重，難於復業，而市面金融亦因之恐慌，故由五城都察院奏准由戶部撥銀一百萬兩，作爲借當商官款，以資週轉，稍行恢復。十一年後又遭壬子北京兵變（一九一一年），再度被搶，故各當商又皆相率關閉，所餘者亦不過二三十家而已。民國初年，人心安定，市面繁榮，故當業亦隨之而發達。繼雖受各種之影響，亦不下一百餘家。其後又因受種種不景氣影響，只餘數十家。在前清時營當業者多爲山西人，現時則皆爲本地人矣。

吾國對當商向無一律之法令，各省市自定單行法規，報部批准，故各地法則稍異，今昔不同。惟北京以當商自清季以來迭受損失，多未復元，故法令未嘗有特別變更。如當本以銀兩計算（民國後屢有改銀元之議，然因鈔票時有不能兌現之事，如改以銀元計算則不免有若干不便，故仍舊），滿當期爲二十四個月，月息三分。（自銀元通行後，利息則按銀元計算。如當本爲一兩四錢四分，利息按每元三分計算，則一兩四錢四分爲二元，故利息爲六分。）民國二十二年四月，頒佈廢兩改元法令，始改爲當本亦以元計，滿當期及利息仍舊。政府會通令利息改爲二分，後因無法更改，即或更改，亦如他處之只更名目而不變實際（註四），於當者無切實利益，故仍舊。直至二十四年九月始改爲十八個月滿當，利息改爲每月二分五厘（棧租費在內）。至資本方面則小者萬元，大者十餘萬元不等。早年當商資金之週轉，皆賴爐房（註五）爲之接濟，近日則皆與銀行往來矣。至其組織，早年皆爲獨資經營，近日始有合股經營者，俟下章詳述之。

至典當之分析，實爲微細。就典與當言，則典爲大規模之當舖，而當則爲具體而微之典而已。蓋典者資本雄厚，規模宏大，如有以價值千萬之物爲質者，則無論如何不能拒絕，當則不然，蓋當舖對其質貸之額可有相當限制，如質物逾其

限，則可以拒絕不受。再如典肆之利息輕，期限長，當舖則反是，此其不同之二點也。據老於當業者云，有清末季南北二京尚各有典肆一處，後因種種關係俱行歇業。至今雖無典肆，然當舖則已爲典當二者之混稱。此外當業中尚有所謂小押及代當者（註六），光緒以前爲最盛，今則受無形淘汰矣。

註一 按春秋范大夫蠶楚三戶人字少伯，與文種同事勾踐，……遂浮海適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復盡散其財，去而止陶，自號陶朱公，耕耨轉物，遂十一之利，又致資累巨萬，卒於陶。（摘錄中國人名大辭典）

註二 古時監獄黑暗，犯人入獄，吏卒例索規費，犯人手中空乏，彼輩必使之以衣物質錢，作爲使費，於是吏卒之黠者，遂於獄中暗營典押之業，以期犯人之家族或犯人出獄時贖取質物，彼輩從中漁利。北京因當舖門外皆裝有如監獄之木柵，又因書寫不整之字體，正符合古時獄中囚犯不准寫整字之傳說，故有當舖創自監獄之說。

註三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游撰。（此項可參攷之書尚多，今僅舉普通一種。）

註四 外地當舖近年改爲月息二分五厘，另外收五厘棧租費，合計仍爲三分，故減後與不減等，與質物者并無實際利益。

註五 爐房亦稱銀爐，專鑄馬蹄銀，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等大商埠有之，亦兼營錢業，發行紙幣，流通市中，其效與莊票同，自銀元通行，爐房之業遂衰。（錄辭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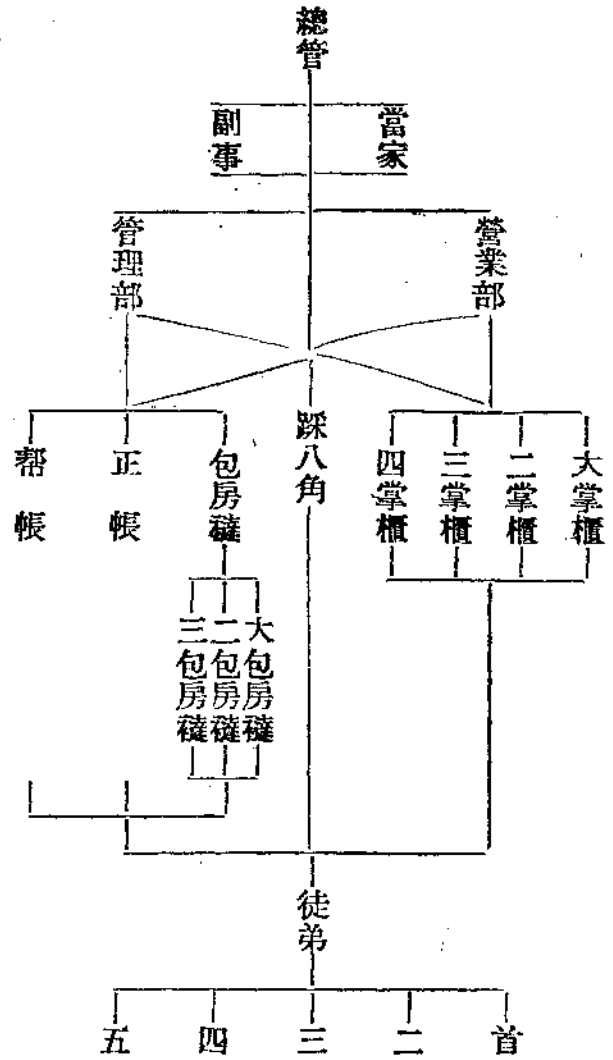
註六 小押及代當（又稱轉當舖）清光緒庚子以前爲盛，多係無賴者依貴冑勢力而設，現各鄉鎮尚存之。小押之性質與典當舖有不同，質物自金銀珍品至鍋蓋雜物一律收受。代當者則係收當品再轉質於大當舖，從中可獲加倍利息，故又稱轉當舖。

第二章 組織

(一)內部之組織 在早年開設典當皆係富有之家，故多爲獨資經營。至近年因經濟狀況緊縮，一人之資財有限，不若合資之易，故始有合資經營者。其獨資經營者，在開業之先手續較簡。其合資者，組織之第一步，則爲集合資本，訂立契約，詳載股東出資數目，對於典務之責任，盈虧之分配及其他一切規約。資本少者萬元，多者十餘萬元不等。其合資經營之集股辦法，每舖不得過十股，每股最低五百元。然若按每股五百元，十股計之，不足萬元，實際不敷一月開支，故營業者多與銀行定有通融辦法。(早年則爲爐房。詳見營業章)

內部組織分爲數部，直接歸當家管轄。其組織分營業及管理兩大部分，管理部又分保管，出納，司帳三股。大小事務各有專責，組織既備，則須呈報官廳立案，以便領照開業。其領照及開業之手續，俟營業章詳述之。

(二)職員之分配 北京當舖之組織最爲完整，職員之分配亦最嚴格，事無大小俱有專人負責，不容混亂。所有職務既經規定，即不得越權行使，亦不得推諉卸責。即人員之進退，亦與普通商店有異。凡在當舖服務者，皆係由學徒起始，不得越級而升。苟有升職時，亦須上級者因故出缺，本人資質稱職始可。故服務多年仍爲學徒者有之。此當舖之講資格論經驗，不同於其他商店也。茲將當舖人員職務列表詳述之於后。



總管 股東出資營業，專聘一人負責管理舖中一切事務，即所謂領東者，名曰總管。惟有聯號者有之，其無聯號者，多由經理兼之。此職必須經驗材能兼俱，名望素著者方能勝任。

當家 或稱大當家，即正經理。由總管所聘（其無總管者由股東聘任或推舉，受股東之委託），管理舖中一切事務。此職多以經驗宏富，材識兼優者任之。

副事 或稱二當家，即副經理。亦由總管延聘，輔佐當家協理舖中一切事務。

掌櫃 掌櫃一職與普通商店之經理不同，此係指坐櫃之營業員而言。職位有首次席之分，故又稱大掌櫃，二掌櫃，三掌櫃等。由當家延聘，專司受質及贖取物品。任甚職者，必須經驗宏富，熟悉市情，能辨別物品之真贗，市價之高低，至贖當時計算利息亦必須正確無訛，對待質者更須和藹可親，否則鮮有不失敗者。其關係甚巨，故在當舖中為重要之

職。

踩八角 踩八角係中級以上之職務，亦由當家延聘。如當家，副事或其他重要職員因公外出時，例由踩八角代理職務。此職普通視為額外，故規模較小之當舖，則無此職。

包房 此職即係負保管責任之夥友。因其管理包裹及庫房，故稱包房。此職亦有首次席之分，故稱為大包房及小包房等。管理庫房中之包裹以及首飾櫃。管包裹者又稱包房，管首飾者又稱首飾房。此職因係保管性質，故人選稍次於掌櫃。

正帳 即司帳之職，由夥友任之，管理舖中一切帳簿及金錢等項。每月及年終結算收付情形，造冊送請當家或總管檢閱。此職必須具有會計學識者，方能勝任愉快。

幫帳 即出納員，又稱先生，由夥友任之，亦有由大徒弟代辦者。專司寫票，清票，并幫助正帳執掌一切帳簿及金錢出納等事。

徒弟 徒弟為學生性質，除洒掃等事外，尚須輔助夥友管理庫房，寫票清票，打包掛牌，取存貨品等事。作事之輕重，以入號年限而定。其他雜項工作，另有專人負責，不在徒弟職務之內，此與普通商店之徒弟不同。此外則有厨役二人專司每日飲食。更夫數人專司夜間擊柝巡察之職。另雜役一二人專司雜項工作，及掛幌收幌，上下門等事。亦有由厨役或更夫辦理者。規模較大之舖，有自用車輛，則有車夫一人。以上皆屬雜役，不在職員之列。

第三章 設 備

(一)外部設備 典當之房屋多為方城式，深牆厚壁，用以防盜竊，避火災，用意至善。門前皆安裝紅色木柵，亦為防盜竊之一法，但在近世物質文明時代，木柵實無所用，故又多裝設鐵柵，或建新式樓房。據云，木柵乃係紀念創始當舖

之監獄(見第一章)。似未必然。門外懸特製之緡錢兩貫，繫以紅綢，寓銀錢流通之意，亦即如其他營業之市招。門外牆上或迎門之影壁上，榜書一大當字。蓋當舖前之木柵，緡錢及榜書皆近代商店門飾窗飾之意。在街市上一望此種標記，即知爲當舖也。

(二)內部設備 (甲)櫃房(即營業室)。當舖門內營業室之前，多設影壁一座。其用意蓋可藉以避羣亂之市聲，再可使質物者藉之不爲路人所見。蓋人至經濟窘迫時始典質物品，然臉面攸關，又不欲使人知，故典當特爲質物者設此影壁也。(新式建築多無影壁)。其營業室內迎門爲橫櫃，櫃高及丈，質物者非延頸企踵不能見櫃面之物。窺其用意，因質物者多係一時經濟窘困，心急如焚，如典質之數不及其所欲，則易起衝突，自難免發生意外，故設此特高之橫櫃以爲之緩衝。櫃內銀櫃帳棹爲司帳及司出納之所用，與其他商店相同。至今仍有擺設天秤棹者(註一)。惟司帳之坐位與普通不同，多爲一小木床或小磚坑，以備堆放帳簿及其他零星物品。其他店員除高級職位有專室或特座外，則按首次席之職司排列，秩序井然，爲其他商店所不及。(乙)號房。(即庫房)典當受質之物甚繁，品類亦自不一，其庫房內之閣架等亦當分門別類，以便尋檢，惟尺寸較大，俾可裝置大件衣物。其質料多爲木製。舊式者杉高(杉木杆)架以竹竿，爲當業獨有之技術，近亦有用木架或鋼鐵架者。架柱上則標明字號，凡受質衣服及小件物品，則按號排架，故取贖時尋找簡便而敏捷。其兩架間以能容一人爲度，故出入亦甚便利。凡收質大件物品，如木器，陳設及機器等則編號放於庫房之空間，或關房之一部爲專室。所受首飾及其他貴重品，如珠寶玉器，則放於首飾櫃內，櫃爲木製，近亦有用保險櫃者。內分若干格，亦皆標以號數，通常皆放於管首飾者之住室，以便責任專一。故管首飾者之住室即稱爲首飾房。近年來當舖除普通首飾尚存於自備之首飾櫃，其貴重品皆存於銀行之保險庫內，以防意外。其有收受機器及腳踏車者，則墊以木板，或將車鈞掛於庫房上部，以免銹蝕。(丙)客房(即接待室)。客房爲當家辦公甜食之處，亦有兼作當家臥室者，其規模較小之號即可兼作接待室之用。接待室除招待賓客之外，凡來典質貴重品者，亦請其暫入休息。其用意因持貴重物品來者，多爲中上級好面子之流，請入特室以示優待，同時店員可利用此稍長之時間鑑別物品之真偽，商酌價目，訊問來源(註二)，并可防在櫃外發生意外之事。(丁)其他宿舍，廚房，下房等之設備，與其他商店相同。

吾國當舖之設備，固較普通商店爲完備，然似尚有應行注意者，如庫房貨架改用鋼鐵洋灰，以防盜竊火災，流通空氣，以免受質物品霉爛潮濕，光線充足以便店員鑑別物品真偽，在庫房內更可免抽換之弊。似此種種近已有注意及之者，然大半皆因資本之限制不易更換耳。

註一 天秤棹爲舊式之二層長棹，下部爲銀櫃，上設天秤備秤銀兩之用。自通貨變更，歸淘汰。

註二 盜竊輩常將贖物質於當舖，故當舖對貴重品及不經見之物，訊問來源極詳。

第四章 管 理

典當在我國商界爲組織最完備之商店，故其內部管理亦非常嚴整。就其內部情形而論，可分爲事務上之管理，業務上之管理及職員之待遇三項。

(一)事務上之管理 舖中一切日常事務皆與普通商店相同，惟較嚴格。所有職員及一切日常事務，皆由當家指揮管理。當家以下之職員亦可隨階級而施管理，受指揮者亦必須服從，階級井然。更將一切規約書之粉牌，昭示大眾，以重信守。如隨意外出，留宿戚友，賭博，吸用鴉片，奢侈浮華，皆絕對禁止。他如長支牌欠，以及經收贖品之損失賠償，亦皆絲毫不能通融，即厨司雜役更夫人等亦皆須遵守，不得紊亂。(其他各項事務上之管理，詳見各章。)

(二)業務上之管理 典當每日營業時間雖遲早各有不同，概皆遵守日出而作之習，於晨間七八時開始營業。營業之先，由正帳發給各掌櫃銀錢若干，記於特備之草簿內，以便晚間對帳之用。(亦有隨時由出納先生處領用者)。分發已畢，各掌櫃夥友全體就位，由當家發令掛幌子，於是由雜役人等開門將兩貫緡錢之幌子(間亦有有銅字號牌者)掛出，開始營業。直至午後五六時上門收幌子，程序亦同。

掌櫃每日經手受質物品，取贖物品及收付現款，均須一一記入草簿內，至晚間停止營業時，結一總數，繳還帳房，如有短少不符，例由經手人照賠。正帳接受夥友之草簿及餘款，集總登於一處，俾與門帳相核對，實洋帳之出入款須與門帳之當本及花取相符，并作一日之總結。

每日所收衣服首飾等物，至上門時由夥友與寫票先生照帳對號，相符無誤始能入號房。每隔十日由夥友對一旬內所贖之票按號清理，管包及正帳據門帳及花取對號銷票。每月亦須按照典簿結一月總。年底照例大盤貨一次，名曰對典。即將典簿上未取之號，由號房提出核對，以察是否相符。並將架本及已取贖之貨詳加核算，必須相符無訛，以備年終結算之需。每年終由管帳夥友製就銀錢收支盈利存貨等表送交股東，並將所有帳簿作一總結，謂之年總帳，以備股東檢閱。

凡滿期未贖之物品，例於每年二八月由當舖分類估價，通知各行商，如估衣，鐘表，古玩以至所謂掛貨舖之類，前往看貨標價，任彼等購買，謂之打當，即現代商業拍賣之意也。投最高價者為得標，得標後限十日取貨，如得標人不願承買，或過期不取，則歸投次高價者所得，標次高價者亦不願承買時，則可歸下次打當時再行投標。打當時所得標價不及當本，是為虧折，將及當本謂之及貫，如超過當本十分之一謂之貫一，超過當本二分之一謂之貫五，超過一倍謂之對貫，餘可照此類推。近年因經濟關係，當舖打當亦不拘於二八月之定例，現有每月或每季舉行一次者，藉在短期內可使當本流通。有云現有每星期舉行一次者，則其困難情形亦可想見。

按津滬漢等埠當舖多於本店附近設一拍賣滿期當物售品室，滿期當品可隨時放入售賣，而顧客亦不限於各行商，任人購買，似較京市當舖為活動。荷京市當舖做行此法，則資金流動多矣。

(三)職員之待遇 典當為大規模之營業，所用夥友自較他行為衆，而對若干顧客負典藏之責，故對職員之待遇自較普通商店為嚴整。此可分二點論之，即職員之報酬及應守之規約是。

當舖職員薪金，多係按年計算，視職務之高低，事務之繁簡而定，總管及大二當家等均不支薪，每年視所獲之純利按成分配。其分配辦法，則為東家與總管按二八成或三七成分配。總管所得紅利再分為十成，與大二當家分配之。計總管得三成或四成，大當家得二成或三成，二當家約得二成，其餘數則分配與其他辦事勤慎人員，作為獎勵。此種辦法係於

聘請總管時與東家雙方訂定。大二三等掌櫃每年約支薪金一百元，亦有不支薪金與總管當家等共同按成分配者。正帳每年約支一百二三十元，幫帳每年約支一百元，包房櫃最多每年約支一百元，最少二三十元不等。徒弟亦有薪金，但至多不過二三十元。此外廚司及雜役人等，每人年約五六十元，與其他商店不相上下。

職員之進退均由當家審定之，例於年終宣佈，以便於入號或出號。職員一經辭退，必須於當夕出號，以昭慎重。即平日職員之箱櫃亦不准加鎖。凡出入攜帶包裹者，須經同事多人過目，以避嫌疑。非經當家及闔號通過，不得保存親屬戚友在本號服務，更不准展轉請託。職員不得私買各種貨品，如自有之珠寶貴重物品均須交管帳者代為保存，如私自收藏，一經查出，即請其出號。凡一切不正當之嗜好，如嫖賭烟酒及吸鴉片烟皆一律嚴禁。職員每於新年照例由正月初一至初十日或十五日輪流休息三日四日或五日不等，皆由當家定之。年中有例假二三月（或為每月二三日）。平日請假外出須先向同事斟酌，視業務之閑忙，量人位之多寡而定，以免藉故卸責。如請假在家遇有特別事故，得以書面聲明續假，按日回舖，如不按時回舖，則議罰。即總管當家外出時亦須說明去處，以便有事易於尋找。同人間於年節一概不准送禮。即婚喪等事，亦有規定之份金，概不准超出定額。以免格外應酬。（參看附錄一）。綜觀以上職員之待遇及種種規約，均為一般商店所不及。

第五章 營業

（一）營業情形 當舖內部組織既備，即須呈報官廳立案，領帖開業。每年繳納當稅一百元，並按月繳納舖捐，其額數由五元至八九元不等，自民國二十三年廢除帖制，故當舖開業手續與其他商店相同矣。

營業最忙時期為每年春秋兩季，并端午中秋及新年等節。蓋時至春季棉衣無所用，故貧困之家多以棉衣質錢維持生活，或頂贖袂衣。至秋深時朔風漸起，又至更換棉衣之時，於是又以單袂衣服而頂贖棉衣。此一取一當則與當舖添若許

之忙碌。至於年節則因人民拘於習俗，多事鋪張，平日所當衣物用具必於年前贖出以備新年點綴，而貧困之家亦不惜典質衣物以飽口腹。早年每於臘月三十日更將營業時間延長至通宵（註一）。自近數年來雖除夕日當舖亦於下午六時即停止營業。蓋一則平日窘迫，至年底時多已當無可當，再則人民因生活日趨實際，雖至年節亦多不願過事鋪張，糜費金錢，稍行點綴，新年即可渡過，故無須典當也。

當舖所收物品大部以衣服被褥金銀首飾爲多，其他如各種古玩珠玉陳設鐘表等物亦無一不可質錢。大件物品如箱櫃棹椅等，凡當者皆係貴重木器。如當成堂貴重木器須先行通知當舖，派夥友前往看貨估價，如條件相合，再行運往舖中。近年國人生活日趨進步，如昔日之用手工者，今則改用機器。當舖因亦迎合一般心理，兼收大件機器，普通如打字縫紉等機器皆可，即腳踏車亦爲當舖所歡迎。故當舖不只與貧困之家以金錢之流通，即較高階級亦與當舖發生直接關係也。

每日營業情形。大概每舖交易由一百餘號至三四百號不等。平均約支三四百元（註二）。因交易號數多者，其每號大抵當本較少，故每舖所支多不相上下也。至當舖本身資金之流通，早年皆賴爐房爲之週轉，近年則皆與銀行往來，故一遇資金不敷時，則可向銀行承借，利息約爲一分五六厘之譜。此項借款，并無抵押物品，祇憑字號戳記，及經理之信用而已。

（二）營業手續（甲）典當時之手續。質物人將物品交明櫃上，由掌櫃鑑定物質價值，經雙方磋商同意，遂將質物名稱，抵押價值，報明帳棹，由司帳人填寫當票，并照寫於門帳（即當票之副本），標籤於小號（即質物之號碼），再由出納付給當本，并將所付之數目記載於實洋帳（即現金出納簿），其所質物品則用一號牌捆好，并將小號穿於一處，與其他質物放於一處，俟將上門時與帳房先生核對後歸號。按號排架，以備取贖。（乙）取贖時之手續。贖物人將當票交明櫃上，由掌櫃按照原當日期取贖日期參照望牌及計算過日口訣計算算出期限，再按照期限算清應收本利，將票面記一經手人之記號，由取當者將當票號碼當本數目等，抄入花取帳（即取贖登記簿），再從庫房將質物取出，與票面對明無訛，即由經手掌櫃將物品交與贖當人。該號當票及本利數目，由出納覆核，註明寫入實洋帳。其當票則俟晚間彙齊裝釘，以備司庫將

票與花取對照，藉免錯誤。最後則將當票及門帳按號註銷，鈐蓋取贖戳記。(丙)打當時之手續。質物抵押期滿而未取贖，例由當舖估價拍賣，謂之打當，打當時期多於春秋兩季(即二八月)，舉行之，近因市面關係，當舖資本不堪久墊，故亦有短期舉行者。至打當之期由包房接騰清帳將質物由號房取出，核對無舛，即分門別類，逐項載明號碼，品名，件數，寫於拆封帳(即打當用之賣貨帳)。通知各行商前往看貨標價。投最高價者為得標，開標後限十日內取貨，逾期不取，則由次高價者承買。如投次高價者不欲承買時，則可歸下次打當時另行標賣。賣出之貨則於騰清帳上加蓋賣訖戳記。

(三)帳簿票據 我國記帳手續，向不完備，當業所用之帳簿，則較為有系統者。本項所論，除典當應用之帳簿票據外，其戳記圖章及他行所不用之品，一并述之。

(甲) 帳簿

門帳之一頁

(當票號) (經手人) () (品)

(質)



門帳 即當票之副本。多為無線格白紙所組成，記載收受當品之名稱，號碼及當本數目。至取贖時則將號數註銷，鈐蓋取贖戳記。對典時亦以此為據，對典無訛，再加蓋查清戳記。經若干次之取贖及對典，此帳已逐漸騰清，故又稱為騰清帳，打當時即以之為根據。

花取帳 即取贖之登記簿。記載取贖當票之號碼及當本數目，每日結帳

時須與實洋帳收入當本相符。

釐清帳 門帳經多次之清查，逐漸釐清，故稱爲釐清帳。（見門帳條）

實洋帳 即現金出納簿。凡付出當本及贖取之本利均入於此帳。每晚必須與門帳及花取帳核對無訛，方能結帳。至時由正帳按取入利息及付出之總數，謄寫於龍牌，核算一日之出入，再將所得數目，繕寫於日清帳。（早年通用銀兩，故舊稱實銀帳）

日清帳 又稱日總帳。即每日出入流水帳。記載由實洋帳所核算之總數。每晚結帳所得，即一日之出納總額。

折合帳 早年通用銀兩，每日行市不一，由銀兩折合銅錢或由銅錢折合銀兩，均入此帳。結帳之差，亦爲盈虧之一部。（即新式簿記兌換損益帳之意）

拆封帳 即開標時之賣貨帳。每至開標打當，預將滿期當物分門別類逐項載明號數，品名，花色，件數等，詳記於本帳，以便各行商標買。

起貨帳 此帳與普通商店之售貨帳同一意義，惟專記打當時所標賣之貨而已。因當商只營典質業務，而非經營買賣貨物也。

月總帳 所有全舖之盈虧結算月帳，稱爲月總帳。

年總帳 全舖年終結算盈虧，稱爲年總帳。

除以上所述各種帳目外，如萬全帳，伙食帳，日用流水及各項雜記帳等，均與其他商店相同，不再贅述。

（乙） 票據

當票 即當舖收質物品，給與質物者之憑證，以作日後取贖時之證據。票面載明本舖之字號，地址，當票號數，質物說明（如名稱，花色，本質，件數等），當本額，利率，滿當期限，及質物日期等等。通常皆係極普通之白紙（即毛頭紙）所印，又準係藍字，故非常簡樸。票面除當品說明係用當業特有字體外，其他各項皆爲通常書法，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以

前，當本皆書幾兩幾錢，外加蓋現大銀元藉記。近者票面皆按國幣書寫。

失票 質物者如將原當票遺失時，須向當舖聲明掛失票。此種手續，必須覓殷實舖保證明，由當舖補發當票一紙，惟與原票格式不同，又因係補發遺失之票，故稱失票。上載補發之號數，質品名稱，花色，件數，當本額，滿當期限，原當日期，及補發日期。（亦有不寫原當日期者）。此種失票，因無印就格式，多用普通白毛頭紙書寫，故必須加蓋本舖字號戳記。

盜票 凡盜竊物品，往當舖質錢，被發覺而又被失主認明者，換以此種盜票，又因係倒換手續，故又稱倒票。此種盜票亦係白紙所寫，加蓋本舖戳記。票面上端書盜票二字，以下則按正式當票書寫。盜票及上條之失票皆與正式當票大小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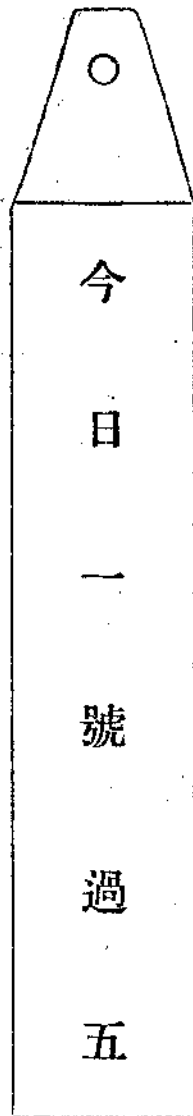
此外當舖所用之收據，打當時所用之發貨票，及其他一切票據，與普通商店無異，

（丙） 戳記雜項

當舖所用之日期，過帳，取贖等戳記及水印等，皆與普通商店大同小異。今將當舖特用之工具述之。

龍牌 龍牌即通用之大水牌，或特製之十二行水牌，上書本日以前之利息，架本及現存之總數，以及本日之進、取、利、當、用、出、現存、架本及共利之總數。每日結帳後照當日營業收支情形填好，以備參考。

過五牌



望牌											
辰	宿	列	張	寒	來	暑	往	秋	收	冬	藏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天	地	元	黃	字	宙	洪	荒	日	月	盈	辰
現	貳	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龍牌														
共	架	現	出還三槐堂本洋			用	當	利	取	進借三槐堂洋		現	架	共
利	本	存	五百元			貳十元	貳十元	五十元	壹百元	五百元		存	本	利
壹百元	壹百貳拾元	七百乙拾元	五百元			貳十元	貳十元	五十元	壹百元	五百元		六百元	貳百元	五十元

望牌 望牌爲記載月份，計算滿當月數之水牌。其格式如普通之大水牌，或特製之十二行水牌，分上下兩欄，上書廿四月數，每月有一代表字（普通用千字文中成句），可依次推換，用以記當物之月數，以便計算利息，多掛於櫃台對面，夥友一望可見，故謂之望牌。

過五牌 當舖舊習慣，凡當物至一月或滿期，皆有五日優待寬限，故用粉牌書寫某日過五字樣。如寫今日一號過五，即一號及一號以前所當皆已滿期又過五日也。凡過一月又五日者照例多收一月利息，如當品滿期後在此五日寬限內，尙可贖取，如過此五日，則不能贖矣。現改用半月一月制，過五之寬限已不適用。

(四) 當業術語

術語京市俗稱行話，通常又稱切口語(註三)，爲吾國商界習用之隱語。對於數目貨品及買賣條件各項恒用之爲暗號。有利用反切者，有縮去末尾一字者，有以他語替代者，類是多以避免外人稔悉爲目的，各行皆有，非獨當業爲然，但各行又恒有其專用之行話，故本節所錄皆爲當業專用之語，其與他行相同者，則不贅錄，每條簡明註解，詳細仍須參看各章。

(一畫) 入利 到期不贖，或在期內任何日先付清以往利息，謂之入利。

(二畫) 小號 即質物捆用之號碼小簽。

(三畫) 勾當 受質物品於滿期後，將帳簿上之號數註銷，謂之勾當。

及貫 打當時所得標價正及當本之謂。

日清帳 即每日之流水帳。

月總帳 即每月底所結之總帳。

止當候贖 當舖歇業之前，例不得收受質物，祇候當戶贖取以便清理，謂之止當候贖。在清理期間，亦可先行歇業，由他號代辦贖手續。

(四畫) 打當 每年定期將滿期未贖之品標價拍賣，謂之打當。

正帳 即會計，管理舖中一切帳簿金錢等項，亦兼管開寫當票。

失票 原當票遺失，當舖補發之票，謂之失票。

包紙 當舖預備大小紙章，以備質物者包裹物品之用酌，取代價，爲同人之額外收入。

打三的 爲正副事以下之職位，又稱三當家。

包房礎 即管包裹或首飾之夥友，首席稱大包房礎，次席稱二包房礎，以次照地位而稱。又有書爲包房大或包封大者。（疑礎及大均的字之訛音，封字則係房字之訛音）

（六畫）

地 吊也。北京銅元十枚謂之一吊。

冲金 爲當金器時寫票之冠首詞。無論何項十足金器，皆以冲金二字冠首，有謂恐有損壞預防將來賠償地步者，又有謂係預防抽換地步者，但若千年來當業之商業道德素稱高尚，從無任何弊端發生。據業典當者云，係爲便於寫票。因每於寫票時，例由掌櫃報明爲何項物品，花色及件數當本等，便以帳房先生寫票，帳房先生亦只聽掌櫃所報寫票，不必再行檢看物品，如掌櫃先報冲金二字，則知爲金器，其他詞句即可連續續寫下，如速記然。如先報油破二字，則知爲衣服也。

光板 爲當皮衣服時寫票之冠首詞。參看冲金條。

光銅 爲當銀器寫票時之冠首詞。參看冲金條。

先生 見帮帳條。

扣月兒 本月一日當，下月一日贖，扣足一月也。

年總帳 即每年底所結之總帳。

（七畫）

杓 即數字十之切音，如言杓地，則十吊也。餘數字倣此。

尾 即數字五之切音。

角 即數字九之切音。

肚號 捲好之當品除外面捆以小號外，尙於折疊衣服內放置號碼小紙，謂之肚號。如外邊小號偶有遺失，則仍有肚號可查也。

(八畫)

折合帳 記折合銀兩兌換之帳。即兌換損益帳之意。

奔 即數字八之切音。

帖 即當帖。

油破 爲當衣服寫票之冠首詞，參看冲金條。

東家 即股東。

門帳 即當票之副本。

拉架子 勾當物品註銷號碼後，由號房架上取出，謂之拉架子。

拆柳子 即打當時估堆拍賣之意。

拆封帳 即打當時開標時之賣貨帳

花取帳 即取贖質物之登記簿。

(九畫)

按 即數字二之切音。

姚 即數字一(八)之切音。

客房 即接待室。

架本 即舖內號房所存各當物之價值。

幌子 即營業標幟之意，當舖之幌子爲特製之巨大綉錢兩貫，懸之門外，下端繫以紅綢。

幫帳 或稱先生，幫同正帳管理一切帳簿，金錢，開票等。

(十畫)

庫 即塊字之切音，京俗稱銀幾元爲幾塊。

料 即數字六之切音。

破補 爲當衣服之冠首字。參看冲金條。

原壞 爲當衣服首飾珠寶玉器等以外之物(如鐘表機件等)寫票之冠首詞。參看冲金條。

換票 當品滿期無力取贖，可先將利息付清，另換新票，其滿當日期則由換票之日起算。如未滿期，在任何一日將以前利息付清，亦可換票。

徒弟 即普通商店之學徒。

倒票 見盜票條。

起貨帳 專記打當標實貨品之帳。

原扁化壞 爲當銀銅錫等器皿寫票時之冠首詞。錫亦有時寫爲鉛。參看沖金條。

(十一畫) 淡金 亦爲當金器寫票之冠首字。參看沖金條。

清票 將贖取之票照帳對號，謂之清票。

盜票 盜竊物品往當舖質錢，經失主認明後所換發之票。因須倒換新票，故又稱倒票。

望牌 爲計算利息及滿當期之用，由二十四個代表字(二十四個月之意，現改爲十八個月滿當)及月日等所組成，書於一木牌，懸之櫃台迎面，一望可見。

現票 本日當本日贖謂之現票。亦須納一月利息。

副事 或稱二當家，即副經理。與大當家共同管理全舖一切事務。

票頭 寫當票時之冠首詞，如蟲蝕，油按，光板等詞是。

票尾 寫當票末尾之字，如幾件幾事等。

掛號 凡贖取金銀首飾，珠寶玉器，例須先一日通知當舖，謂之掛號，因此種貴重物品皆存於銀行之保險庫，故須先一日通知。近已有當日可取者，想係自有保險之處。其本利須於掛號時付清。稍講客氣或認

清本票無何意外者，次日付清亦可。

頂贖 原當某物，贖時可不用錢，而用其他相當物品，如以棉衣頂單袂之類。頂即替換之意。雖當戶不用現錢，而當舖自己則須按一贖一當之手續作帳。

假珠 爲當真珠寫票時之冠首詞。參看沖金條。

掛失票 質物者將原當票遺失，須至當舖聲明，并取具殷實舖保，証原票遺失，由當舖發一失票証明之。

參看失票條。

頂月兒 猶言扣月兒。

(十二畫) 搜 卽數字之切音。

捲當 當舖將收質物品折疊入號房皮藏，謂之捲當。

硝石 爲當翠，玉，瑪瑙等物寫票時之冠首詞。參看沖金條。

掌櫃 卽站櫃夥友，專司受質及取贖物品。首席夥友稱首櫃或大堂櫃，又稱大缺，次席稱二掌櫃，餘做此。

貫五 打當時所得標價超過當本一半之謂。如當本十元，得標價十五元，則謂之貫五，如得十二元，則謂之貫二。其貫三貫四做此。

(十三畫) 鉛 爲當錫質物品寫票之冠首詞。參看沖金條。

潰爛 卽霉爛之意，亦爲當衣服寫票之冠首詞。與油破同。

過五 超過當舖每月給予當戶之五日優待寬限，謂之過五。

當字 爲當舖書寫當票之專用字體。於本章第五節專論之。

當家 或稱大當家，卽經理。爲全體最高級店員（如有總管則次一級）。負責管理全舖一切對內對外事務。

當票 卽當舖收受質物，給予質者之憑証，以作日後取贖之用。

過五牌 爲記載某日爲過五日寬限之粉牌。

過五頂月 如本月一日當，下月五日贖，言其一月當期又將及寬限之五日也。利息仍按一月計。

(十四畫) 敲 卽數字七之切音。

模 卽角之意。京俗謂幾角錢爲幾毛錢，模卽毛字切音。

號房 即存放質物之庫房。

對典 每年底由管庫者將所有收質物品提出，照帳一一核對。謂之對典。即普通商店盤貨之意。

對貫 打當時所得標價爲當本之一倍，謂之對貫。

(十五畫)

實洋帳 即現金出納簿。

廢銅 爲當銅錫器寫票之冠首詞。參看沖金條。

(十六畫)

蹀八角 係當家以下之夥友如當家或副事因公外出時例由蹀八角代理。此係額外職故小規模當舖則無之。

(十七畫)

學生 即普通商店之學徒。亦稱徒弟。

驟 即數字四之切音。

龍牌 爲記載出入款項當本利利息之流水牌。

虧折 打當時所得標價不及當本，謂之虧折。

總管 由東家專責一人領東，負責管理全舖及聯號一切事務。惟有聯號者有之。

(十八畫)

騰清帳 即騰清後之門帳。

騰 即錢(如幾錢幾分)字之意。

蟲蝕 爲當皮衣服寫票之冠首詞。參看沖金條。

(五) 當業用字

本節所論當業用字，非指當舖一般所用，乃專指開寫當票所用者而言。當票上所用之字多爲人所不識，再加以票頭之原破蟲蝕等不堪字樣，故人皆謂當舖有意爲將來或有損壞卸責之地步，然據經驗所得，當舖亦從未有若是不道德之行爲。或有謂當舖原爲監獄所創(見第一章)，舊日獄中囚犯例不許寫整字，故皆寫字之上半或偏傍，此則更無稽之談也。據業典當者云，此項字體之應用，純爲寫票時之方便，與節省時間，有當業速記之稱，并無有蓄意減輕保管責任，或抵換

之意。

考此項當字，乃係行書與簡寫之混合體，連續寫下，亦有一種符號加雜於內。如天之爲天（簡寫），四之爲の（行書），



當 字 譜 之 一 頁

棉之爲○（符號）等是。至於冠首之冲金，硝石等字樣，則爲開票時之方便。因掌櫃每作成一交易，例須高聲報明何項物品，花色，件數，當本若干，以便帳棹先生寫票。如先報冲金二字，則開票者即知爲金器，隨即預備續寫金器應寫之詞句，如先報硝石，則知爲翡翠，玉器也。此種字體皆爲師弟相傳，外人不易學書，故由學生升至正帳或

覆帳則已書寫純熟。最近一律改用元爲單位，故前之寫幾兩幾錢者，則改寫幾元幾角，但因廢兩改元爲近年之令，故此等元角字樣，則不如其他字樣之精熟矣。早年除物品說明外，其日期亦用簡字書寫。現時皆改用木質日戳，故較明顯多矣。

註一 早年各機關皆年底發放薪餉一次，率皆延至除夕夜十一二時，如至除夕夜薪餉尙無着落，則必須典買衣物，以渡年關

即或按時發放，則一般好虛榮者又必將平日所當衣服陳設等物贖出，以資點綴，故當舖於除夕營業須延至通宵始可土門也。

註二 此項數字專指每日純支當本而言，並無營業費或其他雜項費用在內。

註三 切口語即切音之意，爲商界所用之術語，俗謂之行話。切口語者乃係按正字切音而來，如不行二字切爲報息是。

第六章 當稅

當稅或稱帖捐，卽登錄稅之意。惟因典當在吾國爲大規模之營業，故與鹽稅等同劃爲國稅。攷當稅自創始至今雖不過二百七八十年，而其間迭有變更，茲分述其沿革及稅率於後。

(一) 沿革 我國典當業雖有悠久之歷史，但政府向不徵稅，至前清康熙三年(西一六六四)始由戶部規定當舖徵稅制度，按營業之大小徵收。是爲我國徵收當稅之始。當時所指之稅祇有正稅一項，迨後因有軍需籌款及海防經費等，遂於正稅之外更責令每舖領帖一張，另捐銀若干，謂之帖捐。康熙六年(西一六六七)立當行帖規制，凡民間開設典當者，均須呈請地方當局轉詳布政司請帖，按年納稅，奏銷報部。其因無力停歇者，繳帖免稅。民國以還，歸京兆尹公署財政廳徵收，嗣後政府以各地當稅皆爲地方稅收，獨北京一地當稅劃爲國稅，殊欠公允，故自十八年春改爲市稅收，歸財政局賦稅稽征所經征。自十九年四月因賦稅，牙稅及市政捐三稽征所合併，改名稅捐稽征所，故當稅又改由該所之賦稅股征收。二十三年取消當帖，於是當稅改與普通商店之營業稅同，由財政局徵收。

(二) 稅率 當稅稅率在初創時原甚輕微，年僅二兩五錢以至五兩。後因軍需浩繁，又於正帖稅之外加征帖捐以維單餉，故又稱當餉，視地方情形而定捐額，因此種係雜稅性質，與帖稅實不相同也。迨光緒十三年黃河決口，需款甚亟，故戶部又有預完二十年課稅之令，并准其按年扣抵。後因當商課稅甚輕，故由戶部奏請每舖按年納稅五十兩。迨民國後財政部厘定稅額，定爲每年納稅一百元，并繳帖捐一百元。每舖有效期間暫定爲五年，至期領換新帖。較之前清時頗有增加，并於納稅時認繳慈善捐一次，此外尙有自治公益等捐。自二十三年取消帖捐，一律改按營業稅征收矣。

附錄一 摘錄光緒辛丑年北京當舖規章

(一)本號東家掌櫃夥友學徒不准保荐兄弟子孫親戚人等，在各本號學徒，如其人果有資格，尙能耐勞耐苦，心地樸實，素無嗜好者，仍須圖號諸公出具切實考語，再查平日動作安詳，方准錄用，惟不准自己父兄輾轉託人謀荐本號，以免濫竽充數，紊亂舖規等弊，現在雖有數人，皆在外號閱歷十餘年之久，均係循規蹈矩並無驕傲習氣，況因庚子之變，用人在急，保一時權宜之計，業已先行聲明，以後不得援以爲例。

(二)長支牌欠一弊，最爲商家之害，古人云，內怕長支，外怕短欠，凡爲商受害之處，皆由此弊而生，各號各當舖友人等，往往在各聯號通融浮借，浮記情事，永遠嚴禁，如被查出，將借用出借兩家，按照犯舖規而論，切記切記。

(三)櫃上來有主顧，必須和顏悅色，不可因價值懸殊，以觸言推出，總以買賣成就，方爲生意，最宜言而有味，自然遠而來。

(四)櫃上不論事之閒忙，皆須在櫃靜守，不得往來紊亂，口角喧嘩，該諧戲笑，妄談閨闈等事，或與別處荐舉人位，務須向總辦商明認可後簽字蓋戳爲准，否則不准擅自作主，以昭慎重。

(五)前後櫃所辦銀錢各事，雖係一人承辦，必須再經一人核對無錯，方准開發，倘有一切舛錯，照章櫃上向不認可，均歸承辦並核對人量其責任輕重如數賠補，如有傷損櫃上物件，亦照此章辦理，既昭公允，且免疏懈。

(六)生意之道儉樸爲本，衣履服色，須按規矩，不可混穿匪類衣服，及花鞋瓣穗洋式縲帶汗巾，身上衣服擦抹花露水麝香水，并留孩髮一切婦女之態，均不准行，惟鴉片烟最爲中國之害，並好酒貪杯各樣賭博尤易悞事，及洋烟捲等物，我號一律嚴禁。

(七)現因各聯號人位衆多，所有紅白慶吊各事紛繁，須有一定之規，凡舖中東家本宅有喜慶賀壽之事，各號每家封分金二兩，喜幛一軸，若分居另過，照後章辦理，如本號掌櫃家中有事，按本號一家而論，如喜慶賀壽分金二兩，喜幛一軸，白事分金二兩，祭幛一軸，如不掛幛，改封銀二兩，此外各聯號，每家分金當十錢八吊，如本號夥友家中有喜慶賀壽之事分金一兩，喜幛一軸，白事分金一兩，祭幛一軸，如不掛幛，改封銀一兩，此外各聯號每家分金當十錢八吊，如

東家掌櫃諸同事及學徒，勿論紅白慶吊各事，如願隨分禮者，彼此封當十錢二吊，概不准多封，如號中學徒完婚自當叩拜師長者，酌量分送拜禮，多寡不在此章，如各號諸公，原有親戚故交，舊有來往者，由自己封送分禮，不在此章，如各號廚役雜夫剃頭匠，概不准封送分金，如各役家中有事，統歸本號封銀一兩，以上各章以出帖請客，或面請，或有知單而言，如不請客，分禮概不准送，以後各號照章辦理，不可格外應酬，

附錄二 北京典當業雜話

(一)北京典當相傳爲監獄所創，故門外皆裝安紅色木柵，以示紀念。相沿成習，至今猶有用之者，但多數皆改爲新式樓房，并於門外加裝鐵柵，攷木柵之用意，不外爲防意外之盜寇，然以近世之文明，木柵實無多少用處，只成爲當業史上一種紀念物而已。

(二)早年北京當舖於新年第一號交易，皆歡迎人以褲子來當，雖破爛之舊褲，亦可當得善價。祇要質物者所要價目不甚離奇，當舖決不爲難。蓋吾國舊日商人最重迷信，京人尤甚，以褲字與金銀庫之庫字同音，取其吉利。如新年第一號交易有以褲子來當者，則有金銀滿庫之吉兆，故可多當。因之每於新正開市，質褲者接踵摩肩，當舖有應接不暇之勢。入民國後，此種迷信早已打破，只以相沿已久，故新正開市，仍有以褲子來質者，但當舖方面，則無論何物皆所歡迎，因新年第一號交易，皆不願與質物者爲難麻煩，故無論以何物來質，仍可得善價也。

(三)清時，市面上無賴者常受人指使至當舖無理取鬧，以遂詐財之目的。由一人持破爛不堪之衣物，強質高價，當舖方面以衣物既破爛不堪，當然拒絕收受，彼乃百方糾纏，引起口角紛爭，仍無結果，則自出利刃，將陽物割下，擲於櫃上聲明質銀若干。彼時法律不備，當舖懼有禍事，故必託人說合，給以相當之養傷費，其數由二三百兩至千餘兩不等，此則視其舖之大小而定。彼俟事件說清後，即投入官中爲太監去矣，蓋先時彼等即有如此之準備也。但投入官中爲內監，亦非容易，此則專指有相當準備及勢力者而言，普通之無賴子則藉此以示英雄。民國法律以此等行爲屬於自傷詐財，應受相當處罰，故當舖因之受許多保障也。

(一) 當舖編有七言詩諷四句，但多爲外符不能索解之句，錄之如後。

東勝神洲烏押油

西牛賀洲驃土布

南騰部洲蠶吐絲

北巨虛洲骨重羊

(二) 每年元旦持算盤至舖中各處響打一陣，據云可打除穢氣。此則又係迷信傳說之一，因國人向以算盤爲辟邪之物也。

(三) 當舖收受大眾質物，負有很大保管責任，故連類禁及一切有害之物。在號房內禁說耗子(北京對鼠之俗稱)，并於每月初二十六二日爲祭祀耗神之期，至期全舖吃犒勞一天。按京都舊俗，商店於每月初一及十五日，作房於每月初二及十六日。皆吃犒勞一天。此或爲祭祀耗神之訛。或曰耗神乃號神(管號房之神)之誤。總之皆爲迷信行爲，姑俱存之。

(四) 北京有俗諺形容當舖戶以皮棉夾衣頂贖云：「皮頂棉，倒找錢，棉頂夾，倒找嘎，(錢之土語)，夾頂單，倒拐灣，單頂棉，須加錢，棉頂皮，乾着急。」

附錄三 嘉慶間皮貨價目

本篇所錄係嘉慶五年由皮貨店抄出，不知爲買價，抑爲賣價，每種價皆以張計，亦有按條或方計者，當另註出。再內中價目想有輾轉抄錯者。錄備研究物價者之一助。

旱獺皮	式錢	洋灰鼠皮	五錢
水獺皮	五錢	骨種羊皮	五錢
白麋子皮	三錢	寒羊皮	四錢
江獺皮每條	二錢	小毛羔羊皮	三錢
太平貂皮領每條	二錢五分	烏雲豹皮每方	五錢
狐尾每三個	五分	吉祥豹皮每方	五錢
燠黑貓皮	四錢	索倫灰背	一錢五分
灰鼠代款	七分	洋貂皮領每條	一兩二錢

火狐代款	壹兩六錢
火狐腿每對	四錢
草狐皮	一兩
西狄皮	三錢五分
草狐狄皮每方	五分
青狐鬍子皮	一兩
狐頭皮每個	五分
元狐皮	十五兩五錢
飛鼠皮	七錢
黑羔羊皮	一兩
老羊皮	三錢

國 藝 月 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海驢皮領每條	五錢
藏獺皮領每條	五錢
西狼皮	四兩
草狼皮	二兩
金錢豹皮	二兩
艾葉豹皮	七兩
紫貓皮	五錢
紫貂皮	二兩
大毛羔羊皮	四錢
湖洲猾羊皮	錢五分

古溫楊醫亞主辦龍江陳述先主編
國 醫 砥 柱 月 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材料豐富 學說新穎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編排醒目 印刷精美
風行中外 信用最著 定價最廉 出版準期

定價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砥柱月刊社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

——由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間之重大問題——

五 知

距今百年前之鴉片戰爭（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爲吾國歷史上最重大之轉變，史家多言之矣。紀載是役之書籍亦衆，最要最詳者，當爲吾國實錄，奏檔，及英國政府之藍皮書，與當時西報。他如夷務始末，通商始末記，中西紀事，英夷入粵紀略，夷舶入寇記，十三日備管記，撫夷紀略，咄咄吟等私人著述，或言粵東，或紀閩浙，多能詳述當時見聞，足資參考。惟各書之共同缺點，則多偏重軍事，或人事軼聞，於當時之政治，外交與夫社會民情，多未之記。故余於此僅以史料所及，略紀鴉片戰爭後之入城問題，而述其始末焉。

按廣州入城問題者，卽洋商得自由出入城市，閒遊街衢之謂，今日視之，誠屬不成問題之問題，然昔日中英雙方，皆持之甚堅，而皆有其必然之心理。在中國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爲觀點，而又懼其到處生事。在英人則以爲不以平等相待，有失尊嚴。實則彼此不明對方國俗，以至愈說愈僵，直釀成英法聯軍之役。故此一段史實（道光二十年—咸豐十年）一脈相承，皆係中英交涉，鴉片戰爭，不過僅其開始耳。

按入城交涉由來久矣，而其成議，見之正式公文，則爲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茲爲明瞭當時情形，先將彼時負責疆吏，記之於下。

兩廣總督

林則徐 道光十九年冬至三十年秋

琦善 二十年秋至二十一年春

祁 璜 二十一年春至二十四年春

耆 英 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七年冬

徐廣縉 二十七年冬至咸豐二年

葉名琛 二年秋至七年冬

廣東巡撫

梁寶常 道光二十一年秋至二十二年冬

程裔采 二十二年冬至二十五年春

黃恩彤 二十五年春至二十六年冬

徐廣縉 二十六年冬至二十七年冬

葉名琛 二十七年冬至咸豐二年秋

柏 貴 二年秋至九年夏（其間有離任時葉名琛會兼署）

當時既有外交，於是即分爲和戰兩派，主戰者，以林則徐爲首，而徐廣縉，葉名琛繼之。主和者以琦善爲始，而耆英，伊里布（江督）等承之。故交涉時，視其主者爲誰，遂有剛柔之判，入城之議，即耆英所訂定之約也。

溯自鴉片戰爭結束之後，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七月，締結江甯條約，其第二款，開放五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爲通商口岸，於是上海寧波各區，任聽外人往來毫無限制。惟粵民强悍，獨嚴番客進城之禁。（按鴉片戰爭以前，廣東對於洋商，有不許進城，不許坐轎，送來文書用稟等條，和議告成，中英文書平等，惟進城事未解決，作爲地方事件。）而英人之僑居城外互市者，又遠在乾嘉之前，據「通商始末記」及「粵海關志」諸書所載：康熙二十二年，海禁初開會設閩浙粵江四關以征商稅，可知清初於外人互市，尙含獎勵性質。嗣以外人雜居內地，教案紛起，雍正元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効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後又只准在廣州一處。於是自雍正至道光百餘年來

中外貿易，殆全限廣州一隅。爲之居停主其事務者，有「十三洋行」(The Thirteen Merchants) (當另文專述) 及「商館」(Factory) (粵人稱之曰「夷館」，又名曰「鬼子樓」)。然雍正三年(一七二五) 英人來粵者漸盛，以番錢，羽緞，嘩噤等物求五市。迄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地方大吏始明定章程，外人祇許居住夷館內，與十三洋行比隣。英人以咫尺城闕不能遠越，夙引爲憾。據英牛津大學波德利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所藏當時文件殘葉(由許地山羅家倫二氏抄回一部) 有數件頗可參考，且足資談助。一爲嘉慶時洋商八家同稟撫台謂：「行商惟圖私利，擅改章程，貨已銷售，不卽交價，有稽留夷商守候之弊。」批示謂：「查外洋各國夷船到廣貿易，每於夏末秋初進口，至冬季卽行揚帆回國，爲期不過四五個月之久。……凡夷人等水梢等所需零星什物，於「行館」適中之處，開闢新街一條，以作範圍，街內兩旁蓋築小舖，列市其間，以便就近買用，免其外出滋事。其新街及總要路口，俱派丁數十名把守，一切夷人行走，概不許越出範圍之外，其閒雜人等，亦不許混行入內。……」足見當時法規森嚴，不特不許外人出來，並且禁止華人進去。又英商噉所稟十一件事，第四件云：「我夷人爲身體怕有病，喜歡行走，到廣東不能進城，也不能到曠野地方活動，求大人查核，或准進城，或在城外指一個地方，或准騎馬，或准步行，我們就不生病了，」批示云：「查廣東人烟稠密，處處莊園，並無空餘地址，若任其赴野閒遊，漢夷語言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該夷等銅處夷館，或因倦生病，亦屬至情。嗣後應於每月初三十八兩日，夷人若要略爲散解，應令赴報，派人帶送海幢寺陳家花園，聽其遊散，以示體恤。但日落卽須歸館，不准在彼處過夜，並責成行商嚴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隨往滋事。」此次洋商所得巡撫允許，直至鴉片戰爭前，仍是每月出館兩次，到指定地區遊散，施之「喜歡活動」之洋人，誠所謂苦境矣。上述皆道光前洋商累次請求之情形也。

三

自道光二十二年，耆英簽訂江甯和約後，奉命入粵辦理善後，英方卽以爲言。二十四年耆調任粵督。翌年之夏，閩省

又有准許進城之例，英人復申前議，而耆迄未許之。是年十月，屆交還舟山之期，耆親赴香港，與英方交涉，英人直以入城爲互換條件，耆爲之大窘。蓋和約雖無准許明文，而自來又無不准之成約，不過粵人堅持之一種習慣。因懼激成民變，不敢許，又懼啓邊釁，不敢不許，此在當時，誠屬棘手。今讀道光東華錄及英政府公報，即知當時嚴重情形，茲略錄數條，以資考證。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七）

陰曆 陽曆 事實

十二，十五 一，十三 (1)耆英黃恩彤(粵撫)佈告，勸慰粵民勿拒英人入城，粵民不從。

十二，十八 一，十六 (2)耆英布告同意粵民拒絕英人入城舉動。

十二，二〇 一，十八 (3)耆英奏英人仍要求進廣州城。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

三，九 四，四 (4)耆英與香港總督德維斯(J. F. Davis)在虎門訂立草約，英人入城權無限期展緩，並規定英軍退出舟山後不得割讓與他國。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

二，十七 四，二 (5)德維斯要求耆英懲辦去年十月本年三月事件兇手，並擴展英人居住地允許英人入城。

二，二一 四，六 (6)耆英允英人於二年後入廣州城，英人可於廣州附近往來，以河南地方爲英人居住地，懲辦兇手，英船退去。

五，七 九，七 (7)香港總督文翰(Bonham)致書徐廣縉商入城事，徐復書不允，並云此事於英人不利。

九，十二 十，七 (8)英政府訓令文翰勿堅持入城，但英國代表及領事須有此權。

十一，二 十二，二八 (9)清廷諭徐廣縉開導英人勿固執入城之議。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

- 三，十四 四，六 (10) 徐廣縉拒絕英人入城。
 四，十五 五，七 (11) 以拒英人入城功，賞徐廣縉子爵，葉名琛男爵。
 七，六 八，二四 (12) 文翰向徐廣縉抗議拒絕英人入廣州城，謂如發生不幸，均須中國負責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

四，二三 六，三 (13) 英代表文翰至白河，向清廷抗議廣州拒絕英人入城事。

上表所舉，雖略中之略，然可見自鴉片戰爭後，中英交涉，波瀾起伏，事故雖繁，要以入城問題爲之骨幹，直演成第二次中英戰役(英法聯軍)，而主其事者，因耆英主和(當時言撫)，徐廣縉主戰，故外交方針，亦多轉變，今吾人觀其史實，和戰之旨雖殊，其不明國際情形則一，固不必崇徐而黜耆也。

按道光二十五年，耆英交涉退還舟山時，英人已允入城之案暫從緩議。然二十六年秋冬，及二十七年春季，廣州連發生英人被毆數事，於是入城之議又起。英人以兵艦泊十三洋行碼頭，要約多款，而粵民亦憤不可遏，聚衆數萬，將謀抵抗，耆英乃集同官會議，束手無策。時有革員黃恩彤(已革粵撫)趙長齡(已革運司)者，昔年皆隨耆英辦理和約，倚任極專，乃密陳曰：英人要約多款，若不盡許，恐難拒其入城之請，不如許以他款，入城則緩以兩年。此兩年中公阜內召，可置身事外矣。耆頗然之，蓋是時耆已拜協辦大學士之命，正謀晉京入閣辦事也。耆乃許其重要諸款爲租地建屋及拿辦滋事人等。英人覺其一切就範，入城雖暫緩，而有確期，遂又言歸於好。二十七年冬耆自請入覲，留京供職，上諭：「耆英安來京陛見，所有兩廣總督印務，及欽差大臣關防，均交徐廣縉署理矣。徐廣縉經朕簡用廣東巡撫，自應熟習機宜，慎辦理，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於是入城之議，由此遂定，禍患雖伏而耆則置身事外，果如黃趙所預計矣。(後十年英人陷廣州之役，檢得督署檔案，爲之逐譯，發見耆舊日奏章，多掩飾不實，深惡之。且鄙視其人。迨咸豐八年，聯軍犯天津，爭改草約，耆奉命與桂良花沙納赴津協議，求見英人，英人拒之。未及候旨，踉蹌回通州，爲王大臣論劾，賜自盡，結局如是。至趙長齡後開復原官，洊至陝西巡撫，黃恩彤雖仍交徐廣縉差遣，而廢棄終身，亦有幸有不幸也。因趙黃實當時和議謀主，故並誌之。)

四

耆英內調後，廣縉以巡撫坐陞總督兼欽差大臣，名琛以布政使坐陞巡撫。英人於二十八年五月間，即通告廣縉，謂根據二十七年耆英換文中約定，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爲進城之期。廣縉初即藉詞抵賴。時印度頗有爭執，英人不遑兼顧，用是擱置者數月。迨是年年終，印局稍定，英人又來提議，廣縉不得已，於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偕同督糧道柏貴，督標中軍副將崑壽，洋務委員伍崇曜等，（伍氏刻有粵雅堂叢書，時爲十三洋行行商領袖。）親赴虎門與港督文翰交涉。（按其時既不許英人進城，英方官吏亦不能在衙署相見，只可由總督以欽差大臣名義紆尊往就，或在城外十三洋行行棧相見，或在遠處之虎門及香港會談，耆英任內即已如此。）文翰於他事均肯通融，惟入城之期，堅以踐約爲言，不允讓步；並云此舉中外具瞻，有關英國顏面，倘慮華人滋事，願派軍隊相助彈壓；又云如廣東不接受此項要求，當開兵輪前赴天津質問北京政府，便道至上海南京，查看入城情形云云。施以種種恫嚇，其意不止擾京津，兼欲截斷漕運。廣縉計無所出，以六百里馳奏清廷請旨，原奏中云：「……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若止在廣東滋擾，尙可竭力捍禦，倘移江浙，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恐沿海難免風鶴之警。臣受恩深重，雖捐糜無所顧惜，惟值此支絀之時，再生枝節，上廑宵旰，爲臣子者，稍有天良，何敢出此。……一載以來，往返文件，當面辯論，實已智盡能索，依從排解，兩有所難。實在情形如此，並非敢稍存推諉也。總之進城一事；本係前督臣耆英與之約定甚堅。亦難怪其曉諭。……」等語。清廷旋降旨，准許英人進城，略謂：「天朝撫馭外夷，總以信義相待，彼國既重提進城之說，該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暫令人城瞻仰。」其時君臣懼怯之情，溢於言表。按道光帝本係有爲之君，且亦剛健，故喜聽主戰者言，然自鴉片戰後，外強中乾，既已暴露，遂不得不委曲求全，但無時不以雪耻爲念，觀其重獎徐葉，即可知其意旨矣。

是時雖不得已允許英人入城，而其間事機變化，英人終未能達進城目的，則實賴粵省紳民之力，在清廷與廣縉，毋寧謂出乎意料之外者。其事為何，即今所謂「國民外交」是已。當時粵省紳民之於英人，一爲「集中禦侮」，一則「停止貿易」。前者紳士許祥光主之，自廣縉自虎門回城，深知交涉無望，乃召集城廂居民，募兵籌款，旬日之間，得款七十餘萬兩，義兵十萬人。後者行商伍崇曜主之，由伍傳集各商行，凡與外洋貿易者一律歇業。許伍等並以粵紳名義，致函文翰，陳說利害。英人見衆怒難犯，乃張貼告示曉諭英商，謂罷議進城，安心貿易，一面照會廣縉，請求諭知行商，早日復業，於是一場風波，頓歸平息，而廣縉探悉民隱，又亟亟具奏清廷，謂「進城之請，萬不能從」，不願前言之自相矛盾，最爲可笑。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計畫，皆彼之指授，尤屬貪叨無耻。道光帝以喜訊之出於意外，遂不細察，大加讚許，硃批有云：「遠勝十萬之師，皆卿胸中之錦繡，幹國之良謀，嘉悅之懷，筆難盡述。」又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其應如何獎勵，並分別給與匾額之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欣慰之情洵出意外，於是封廣縉名琛子男之爵，賜粵民匾額。有清一代，以樽俎之勞，榮膺五等，如徐葉二人遭際之盛者，尙罕有其匹也。

是後廣縉以人心可用，英人易與，漸露驕盈。凡英人之交涉，皆一律拒絕。英人無奈，乃馳赴天津向北洋諸臣函問，請代達清廷。而南北疆吏，朝中大員，以無與外國使臣通信之例，仍屬其回粵與徐商議。迨洪楊事起，廣縉調督兩湖，名琛繼任粵督，更驕倨木強，好大言，並自負，於外人交涉、公文，皆置之不理，或僅批數言，卒釀成英法之役。綜其事實，實以入城問題，與二十年間兩次戰爭相終始也。

本篇重要參考書

- | | | | |
|------------|-------|-----------|-------------|
| 籌辦夷務始末 | 通商始末記 | 道光朝雜記(稿本) | 函呈文書達衷集(卷中) |
| 中西紀事 | 道光東華錄 | 英吉利廣東入城記 | 徐制軍奏稿 |
| 英夷入粵紀略(稿本) | 撫夷紀略 | | |

道情

魯 仁

元楊朝英陽春白雪有云：「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所謂唱者，即是歌詩。後世的戲曲，此實濫觴。

最早的歌詩，要算皇娥白帝二篇。但沈歸愚說是王嘉偽撰，所以在他選的古詩源裏，屏而不錄，以帝堯時的擊壤歌爲始。而袁子才又不以此說爲然，其詩話云：「不知堯之時，安得有木壤，果有之，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其懷疑之點，蓋在「木壤」之有無，間接的即是疑心擊壤歌不是堯時的作品。按木壤之制，見太平御覽卷五八四引周處風土記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卽童少以爲戲也。堯時有八十九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困學紀聞卷二十云：「木壤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這種玩法，頗類舊日北京兒童的「打瓦」。而袁氏以爲堯時不應有此，更說風土記是宋人僞作。然文選卷二十六謝靈運初去郡詩有云：「卽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唐李善注除引風土記之外，更引論衡之說。大約擊壤的失傳，最遲要在漢代，雖在漢以前未一見於詠樂，而不能卽確定其時必無其物。況且擊壤歌的詞句，一派醇樸，並無雕琢，足表現出太平景象的真情。縱使此歌爲假託，還不失儒家唱理的旨趣。

道家唱情，亦是歌詩的支派，也叫做黃冠體。據嘯餘曲譜有新定樂府十五體名目，其三曰「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餐霞服日之想，名曰道情。」舊日北京市裏在二三月以至六七月間的夕陽將落時，往往有獨行的道士，在里

巷中來往唱曲，一般人都呼他作「唱魚鼓曲兒的」，實則即是唱道情曲也。

普通唱道情的都用魚鼓簡板相隨，燕北閑人著的兒女英雄傳裏有一段描寫：

原來是個道士坐在緊靠東牆根兒，面前放着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凳，那板凳上坐着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看場兒的，正拿個升兒給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有三百零錢。老爺看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纓道笠兒，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把那笠兒戴的齊眉遮了太陽，臉上却又照戲上小丑一般，抹着個三花臉兒，還帶着一圈狗蠅鬚子，左胳膊上攬着個漁鼓，手裡揷着副簡版，却把右手拍着鼓，只聽他扎嚇嚇，扎嚇嚇，扎嚇嚇，扎嚇嚇，扎嚇嚇，在那裡等着攢錢。

胡懷琛先生中國民歌研究說道情是乞丐之類唱着賣錢的。而嘯餘曲譜既說道情又稱爲黃冠體，可知這本是道士所唱的了。但他們所用的鼓兒，據說是用魚皮做的。有的說是應該叫「魚鼓」。明臧晉叔元曲選裏幾齣道家故事劇，則又寫作「愚鼓」，姑舉二例：

一 馬致遠撰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雜劇第四折正末唱水仙子「……則我是呂純陽，愛打的簡子愚鼓。」

二 范子安撰陳季卿誤上竹葉舟雜劇第四折「列御寇引張子房葛仙翁執愚鼓簡板上」

兒女英雄傳裏則作「漁鼓」，元人雜劇也有此例，如谷子敬撰的呂洞賓三度城南柳第四折「正末背劍打漁鼓簡子孤公人各改扮衆仙上。」可是魚漁愚三字究以何者爲是？關於此點，應先研究道情曲的本身。

最初道情是怎樣，胡懷琛先生以爲現在無從考究了，但我們從竹葉舟雜劇裏的科白和幾闕詞曲，略可窺見其意旨，其文如下：

列御寇引張子房葛仙翁執愚鼓簡板上詩云，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燈火洛陽塵，百年一枕滄浪夢，笑殺崑崙頂上人。貧道列御寇的便是，因爲純陽子要度陳季卿，央貧道和張子房葛仙翁三人勸他入道，只他塵心太重，一時不得回頭，那純陽子顯其法力，另做一個境界，與他看見，必然省悟了也。如今陳季卿尙未來，我等無事，暫到長街市上，唱些道情曲兒，也好警醒世人。張子房云，如此最好，仙長請。列御寇唱：

「村裏逐鼓」我這裏洞天深處，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則待埋名隱姓，無榮無辱，無煩無惱，你看那蝸角名，蠅頭利，多多少少，我則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睡直到覺，呀，蚤則似刮馬兒光陰過了。

「元和令」我吃的是千家飯，化半瓢，我穿的是百衲衣，化一套，似這等粗衣澹飯且淹消，在天公饒不饒，我則待竹籬茅舍，枕着山腰，掩柴扉靜悄悄，歎人生空擾擾。

「上馬驢」你待要名譽興，爵位高，那些兒便是你殺人刀，幾時得舒心快意寬懷抱，常則是焦蹙損兩眉梢。

「勝葫蘆」你則待日夜思量計萬條，怎如我無事樂陶；我這裏春夏秋冬草不凋，倚晴窗寄傲。杖短筇凝眺，看海上熟蟠桃。

列御寇云，這道情曲兒還未曾唱完，純陽子蚤來了也。張子房云，我等且退下一壁者。下。

從這裏可知道士唱道情曲兒，在長街市上往來，元代是很流行的。其用意原是警醒世上愚人，並不是賣唱。而鼓兒簡板，雖似是唱曲時的伴樂和節拍，實含有暮鼓晨鐘的警惕作用。所以鼓的名堂，似乎以愚鼓爲是。而魚漁二字，則是同音的訛寫。

道情曲的曲本，像前引竹葉舟的例子，因爲受了詞牌長短句的限制，所以不能即認係元代道情曲的典型。明人的著作，如歸玄恭遺著裏所載的萬古愁，也叫做道情曲，其詞甚長，茲錄前三段以見其概：

混沌元包，卻被那老盤皇無端囉唆。生刺刺担兩丸金彈子，撮幾粒碎瓊瑤，云是鳥飛，兔走，五嶽也山號，並註幾條兒蟻蛉，挖半掌蛙岑，道黃河九曲來天上，江漢千支入海潮，弄這虛構。

那老女媧，斷甚麼柱天蠶。那老巢氏，駕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包羲，畫甚麼偶和奇。那不知味的老神農，嘗甚麼卉和草。更可恨那惹禍招非的老軒轅，彌天擺下魚龍陣，匝地掀成虎豹韜，遂留下把萬古殺人刀。

笑笑笑。笑那成天平地老唐堯，怎不把自己丹朱兒教導。笑笑笑，笑那封山潛水老虞姚，終日裏咨益稷，拜皋陶，命伯禹，殺三苗，會玉帛，舞簫韶，到頭來只落得湘江淚雨悲新竹，衡嶽枯骸葬野蘆。試向九疑山前聽杜宇，一聲聲不如歸去唱到曉。

從這幾段看來，好像是在發牢騷，並不是警喚世人。鄭板橋全集裏也載有道情十首，前面有小序云：

楓葉蘆花並客舟，煙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消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世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看這篇小序，已經和元曲竹葉舟第四折很相近。且再讀其辭：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莽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

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砍柴。捆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坎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兔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頽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香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袂巾。襪鞋布襪相斯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拿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聞說道懸崖結屋，卻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村塾蒙童。

儘風流，小乞兒。教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竹外斜陽已早歸。殘羹冷炙餽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

掩柴扉，怕出頭。翦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暮鴉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詞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五國相兼併。文章西漢空陳跡，金粉南朝賸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

可嘆龍蟠虎踞，儘消磨燕子春燈。

弔龍逢，哭比干。美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蕙草與人謗，七尺珊瑚只有殘。孔明枉作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驚懦頑。四條弦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批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高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這首詞極與黃冠義意相近，這或就是原來道情曲本的模型，也未可知。兒女英雄傳裏的道情曲，也有小序，其序云：

錦樣年華水樣過，輪蹄風雨暗消磨，倉皇一枕黃粱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癡癡人，醒來一場繁華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無非喚醒癡聾，破除煩惱，這也叫做只得如此，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聊當一笑。

這段小序，的確不俗，再看他的曲本云：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遊絲萬丈飄無定，謫幾句盲詞瞎話，當作他暮鼓晨鐘。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糊塗帳。六朝金粉空塵跡，五代干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抵多少寺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

最難逃，名利關。擁銅山，鐵券傳。豐碑早見磨刀慘。馱來惹草冤難雪，擊碎珊瑚酒未寒。千秋最苦英雄漢，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般便是擎天柱。春祈秋報香三炷，飲蜡斂齋酒半壺。兒童鬧擊迎年鼓，一家兒呵呵大笑，都說到完了官租。

儘逍遙，漁半樵。靠青山，傍水坳。手竿肩擔明殘照。網來肥鱖搗薑煮，砍得青松帶葉燒。銜盃敢把王侯笑，醉

來時狂歌一曲，猛抬頭月小天高。

牧童兒，自在身。走橫橋，臥樹陰。短簑斜笠相廝趁。夕陽鞭影垂楊外，春雨笛聲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隱。日西煙歸家晚飯，稻粥撲鼻香噴噴。

羨高風，隱逸流。住深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閑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傲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渾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裏春秋。

破愁城，酒一盃。覓當爐，酌舊醅。酒徒盡奪人間幸。卦中奇耦閑休問，葉底枯榮任幾回。傾囊拼作千場醉。只怕你天驚石破，怎當作酣睡如雷。

老頭陀，好快哉。鬢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鬚眉在。菩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臺。蛤蜊到口心無礙。俺只管薙鋤煩惱，沒來由見甚如來。

學神仙，作道家。踏芒鞋，縮鬚拳。葫蘆一個斜肩掛。丹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頃刻花。隨緣便是長生法。聽說他結茅雲外，却叫人何處尋他。

鼓聲敲，敲漸低。曲將終，鼓瑟希。西風緊吹啼猿起。陽關三疊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傷心淚。收拾起浮生閑話，交還他鼓板新詞。

這番閑話，君聽者，不是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吞明滅。俺則待唱着這道情兒，歸山去也。

這篇曲本，雖是完全模仿鄭氏，而字句清新，却也瀏亮動人。按兒女英雄傳的著者，原題燕北閑人。據馬從善的序知是咸同間文獻仙先生康所撰。其序略謂：「先生爲故大學士勳文襄公保次孫。以質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淹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託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有。……」這篇道情曲雖是仿作，然其描畫唱道情的景況，却是寫實。不過筆者兒時所見到的，祇是在巷中賣唱，並不是像他說的那樣「拉場子」。唱的曲兒在當時也只覺得熱鬧悅耳，今已不記得唱的是甚麼，但絕

不像這樣文雅。近十數年來再沒有見到這路賣唱的道士，如今更了然這原是道家感化愚人的工具，遇到時很想要問他一聲唱醒了多少人呢。

拳亂前之小站試技

醒

拳亂之前。有在小站新建陸軍試技事。王伯恭蟻廬隨筆云。「乙未之冬。程軍門文炳營中有自稱善符呪能避鎗炮者。項城方創新建陸軍於小站。聞其名。向程乞之。謂將聘爲教習。程曰。此雖有小驗。特兒戲事耳。恐不足以臨大敵。項城請之益堅。程君乃遣應其招。初至。以手鎗試之良驗。聚諸將試之皆無傷。軍中驚以爲神。項城待爲上客。問授自何人。則以某仙某佛對。並言同道數十人。散布各處。將廣收門徒。以備蕩滅洋人。項城大喜。謂當遍請賓客。同觀奇技。果始終無誤。擬請大府據實奏聞。必可恩賞官職。以壯聲威。其人亦喜躍歡忭。項城因普請津地大小文武各官往小站赴會。到者百有五十餘人。有一客勸立手狀。設或身死勿論。並覓保結。索諸各營。有與同鄉而兼遠親者一人。令之作保。隨命三十人持後膛鎗向之開放。轟然一聲。其人倒臥於地。客愕問所以。項城曰。此詐耳。決無妨。呼人視之。返曰。目尙未閉。面有笑容。項城曰。何如。已而仍臥不起。再呼人視之。又返報曰。口角流血矣。命解衣驗之。則胸腹凡有十七洞。人實死矣。衆賓皆起。項城亦無他語。酒罷賓客悉散。項城以五百金畀其鄉人。爲之棺斂。而恤其家焉。旋有人謂此乃八卦教之餘黨。嘉慶朝奉旨嚴禁者。項城乃求得其全案讀之。始悉其源委。故後來項城爲山東巡撫時。陳奏義和拳事。較他省爲詳。丙申正月。吾應宋祝三之招。道出天津。正值小站請客驗閱之後。一時傳爲笑譚。何意三四年之後。津沽盛傳義和拳之氣勢。直若中風狂走不可遏抑者。寔非怪事。」言之頗詳。亦關於義和拳一役之史料也。惟言會閱之前曾試以手槍良驗。似尙不無可疑耳。

庚子詩鑑 (三)

龍顧山人

王鵬塚指節樓濱。姑息幾令誤致身。子解殉親臣殉國。河山碎後見完人。

津城陷時。裕督初不欲行。鄭鎮軍灼三強負以出。行數里。圍人始牽馬追及。於是並騎至北倉。居民家草屋中。筆札待理。則覓村學究暫任之。裕日以小槍自隨。鄭恐其身殉。朝夕不離左右。一日報敵人來攻官兵已退矣。裕令鄭出視確否。鄭甫及外室。即聞小槍聲發。裕已自擊倒地。須臾而絕。遂草草殮之。裕子熙元。爲國子祭酒。京師陷。亦殉。

登陣猶有老鵬橫。三日相持未息兵。不死陣前死階下。蒼頭遺恨料難平。

拳匪聞見錄有云。管某者。爲馬景山部將。分統三營。當津城南面。與洋兵鏖戰三日。因無接應。退謂馬曰。吾力已竭。請別遣代者。俾兵士少休。馬曰。戰事方

殷。焉能休息。仍促往督戰。管憤甚。出怨言。馬怒。大呼曰。謂我不能取汝頭乎。起拔壁上刀。一舉手。管撲於地。遂殺之。

未掃天攔隕將星。北倉月暗夜潮腥。囊金終脫兇頑手。殘客歔歔話驛亭。

北倉失守。統領蔣遇春陣歿。先是。蔣以八百金託幕客吳韻濤携以出。吳慰北倉客舍。遇其友張某。因共棲止。夜聞我軍敗退。急整衣走。張勸其棄金。吳曰。蔣公所餘止此。吾安忍以顛沛棄之。中途走相失。吳冒險出北倉。驟傷車毀。其人幸無恙。途中屢遇拳匪。縛而欲殺者數矣。金竟不失。卒訪蔣眷屬於滄州。悉以歸之。若吳者。不負死友。亦古之人哉。

衆醉原知直道難。海城遺壘潑波寒。一言決戰身拚殉。莫謂孤臣有兩端。

海城李鑑堂督部。在官有清節。時方巡視長江。與聞東南互保之議。尋率師北上勤王。東南大吏方望其建言息兵。及抵京。端剛等又迫使主戰。難於左右袒。乃奏言今日事終歸於和。然必先之以戰。遂督師出。與聯軍戰不勝。欲再舉。而師又潰。退至通州。自盡。蓋逆知其策之不能用。故拚一死報國也。

朱鳥招魂碎竹哀。陣前如聽唱檀來。晉軍同挫齊軍潰。淚墨荆門盡史材。

荆門蔣則先刺史楷。嘗佐李鑑堂戎幕。有詩哀之。中云。七月壬子成師出。聞道楊村已前失。麾兵直向敵來處。敵軍已據河西務。癸丑甲寅鋒屢交。先鋒左軍當前茅。晉軍同進同敗退。陳書未戰先魂消。丙辰齊軍猶備戰。先鋒左右軍不見。通州城下方不支。通州城上揚白旗。觀其所述。則李軍尚非望風奔潰者比。異日資補史也。

風義堂堂兩幕賓。河西歸骨脫兵塵。平生氣節心期在。把臂居然德有隣。

是時佐鑑堂幕從殉者。有二人焉。一爲王梅岑編脩廷相。嘗官御史。以言事回原衙門行走。庚子時佐其軍。聞鑑堂死耗。尋其尸。至河西務。痛哭投水死。其子履豐。救之不及。亦投河。遇救以免。事聞贈編修五

品卿。賞履豐主事。一爲味春侍衛鍾祺。漢軍馬氏。襲一等子。官二等侍衛。嘗佐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幕。鑑堂奉命巡閱長江。辟入幕爲助。從入都勤王。及鑑堂卒。以禮殮之。歸其櫬京師。次日京師陷。亦自縊以殉。事聞。贈頭等侍衛。優卹。

鶴列騰騰去不還。驚傳墨騎出神山。兜鍪別進匡時策。亟遣犀軍破水關。

時聯軍任前鋒者爲日本兵。大沽北京間鐵路電竿爲拳匪拆毀。日軍節節前進。次第脩復。而京朝中懵昧如故。武臣某於召對時謂使館久不下。由於專用陸戰。亟宜選調戰船。力攻水關。出其不意。必奏奇捷。都人傳以爲笑。黃石孫太守丈有詩述之。

喊殺聲高雜礮聲。秋衾夜夜夢魂驚。鬼車叫處陰雲黑。環擊難分前後營。

都城入夜礮聲不絕。皆董軍攻使館所發。洋兵以逸待勞。每值陰雨之夜。輒出疑兵擾之。董軍前後營自相環擊。伏尸縱橫。皆袍澤也。見書船庸談。

捉車無奈隴軍驕。列肆傭徒散似潮。手傘肩包人過盡。西風菜市晚蕭蕭。

董軍初皆駐內城。至七月初旬。忽撤其半。分駐城南。挨戶搜索車馬。不堪其擾。各商肆之傭保學徒。各遣

歸鄉里。雨傘肩包。數里間絡繹不絕。菜市攤肆亦停止。咸知事變在旦夕間矣。

徒步無由赴紫宸。眼前金虎隔宮隣。絕憐清切黃樞地。待直朝來只一人。

是時朝官軍馬多被掠。事急時。前三門掩閉。別遣八旗兵扼守。內外交通竟絕。樞僚居南城者。皆不得入直。故聖駕西幸之日。在直漢章京只鮑太守心增一人幸得扈從。

飄泊金輿付夢談。天門晚出見戈鋌。絲綸閣下三千牘。函鐵曾師鄭所南。

有供事內廷者言。是日同事到者只三人。聞兩宮西幸。急將重要公件掘地爲坎壅藏之。至正陽門不得出。各街口已有洋兵扼守。遂繞道出平則門。至白雲觀。回望大城中。火光燭天。沿途男女逃難者。擁擠於路。東望齊門集騎兵。長橋密樹隱紅旌。瓊華信礮無消息。但聽城磚霹靂聲。

都城登陴者言。聯軍陷京之日。遙見洋兵廿餘人。於齊化門外大橋。架巨礮攻城。橋東樹林中。隱有兵卒。每發一礮。城上磚木坍塌。作霹靂聲甚巨。攻至日夕。洋兵撤去。城樓已殘毀不完矣。國初於瓊島上置信礮。有警發之。則八旗兵皆入衛。今無知此故事者。

無復軍書夜刺聞。曉來荆陌動征鞞。都人遙見纏頭入。猶道師來自隴西。

聯軍入永定門者。以印度兵爲前鋒。都下先有馬安良率回部入衛之說。至是見印度兵以花布纏頭。則相語曰。馬安良回兵來矣。直至聯帥瓦德西出示安民。始知城破。於是又有謂爲西洋回者。

烈燄光中萬怪馳。燒香聲斷礮聲移。叩關不是王孫報。外事深宮那得知。

城破之夕。城南居戶。聞往日礮聲在東北者忽移向東南。較常時尤烈。升屋遙望。內城火起。凡十數處。皆拳衆所爲。前此每夕必有拳匪結隊高呼燒香。至是頓寂。貝子溥倫夜叩宮門。報知警耗。兩宮遂決出走。矯詔徵聞戮虎臣。綸音待布迫蒙塵。若教唱到符鳩曲。民氣三河恐未馴。

是年七月二十一日。有旨。梅東益前在滄州戕殺義民。殊堪痛恨。著卽行正法等語。未及頒布。而次日京城不守。事遂寢。滄人之於東益。倚之若長城。親之若父兄。此詔若布。必至激變。其不及行者。大局之幸。非東益一人之幸也。

仗施慷慨扼重氛。礮石橫飛斷陣雲。一齒付歸心早決。天門屹立故將軍。

賽夏將軍色普徵額。宿將也。先後從瑞相僧王征捻。轉戰南北。智勇過人。由副都統擢賽夏將軍。未赴亂作。奉命守西華門。又調守正陽門。逆知城必不保。以一齒付僕。致其家。俄而聯軍至。發巨礮轟城。與守陣將士俱中礮死。亂後求其尸不得。遂以齒葬。事聞。贈太子少保。予諡壯恪。

蘭鈞幾輩效登陣。鐵騎來時偃戰旗。最痛燔琮歸一燼。松巖奇烈幾人知。

松巖將軍延茂。由進士部曹歷官至黑龍江將軍。嘗建議興學校。儲使才。繪方輿。攷險要。皆當務之急。上嘉納之。庚子之役。與弟延芝同守安定門。城陷。兄弟俱殉。將軍妻李氏。延芝妻唐氏。延蘭妻董氏。延泰妻李氏。延衡妻李氏。延蕙妻陳氏。及延芝女二。延蘭女三。凡十二人。皆從將軍引火自焚。事聞。悉予旌卹。予將軍諡忠恪。卽其殉難之處建專祠焉。旗幟千家蟹字橫。義民棄甲各逃生。六街傳徧新文告。年號前頭一字清。

各國分轄京師。凡居戶皆頒給西文旗幟。於門外懸之。其安民告示由聯帥瓦德西署銜。仍用光緒年月。上有清字。不加大字。紫禁城各門。禁外兵不許擅入。傳聞西狩賦車攻。倉卒微行宿衛空。終古馬嵬

同此恨。無情宮井葬春紅。

余於六月初旬出都。其時宮中卽有西幸之說。榮文忠知事機危迫。且密括各路車輛數百於保定待命。及京師陷。兩宮倉皇出走。僅得賃市車數輛。帝侍太后乘其一。后率大阿哥乘其一。餘車宮眷分乘之。貝子溥倫扈從。將出宮。太后召珍妃至。曰。國難至此。勢無苟全。盍速自決。妃曰。婢子從太后耳。率太后衣跪泣。太后益怒。卽命太監崔玉桂推之井中。上飲泣。不敢置一詞也。曾侯爵太史賦落葉詩多首。託名爲閨人所作。金錢孫王燕泉各賦宮井曲長古。皆紀是事。出蹕先經萬壽園。烽烟催發黯銷魂。療飢携得殘餚餌。愁憶承平玉食尊。

兩宮出西直門。先至萬壽山頤和園。方治食。且檢點細輦。忽警報至。倉卒復行。檢篋中尙有餽餽數匣。遂携之。途次乏供億。頗得力於此。董綬金書船庸談云。是日遲明至頤和園。令熬粥未熟。忽訛言聯軍追及。乃復發。途中僅得燒餅麻花充飢。與余所聞小異。列仗攔街盡外兵。御門傳說帝行成。請留倘得東朝許。拭目中興屬聖明。聯軍入京。各街市皆有西兵立仗。外城謠傳德宗御門見各使。已定和局。固屬市井之談。然余聞事急時。

德宗嘗請太后西幸。己任留守。萬一得請。則由德宗親政。與各友邦提携。銳行變法。未必不成中興之局。一誤再誤。豈非天哉。

殘團擁蹕尙揚旗。七貴甯容諷諫辭。車後侍中濺碧血。可憐姓字只傳疑。

兩官出走。端邸聞信。帶拳追及。卽扈衛同行。拳衆在途。搖旗吶喊如故。訛言洋兵將至。旗員某言。旗幟爲人集目。蓋暫偃之。拳衆怒。目爲奸細。并其二僕刺之。其人姓名不傳。或曰。京旗副都統也。

仗戈辛苦護珠鞍。戎馬關山步步難。手刃豺獮清蹕路。嶄然風力一材官。

車駕至沙河。甘肅布政使岑春煊勸王兵迎護。自是西去。皆岑部甘軍扈衛。途遇潰兵來犯。材官林泰清步行。手刃其一。餘皆竄去。由是沿途肅然。見汪仲虎庚子紀事詞注。

路出居庸避彈馳。一車內外有安危。播遷倍覺君王重。止孝天心亦止慈。

江安糧道胡延先官西安守。督辦行宮供億。爲西安宮詞多首。有云。播遷倍覺君王重。翼蔽方知聖母慈。注謂駕出居庸。上在車內。慈聖坐轅上。突飛彈四起。上固請易位。慈聖曰。帝繫宗社重。余老矣。殆無妨

也。蓋當日閱宮監追述者。

漸經貫市到懷來。令尹迎鑾廡舍開。終是候門知禮數。翟禴跪進傍妝臺。

兩宮行抵懷來。知縣事者爲吳漁川永。會惠敏侯塔也。迎入署。太后與帝后宮眷等。卽止於內署上房。出其夫人衣飾進御。趙坡隣爲漁川賦懷來行有云。三間廡屋住東西。六校軍屯護前後。漣沱豆粥速臣工。舊繡天吳進妃后。語皆紀實。時兩宮在患難。深諒供億之艱。而奄寺輩氣餒猶橫。賴太后訓諭之乃定。

屬車狼狽擁紅巾。無復千官拜路塵。北去依依宜府月。漸看星斗備鈞陳。

懷來以西。經宣化大同。卽前明武宗游幸處。明代嘗置宣大總督。兩宮由此西巡。車騎兵衛。以次漸集。翟文慎回鑾篇。追述其事。所謂顛沛至懷來人馬略駢闐也。

藩臣北衛入關門。詔令前驅負弩奔。倚馬少年才十倍。飛書忙似趕烏墩。

岑雲階督部。時任甘肅。議裁綠營。而餉不濟。兵圍藩署。勢將激亂。張堅白佐其幕。爲解圍計。勸其北上勤王。自蘭州晝夜騎馬疾馳。凡十八日而至都。榮文忠命在居庸候駕。迨兩宮至。卽命岑前驅。預飭地

方官備供應。途中泄戎治贖。皆堅白一手佐之。有時馬上具草。趕於前站呈進。厥後岑力保之。謂其才勝臣十倍。由此。趕烏墩者。隨扈樞僚草詔。欲自見捷才。趕至腰站進閱。與此適相類也。

翠華漸近晉山河。啼鳥如聞帝奈何。傳徧興元哀痛詔。淒涼豆粥話滹沱。

兩宮途次有詔以播遷始末布告天下。素衣將敝。豆粥難逢。卽詔書中語也。時樞僚隨扈。只鮑太守心增一人。此詔卽出其手。大樞王文勤奔赴行在。於中途追及。亦隨駕入晉。先公追述樞廷諸老軼事詩。所謂七十老翁抱印趨行在也。軍機處銀印。存於大內。每出巡則由兵部沿途齎送。是役由文勤齎往。亦出權宜。異言鴉突犯鑾輿。授首應知罪有餘。太息公卿雞狗賤。輸渠姓字見綸書。

駕至介休所屬之義安村。突有義和團頭目郭敦源。直闖御前。指上爲二毛子。欲遮留聖駕。扈從衛軍亟捕之。訊明係拳目不諱。有詔卽於其地正法。介休令陳日梯。坐縱容拳匪革職永不叙用。詔書中但云異言留朕衝突儀仗而已。

太行佳氣接天浮。暫引金輿駐節樓。風鶴又催千騎去。徐溝道上過中秋。

兩宮抵晉。以巡撫署爲行宮。貢院爲軍機公所。隨扈臣僚散居於官宅民舍。一切規制。悉從簡陋。會聯軍又自保定西指。或云西人涎晉省之富。有所覬覦。或云因晉撫毓賢仇教慘戮。將圖報復。皆臆測之辭。消息既緊。兩宮乃復由晉入陝。余是時奉繼妣避地太原。以中秋後二日南歸。途經徐溝等驛。皆翠華曾經之蹕路也。

彈蕉尺疏動天閣。功罪何勞仗劍論。郊甸誰令君父辱。此中憤懣正難言。

劉幼雲學使。有疏劾毓賢濫殺殃民。毓因之開缺。憤甚。仗劍訪劉問罪。劉曰。吾所言者公也。君所行者亦公也。是非功罪。有青史在。毓爲氣折。劉迎鑾疏有云。前者岬端初肇。時廬深宮宵旰之憂。茲乃郊甸憑陵。驚聞君父非常之變。五中憤懣。涕泣難名。當時傳誦。

行止踟躕事兩難。側身雁塞意漫漫。馱鈴搖夢過王屋。八月霜風裂葉寒。

余之奉母西行。冀先公扈從至晉於此相聚。迨駕至而先公不及隨。北望燕雲。心膽摧裂。時井陘一路方阻兵。因謀於幼雲丈。將取道雁門入都尋父。計已定。而繼慈止之曰。汝行良是。但吾與婦孺等將何以爲計。

乃止。既而聞兩宮不日幸陝。念留滯非長策。且資斧垂罄。始謀南歸。貸於幼雲丈。得五百金。晉撫錫公清寯。假以馬隊八名。護送至漢。

上相脚厨畏誘書。國門再入望霓如。西洲故事原非僭。地主何妨且自居。

京師既陷。張文襄諗知西例戰敗國君播遷而留守大臣請和者。即可開議。因勸李文忠以地主自任。文忠從之。會英外部電諭其駐滬總領事。謂英廷夙重江楚二督。今專恃二人主議。令詢其意見。文襄電復。請英邀各國速派全權與李中堂開議。厥後李爲全權大臣。而並派劉張二督參預和議者。以此。若慶邸之同充全權。則由李電請。以旗員備數耳。

聞道灰釘索重臣。廟堂持重尙逡巡。潛龍行健誰能料。一叱居然正氣伸。

抵晉時。端王等尙在政府。既而文忠出議和。西人謂必先懲罪首。而慈聖猶豫不發。文忠計無所出。乃使臺諫以遷延誤國劾已。始得乘機進言。一日召對樞臣。端等猶持謬論。德宗忽盛怒曰。爾曹誤國至此。尙不退耶。立叱去之。命王文勤獨留草詔。罷端等樞直。於是文勤獨對者歷兩旬之久。迨榮文忠馳赴行在。漸乃誅竄首禍王大臣。而下罪己之詔。說者謂德宗自再

訓政以來。事事謹默。其得以專斷者。獨此事耳。海燕無心苦見猜。從亡失路儘徘徊。椒蘭剗後天階正。更待元臣補袞來。

兩宮途次有詔派留京辦事大臣。榮文忠居首。蓋端剛輩排擠之。不欲其赴行在也。時榮文忠已出都。外人以文忠所部督攻使館。對之亦有微辭。故徘徊中道者良久。迨端剛等罷樞直。文忠知此後得行其志。始奔赴行在。與王文勤協籌善後之策。

歧路亡羊事更歧。東南定策有然疑。鑑堂戰死芝軒相。禍福悠悠豈自期。

當互保定策。李鑑堂以巡閱長江會與簽名。鹿文端方撫蘇。獨有異議。劉忠誠慮其牽掣大局。因勸其帶甲入衛。其至畿近西兵已迫。追駕至晉。始得入覲。時樞府乏人。即日命以尙書候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由是久參密勿。洊進綸扉。使早至者。或且爲鑑堂之續矣。此中固有定數存焉。

弄塵傳札笑龔疏。宰相如何不讀書。奪魄若非逢大鳥。會教斷脰付囚車。

剛子良協揆。著稱剛愎。生平少識字。有弄塵伏獵之喻。或謂其少日能文。不足信也。京師陷。西行至聞喜。得暴疾卒。相傳剛病中見楊漪川侍御現魂索命。

侍御聞喜人。死於戊戌之變。其說固非無因。然西人索罪魁急。而剛以前死幸免。又不能無疑於天道之疏也。

蓮池清閣護緗縑。白髮文山老淚沾。家國與人知悔否。焚椒錄裏一家燔。

自滿漢合試以來。旗籍得大魁者。惟崇文山一人。其女爲穆宗孝哲后。后殉穆宗。文山旋乞退。其承恩公爵亦令其子葆初接襲。已無志於世矣。迨別立大阿哥。始再出。頗與廢立之謀。京師陷。將奔赴行在。至保定。縊死於蓮池書院。葆初留京。聞洋兵入城。卽寓邸掘地爲坑。團門併命。葉鞠裳侍講詩所謂蓮池殉後無噍類百口焚椒錄裏人。可哀也已。

微霰迎鑾抵灞橋。秋深南院駐鸞鑣。宮中早備金鼈譏。半壁烟銷恨未銷。

兩宮以九月四日幸西安。午抵灞橋。百官懸迎道左。卽至巡撫署駐蹕。太后召對諸臣。謂曩在宮中卽聞有秦州之讖。出都後一言幸陝。輒用心悸。秦州讖見於黃夔禪師詩。其詩預言大清一朝之事。有云。紅雞唱罷鬼神愁。寶位紛爭半壁休。賴有金鼈能戴主。旗開八面下秦州。似謂庚子西狩。迄不知金鼈何指也。膳房炭庫列東西。高館終南斗極齊。寬達傳呼

纔幾輩。大官節縮到豚雞。

行宮分南北院。御廚房在東。炭房在西。終南山館爲帝寢宮所在。稍具花木之勝。宮中呼主管太監曰寬達。時給事御前者只數人。每月限茶膳勿過四千金。日限雞四隻。豕肉十斤。若別進時鮮。則於內司房領價。見胡延西安宮詞注。

唱籌聲斷北風嚴。月殿深深護布簾。內勅傳宣官米進。恩波鳳沼篆親鈐。

行宮夜無唱籌者。門內邏卒數十。皆甘軍。每日召見巨工。在二重殿東室。門作月圓式。垂黃棉布簾。太后慮中官婪索。凡宮中支一錢一粟。必以朱文小印爲信。文曰鳳沼恩波。亦見胡延詩注。

娥臺聖節罷梨園。舊苑繁華怕更論。龍縞幾雙剛進御。悄憐手綫出長門。

十月十日爲皇太后萬壽聖節。懿旨勿許進梨園。大小臣工叩祝如禮。冬至前一日。京師有官至行在。穆宗某妃附進履襪數事。太后顧之悽然。念京益切。亦見胡延詩注。

娘子關前驃騎營。幾令欵議阻神京。虜軍一戰知難恃。僥倖金牌預撤兵。

聯軍進據正定。有窺晉之勢。時江督遺湘軍宿將劉光

才入衛。率兵駐娘子關。與相持。會李文忠入都議款。西人堅執必先撤兵而後開議。文忠奏聞。政府商之晉撫。仍遲迴不決。未幾岑雲階移撫晉。以撤兵事請命。不得上旨。疏請亦留中。張堅白在幕中。謂岑曰。聯軍果至。劉部孱卒焉足禦。不如徑撤之。岑納其言。即檄令退兵。光才不從。又使部將以令箭臨之。始決退。聯軍不之知也。以我軍久不退。復近逼。一戰而劉軍盡潰。幸退兵令在前。全權據以執言。終成和議。此余聞自堅白者。張文襄年譜謂駐娘子關者爲鄂省入衛之方友升。未知孰是。

襄樊西去屬衝途。爲備宸供急轉輸。詔遣近臣持節下。抱冰堂上話行都。

兩宮抵陝。慮供億缺乏。特令吳永等南下與東南諸督會商轉輸之策。自是各省供進。皆由江漢取道襄樊以達行在。張文襄年譜載是年九月直隸知府吳永自行在來。乃奉派催督糧餉。至武昌謁公。語及兩宮西狩及行在事。公謂之曰。禍變至此。皆以大阿哥故。乃猶居儲位。何以服人。且禍根不除。不能無意外之慮。卽和議亦多窒礙。宜速遣之出宮。不然。外人啓口。更失國體。君聖眷方隆。若復命日造膝陳之。宗社之

福也。吳歸行朝。以公言上奏。太后曰。汝勿言。俟我至汴。自有區處。

天治

蔣尊禕

△德治 關於心性德業進學的天治

(一) 吾人心性溯本於天認定此心性中之真宰遵其命令以自治而進德就凡見於四子書者證之

凡諸萬有萬變。莫能出乎真宰所剏造所賦予之外者。此在世界哲學理學宗教學家所公認。無復毫厘疑義者。萬物之中。尤以吾人所受上天之性爲獨優秀。且完美。吾人不欲莊嚴斯世。使復於至善至美之天國則已。苟其欲之。固必須先就此天所優予性靈之人類。根求其真宰之所寄。與夫神秘性功之所以翕闢天運者。卽其法則原質造詣程途。以各研究其事理。期於進德修業。然後再推禮治法治物治。恢宏彼萬有萬變之綱領。俾各有以復於天。爲較切近而易於有功者也。是故欲研討物的天治。必先研討人的天治。欲研討人的天則。必先研討性的天則。固爲必然之順序方式耳。茲特就吾儒經四書證論之如左。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試觀我國聖人。追本溯源。一開口便知道人性是由真主所授予者。便知道順循真主本性而發爲條理者。是爲道也。便知道修理此條理程途使莫不合於天主法則者。是爲教也。由斯以觀。不但人類之性。凡所有世間萬事萬物的基本原則。

亦莫不如斯。惟其能推求吾人性中之真宰。然後能推求世間萬事萬物中所含具之真宰。是故性道二字。爲一切學問之母。治道之祖。天主所賦於人之原理。稱之爲性。人順循此原理。踐爲路徑。成爲法則。稱之爲道。更就此路徑與法則。修而明之。擴而充之。使世間一切人與物。皆合乎天主之法則。稱之爲教。是則所有一般德治禮治法治物治之基本治理。莫不皆具於斯矣。是以首先引證。作爲天治主義的根本原則。然後再證明天性中之天命。遵從天命而所修行之天德。各種自治的由來。

論語云五十而知天命。又云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天命卽是天性中所含具主宰的動向。有理有數。有常有變。人人心性中皆有一個上天主宰在裡面。若能常常服從此主宰。以自治。一旦至於天理流行最純熟之時。便能知道此主宰的通理。及其分數。而於常變各得其當。無過不及之差矣。孔子自志學至不惑。皆努力以求此主宰。及至三十。方能時時以主宰爲主。故曰立也。至四十方能不搖奪此主宰。故曰不惑也。及至五十之年。天理流行。至純至熟。能知其理數常變之分劑。而無或爽。故曰知天命也。（可知前此者並非不知天命但未至純熟之境故但曰立曰不惑而不敢曰知也）孔子於五十餘歲時。謂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云云。謂自知天命之年以後。若再假以數年。當使天理流行。天德圓滿。可以無太過差矣。此乃孔聖以天命爲主。嚴於自治之體驗語言也。於是發見吾人若能時時以心性中之主宰爲主。體驗之。服從之。勤學不怠。體會理數。常以之克治自己私欲。則自能無過而葆其天德。此乃德治規律中之主人翁也。

論語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此所謂三畏。皆畏於天耳。天命內在吾心性。所謂主宰常存。天良難昧。人能時時畏懼此己心之主宰天良。則自不敢稍爲不善。而克治之功嚴矣。天命外寄於大人。散見於往昔聖人之言。所謂時王憲章。古聖訓誡。人能時時寅畏事實上之天命。與古聖之訓誡。則亦自不敢稍爲肆漫。而修省之學益矣。

論語云天生德於子。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又云丘之禱久矣。天德之名。實由於此。良由吾人心性中。自有真宰。則本此真宰所具之理。是爲天德。故曰天生德於予也。吾國古代。亦重祈禱之法。但有時謬於多神制度。未能直

認天主。如人之但重技藝智術。而不知直認天良者然。是以王孫賈有媚竈媚奧之問。而夫子直告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祈禱一事。非但禮拜祝訴而已。必須自己時時修明天德。提醒良心。默朝真宰。懺悔修省。縝密克己。方爲真禱。是以夫子對子路曰。丘之禱久矣。

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人本性。原與上天至善至純之體相近。及至漸受世間習染。便和上天至善至純之體相遠。此所以貴於率性矯習自克自治。而自克自治之中。必須先認定自己性中真宰所在。本之以鑑察自己所有一切之過惡。鑑察之後。未必全體分明。而真宰既強。天理自充。所有自己心中天理的善念。必將自己心中人欲的惡念。提起訴訟。而予以發隨追究。自己的人欲惡念。縱然曲爲隱避。巧爲辯護。而自己的天理善念。亦必盡其駁詰攻擊之能事。必使彼人欲惡念。無地可容。至於敗訴退聽而後已。古今以來。世人能如此見過自訟者。實罕其儔。是以夫子既明性與習。而德貴見過而自訟也。推其本源。則在遠習近性。禱訟於心中真宰。爲必要義諦。此德治規律中之事類然也。吾國古聖以道德自治。而修其身者。莫不皆本於天。實以人性出於天命。無所往而能逃於天之外也。謂爲人的德治。無寧謂爲天的德治。此本編言天治。所以首述德治也。人但知性命屬於天。而不知其發爲心德及動作云爲之一切細行處。皆有此天的真宰。默存於個中。若能隨時隨地。常常體認此真宰。使細行遵依心德。心德默契性命。便能自全其天。茲更證之如下。

易曰。乾元亨利貞。說卦云。乾爲天。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由此證之。則「元仁」「亨禮」「利義」「貞智」皆係天德。不過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天主。又賦之於吾人。吾人率性修道。又發爲此四種天德。倘學者欲全其天。必先務成其天德。而前二種之天德爲尤要。茲更歸宿於四子書以證之。論語顏淵章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之意。謂仁道重而且遠。必民胞物與。使與天同體。始可言仁。夫子告以仁雖爲天德。無不覆載。在乎弘其治以愛人。而要學者自切近處作起。故曰克己。然不曰克己復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意謂仁量至大而其體至廣。無從捉摸。亦如真宰

在自己心體中。穆然冥然。雖欲體之以克己。不易焉也。所以必須檢擇比較。稍有體會處。稍有通達處之心德。以憑之而克己焉。(仁近於性無善無惡)亦即前訟過工夫中必須先以善念攻惡念之旨。禮即「亨」所發。所謂嘉之會也。嘉即善也。會即體會交會也。合言之。禮即善之有體會處。由「仁」之「真宰」流通(亨亦通也)而交會於此也。以是義故。克己時必使念念歸復於此等有體會處。合乎此便爲仁。背乎此。便克去之不稍停留。亦即爲體驗此交會之真宰以克治吾之私欲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但使能體會真宰。實行克治。至真至純。雖一日之短期中。而天下亦歸從而皆趨於仁也。爲仁由於一己。豈但在博施濟衆之事。而由人乎哉。良以德爲天下人所同具。故最易動人。苟有能修而復之者。則天下之從之者。如水之就下。此天治中德治之所以爲獨貴耳。惟須知所先後。以先己而後人也。人皆言德治。爲以德治化人民之詞。而不知必始於「克己復禮」之自治工夫。然此等工夫。非慢然高談理論而已也。蓋必有其切實之目標。及單位。就之以克以復。而後天德乃純。立治化之大根本焉。(所以天下歸仁)

論語顏淵下章云。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夫子但提出克己復禮爲仁。實則在己一方面究爲何等目標。心念乎。行爲乎。在克一方面。究爲何等單位。積極乎。消極乎。顏子是以請問其目耳。夫子深知其意。因告以目標所在。不可拘心念。拘心念則迷離徜徉。反陷逐末之敝。蓋是時之己。真宰現前。與外魔交爭之地。惟在心念與行爲交會處之諸官作用也。以天然嘉會之點。合人事嘉會之宜。則內不失於空幻。外不失於煩雜。始可以言克復矣。真宰第一玄關。首在兩目。而外誘之來。亦首達於視官。故首言夫視也。真宰第二玄竅。次在兩耳。而外誘之來。亦次達於聽官。故次言夫聽也。真宰第三玄機。次在於口。而是非禍福之動。亦惟在口舌一官。故次言夫言也。三官正而後及身官。自然之序也。

若夫克之工夫。既不可過於積極。亦不可過於消極。當於消極之中而存積極。積極之外而行消極。認定積與消之界綫。以爲單位。而行其克治。自然天理存而人欲淨矣。然須知積極者。乃內之天理與外之典則也。須知消極者。乃內之私念與外之物誘也。

凡夫子言禮。非如宋儒所指空洞之理。蓋兼內之天性與外之典則也。典則。即前聖所定之一切禮法。禮經曲禮玉藻少儀

等篇所定之自治禮法。如頭容足容目容口容聲容坐立動止等之合法規定是也。

凡彼前聖所定。亦皆依最初之天則爲之。故曰非此禮勿妄視。非此禮勿妄聽。非此禮勿妄言。非此禮勿妄動。則爲克己復禮之要目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凡人本來心體。苞孕於其本來天性。乃上天主宰所分賦。故爲渾然太極。無不至善至純。及至父母遺傳之偏勝。外物習染之蔽真。故心體不純。而性體隱沒。遂漸失其天矣。

孟子所以貴盡心者。盡字卽前節孔子所謂克字。心體塵蠹。如鏡之染垢。必須磨琢。務去其垢。垢有一分不去。鏡之明卽有一分未盡。

必也克盡己心之私欲。使一切行爲皆合於禮。則此心量自然復其本來。仍爲渾然太極。如鏡光明。纖翳皆盡。焉有不照澈源頭之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本來心性之體。卽是吾身上天主宰。既能復其本來。照澈源頭。自然時時地地。可以見到天主。前節孔子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只不離此等工夫。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孟子開口只說一個盡字。是教人閑邪去垢。孔聖所謂克己也。繼說一個存字養字。是教人存誠養天。孔聖所謂復禮也。惟孔子重在克己。爲學人說法。未詳言夫復。然須知制外卽所以存養其中也。

孟子則進而詳言夫存養。蓋存其心者。收實此心使不外馳也。心若不外馳。卽能返而內照。照察體驗。久久便見本心真宰。真宰所在。宛然先天性光。既體得此天性。故又須時時以養之也。

存此至動之心。養此至靜之性。時時地地。皆盡禮集義。以培植而光大之。實已時時地地。對越上帝。與之默契無間。故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人之爲學。多期福利。一念夾雜。卽難自全其天。不知幽顯一貫。人苟能進德復天。雖捨顯居幽。其樂彌永。不能進德而日極於人。雖長壽而其苦無窮。

惟能知此而後能念念純粹。而後能天壽不貳。修身自盡。以俟彼運數。故存養而能事天。存養苟不真純。雖能事天。猶不能立命。

必也靜存（心本動而務反之於靜）動養。（性本靜而務養之於動所謂集義盡禮）以善體吾心性之主宰。堅確安定。以樹立吾自身之天命。雖窮如達。雖死猶生。而後足以言事言立。自全其天德矣。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於此見上天主宰。無論賦予何人之本性本心。皆至廣至大。毫無欠缺。惟此至廣至大常在人心性之大體上。而散寄其官能於耳目四肢。是耳目四肢爲其小體。

必先立其心性上之大體。以主持而役使彼耳目四肢之小體。則自然得其大而爲大人。無他。以本心所具之性光。卽上天主宰之分靈故也。

世人惟不知此。但徇於於物欲。以從耳目四肢之小體。而於大體之心官。不復存思。日爲物引。不知以禮自克。人欲迷漫。不復自見其天。安得不從其小體而爲小人乎。

凡人皆受有上天主宰至廣至大之性靈。而凡人不能皆充此至廣至大以爲大人者。實由於此。苟有人欲充此至廣至大以爲大人。則非取孟子此言反覆研討而實踐之。不爲功也。

孟子在盡心章。只說一個盡字。更推而說一個存字。其所以存者則未言。對於身只說個修字。至其所以修者則未言。而於公都子章則盡發之焉。

蓋盡心章所言。係對上上等人說法。故兼心性天命而歸宿於修身。不復言身之所以修。以上等人自知修之道也。公都子章。係對學者中下等人說法。故略性命而但言心。但言心而天主自在個中。天主靈能存於吾心中之各種妙用。亦自在

個中。必細推大體小體及各官之作用。善爲運用。而已之天乃可復。

言存其心矣。心何以存。本章發之。在以心之官自思。蓋人心體中之真宰。每見於至靜至謐之境。人若屏外緣。一內思。反息內尋。定靜之後。其所安慮之繹繹者。卽爲純粹真宰作用也。

思慮至純粹真宰作用。故無有不恰當事理。臻於義禮之極則。故大學曰。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

言修其身矣。身何以修。本章發之。在反耳目等官。使從心官而統於思。苟遇物而有以制物。不至爲其所蔽。苟交物而有以範物。不至爲其所引。心常主使各官能。則自能使官能得其中道故也。

心與物之交。惟仗耳目各官能。能存心內思。常見真宰。則其靈妙作用。自然能使各官能。恰得乎義禮。故天主教靈。爲吾人德治之大根本。特孟子重心學。孔子重實踐。略迹似異。而本源實同也。

孔子惟重實踐。故教顏淵克己。在視聽言動。使各以禮。禮卽真宰之所寄也。孟子惟重心學。故教公都從大。在使耳目之官從心。而勿引於物。心卽真宰之所現也。

統觀孔孟教人修身以自弘天德。皆在耳目等官能。以反於心性之本源。孟子所謂心思。先立乎其大者。孔子所謂天下歸仁。爲人由己。皆以上天真宰在斯。樹立擴充。安有不至至廣至大之域乎。

學者入手工夫。當遵孔子四勿之道。以漸復其天。既經進步。然後遵行孟子心思之學。以直溯真宰。苟源頭斯得。宥謚乃荃。自無不左宜右有。動合天倪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孟子將言人有所良貴者。在自己德性中。而先扶其良貴之大根本也。世人但知爵祿所在之公卿大夫爲貴。不知位此上者。尙有天爵。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德行也。且其爲貴。不可斥黜。而使之復賤。故孟子特先爲世提出此決案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所以爲天爵者。以其爲上天主宰之天德（仁義忠信）天心（至仁至善）故耳。天子人修。苟既得之。孰

能黜之。誠所謂人之所良貴者矣。

世人之下者。不能知有此等天爵。其較優者能知此天爵而修之。然不知天爵之貴。而中有至樂。信念不堅。其修也不過。欲以要求世俗之人爵。是必於既得人爵之後。而棄其天爵勢也。

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將以弘其天德而施爲天治也。前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所以爲大人也。今之人僞修天爵。已得人爵。終棄天爵。故曰惑之甚而終亦必亡耳。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欲明人人有貴於己之良貴。乃先言世人普通心理。世人莫不欲貴。而莫知求己之所自具。乃但僕僕以徇人。庸詎知彼能貴我。亦能賤我。身外之貴。忽升忽沈。安足恃以爲榮乎。

人人有貴於己者之良貴。非他。卽前所謂天爵是已。蓋世之侯王公卿所與人之貴。非人本然之貴也。上天主宰所賦予之大德。方爲吾人本然之貴。其權在己。一經修得。不復能賤矣。

孟子推恐世人不明此意。故於前示天爵之德能。於後復引詩飽德之辭。而釋之。曰言飽乎仁義也。則人之良貴爲仁義天德。已確然於言下矣。

萬彙萬品莫尙於人者。以人有此天予之良貴故也。此等良貴。天爵之所修得。最真最樂。實優尙高出於世俗富貴萬萬。故凡能篤好此良貴者。絕不復外馳。而更願人之膏粱文繡矣。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孔門但言知命。但言致知。雖命爲天命知爲天倪。而其旨則含括未宜。至孟子始研精致極。大暢厥指。蓋天之本體。本屬無聲無臭。自然而然。故其際會於物賦予於人也亦然。

孟子深知斯旨。故言凡人於事物。莫之爲而爲者。卽是天意行乎其間也。凡人於環境。莫之致而至者。卽是天命所囿之

域也。莫之爲。莫之致。是主宰虛無本體。而爲而至。是主宰自然妙用。

此二大主體既立。知人之心思。凡關於虛無自然者。乃爲其天良本然之體。知人之行能。凡關於虛無自然者。乃爲其天良本然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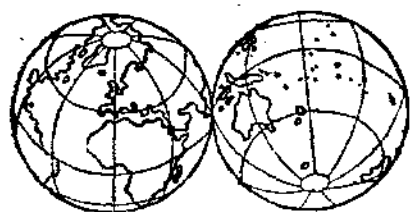
此等天良本然之體用。對世間官爵品彙而言。謂之良貴。對人類學問德行而言。謂之良知良能。實以其根於天主宰直接以發見者然也。

孟子於萬章之間舜禹故事。而申莫爲莫致之天與命。於盡心篇言心性及事天立命之後。而發良能良知之事與效。皆深研夫天德之精微。以推主宰之功用。爲吾人德治之大本也。不學而能。是主宰所賦無中之有。不假一點人爲。一分造作。故曰良能。不慮而知。是主宰所賦虛中之明。不假一點思索。一分啓迪。故曰良知。無他。二者皆上天主宰虛無自然之體與用故耳。不學而能。實有其事。孩提之童。即能愛其親。孝之實也。不慮而知。實有其事。孩童之長。即知敬其兄。弟之實也。主所予人之良知也。（實則孩童即知親親敬長。是爲良知。孩童即能愛親從兄。是爲良能。本文順勢發明。非果有分也。）本主所予吾人之良知良能。推其孝弟之天性。以汎愛夫人。仁之實也。推其孝弟之天性。以廣敬尊長。義之實也。由是修身。使內行不失於禮。外行致力乎仁義。庶乎進德而不忝所天。孟子前數論。但以仁義爲天爵良貴。而未明夫仁義之事實。至此方明白指出孝弟。且以發揮天賦之本然良知良能。至精且確。使人悟得無慮無習處。是上天主宰真性行。自然敬愛處。是上天主宰真功用。

吾人爲學修德。不求其他。但求能發現主宰真性行。以推行主宰真功用。則不求合禮而自合禮。不求成仁而自成仁。能自弘其天德者。未有不能治人也。故曰達之天下也。

惟學有次第。未可躐等。自治之初。當守四勿之律。漸積細行之天真。及其稍進。反耳目等官於心思。寢寬安慮而得之主靈。俾行誼各當於義禮。賢乎精熟。則始造無習無慮之天字。立乎孝弟仁義之極則。而天德始純。天治乃施矣。

凡四子書之關於天的德治修行者。槩略如上所述。然各有淺深精粗之不同。茲特循其自然之次序。鱗麗輯入。治雖本天。學則由人。苟能遵其程途法則。或不無小補於德治也云。



時 事 記

英德義海上的爭霸

(譯自紐約泰晤士報十一月十六日專論)

建 章

戰艦的比較

英國在本週內，調齊了全國各方面的人力和物力，來穩握制海霸權的劍柄。

全國各處船廠，都齊聲吶喊着「新船下水了……」一方

面補充以前所沉的三百八十萬噸商船，一方面增加英國作戰的新艦艇。原來英國海軍艦隊的職責非常重大，因為她們不但擔當封鎖歐洲大陸的重任，並且還要巡邏全世界的洋面。

若要測知海戰的局勢和結果如何？必先比較交戰國雙方的海軍實力。英國戰艦雖然不斷受着敵人的攻擊，但仍舊保持着優勢。固然，英國軍艦在戰時的損失是很重大（總計一百七十餘隻重約四十萬噸）；可是，敵國軍艦的損失却也與此相埒。茲將各交戰國所沉沒的軍艦隻數，估計一下，列表如左：

艦別	國別	英	德	義
戰艦		一		
袖珍戰艦			一	
航空母艦		二		
巡洋艦		三	三	一
驅逐艦		三三	一一一	一五
潛水艇		一七	二五	一五〇
商船改製巡洋艦		一〇		一五—三〇
其他各種輔助艦		一〇二	一六—三〇	不詳

詩人齊百林曾說：「英國千餘年來，不斷的往海底進貢。可是海神還嫌我們進貢的太少，不夠享用呢！」前表所統計的事實，很可作為這句話的確證。英國軍艦損失的噸數，雖然重大，但是就她在海上現存艦隊的作戰實力而論，比起德義兩國聯合艦隊的實力，却還優越得多。這種優勢可從左表記之：

艦別	國別	英	德	義
戰艦		一四	五	五

袖珍戰艦	二
航空母艦	六
巡洋艦	六一
驅逐艦	二〇—三〇〇
潛水艇	五—二〇—一〇〇

前表所列，並不包括一切已經受傷或尚在建造中的艦數。例如：在特蘭透港受傷的兩三隻義國戰艦，以及英國的六十隻至一百隻驅逐艦，現時就正在修理或改裝中。

除了前列各型軍艦之外，各交戰國還有大批輔助艦艇。祇就這一類艦艇而言，英國所有數，就遠超其敵國之上。雙方實力不難想見。

商船的現狀

在商船噸額方面，英國所超越別國的數目，尤為龐大。在這次大戰開始的時候，英國已擁有商船二千一百萬噸。其中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都在國外航行，經營商運。今日美國德國義國的商船，都感覺不敷用。自開戰以後。英國本國的商船，已經損失了二百二十五萬噸。再與她的協

約國和中立國的商船損失合併計算，已共達三百八十萬噸之鉅數了。

但是，挪威荷蘭和希臘商船的大部分，現時都歸英國支配。所以英國的後備商船還很多，足敷應用。惟有德義的商船，却因為遭遇逮捕，炮擊，或沉沒，而受了重大的損失。並且那些未受損失的商船，多半都被英國封鎖，團圍圍住，遂深藏在港埠，不敢外出活動了。

按照統計數字來推測，英國海上實力，表面固然優越。然而她實際所佔的便宜，並不似想像的那樣大。因為英國雖然擁有多數船艦，但是她却不斷遭受着敵人的潛艇，飛機，快速魚雷艇，蚊蟻艇，和水雷巧擊的威脅哩！

封鎖的影響

英國封鎖歐洲大陸的影響，究竟何在呢？義國所最感覺不便的，只是缺乏某限度的石油而已。但還不至十分嚴重。因為德國已將所鹵獲品，提出大量原料，供給了義國。德國食糧的配給，固然比較英國更爲嚴重，但是一年半載之內，還不至發生食糧缺乏的恐慌。

關於各交戰國的封鎖和反封鎖以及消耗戰的概況，已經說了很多。至於其他地區的海戰進展情勢，是怎樣

呢？

一隻德國的軍艦，突然在南太平洋，印度洋，和他司門等海面出現了！遂使澳洲和新西蘭的艦隊，都不得不勉強調出一部分軍艦，從事於搜尋敵艦的工作。這樣一來，這隻德艦就算達到目的了：因為她竟能迫使英國的商船群當駛航這片地域的時候，必須由英國軍艦跟蹤護送，才敢放膽前進。借此可以減消大英艦隊的力量。

英國在遠東的海軍，是由輕便軍艦和一些潛艇所組成的。際此地中海和大西洋風雲緊急之秋，艦隊不能須臾或離。所以英國在最近期內，決不會積極增強遠東艦隊的。因此英國駐遠東的艦隊，實在不敷調用。顯然的，更無力以防阻日本的南進！

地中海形勢

英國一向扼守地中海。本週英國空襲義港特蘭透，順利成功。將義國的六隻主力艦，擊毀了一隻，傷了一隻。因此，英國遂穩握地中海的霸權了。英國原在中海配備着七隻主力艦，二隻航空母艦，另外還有若干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自此次勝利之後，這些軍艦，已可暫時抽調餘裕，開往別處作戰了。

這次空襲的結果，足使德義在最近期內，不能將英國戰艦的絕對優勢予以推翻。至於建造新戰艦方面：德國除了俾士麥號袖珍戰艦，行將完成下水就役之外，其他軍艦距完工之期，還遙遠得很。義國雖着手建造一兩隻戰艦，但尚需待一二年後，纔能造成。英國却有五隻佐治級主力戰艦，即將在一年之內，建造完成。這五隻主力艦，現時固然都沒有建成下水，但其中的一隻，或在一九四〇年底即可完成就役了。

英 國 的 戰 艦

英國主力艦的實力，在列強中確佔首席。毫無疑義。軸心國家除能僥倖取得法國戰艦，或擊毀英國主力艦外，是決難超越英國主力艦的實力，這是可斷言的。

英國自從把停泊在紅海的義國潛艇六七隻擊沉後，又值義軍最近在希臘的挫敗，於是英軍遂乘機在希臘陸地，設立了海空軍的基地。這些事實，都可以加強英國在地中海的掌握權。

因為北非沙漠地帶缺乏飲水和石油，所以義軍打算重新進攻蘇彝士運河，以開拓新園地。但在暫時之內，很不容易。同時，英軍也因為缺乏人力和物資，所以也不能利

用希軍的勝利機會，而有所進取的。另一方面，德軍也許長驅直入歐洲的東南部，實行奪取韃靼海峽。或者從西班牙攻奪直布羅陀。德國這種軍事行動，倘若實現，那麼，對於英國掌握地中海，却是一種絕大的危脅哩！

有一隻以商船改裝成的巡洋艦，懸著德國國旗，突然在南太平洋某區活動起來。又有一隻德國袖珍戰艦，大概是錫爾提督號，上星期在北大西洋截擊了一批坎拿大護送船。於是英國不得不急調大西洋艦隊（大概是由地中海西部抽調的）前往兜剿。這批調出的艦隊，包括着一艘航空母艦，若干艘巡洋艦，和商船改裝的巡洋艦。

英國現時是急需各種現成的軍艦，用以抵禦敵人潛艇和飛機的襲擊。因為德國這些出沒無常的軍艦，在海上遊弋截擊，對於分散英艦的實力，確是很奏效的。倘若照現狀推演下去，德國如再增加潛艇擾亂洋面，那麼英國船艦的損失，恐怕更要有增無減了。同時，英國若不能藉着從美國購得船艦，或自己所建造的船艦，來補充這些損失，英國的地位，在六個月以內，就要岌岌難保了。

需 要 驅 逐 艦

英國現時極希望從美國或別處，取得商船。雖然已經

由美國讓渡而得五十隻驅逐艦，但也不敷應用。因為英國現時缺乏充分而熟練的水手，來駕駛這些軍艦。

英國縱或能從美國得些軍艦，但是英國的制海霸權，却仍沒有把握的。試看當上次歐戰將要結束的時候，英國實已擁有五十隻戰艦，九隻戰鬥巡洋艦，一百隻巡洋艦，四百三十三隻驅逐艦，和一百三十七隻潛水艇。這樣雄大的艦數，並且另有法義日美等國的海軍相助，實力不可說是不優越。然而，尚須等到大戰終了時，英國始能確握海上制霸權。

我們現在翻開地圖看看，可知今日德國佔領的區域，比較前次歐戰之時，增廣數倍。而英國現在的海軍實力，却遠不如一九一七年，英國與其盟邦所共有的實力強盛。再看今日空軍威脅力的懷猛兇悍。顯而易見，海上戰爭勢必延長。而勝負誰屬？尤難預料。在這種戰爭中，英國所遭受的重大危險，更是遠非昔日可比了！

德國女子如何服務國家

（譯自英國評論雜誌）

立 言

這篇文章，是一位英國女子，前會親身去到德國參加德國女子服務訓練團，回到英國所寫的紀實報告。我們知道：二十年來，德意志民族無日不在萬重壓迫之下困苦奮鬥竭力自救的。這確是件很艱辛的工作。希特勒曾集全全國無數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教育各科專家，共同制就一種偉大而周密的民族自救計劃，這種自救計劃，首重組織民衆全國團結，而施以「堅忍耐勞，和平互助」的精神訓練。推行不久，已著成效。由此可知德國的復興強盛，決不是僥倖成功的。但是，各國都利用新聞宣傳來作攻擊敵國的工具，並加緊新聞統制，遂使世人

受了迷朦，無從得知真實的消息。而這位女子，竟能毅然打破宣傳的蒙混，不辭勞瘁，遠涉異國，實地參觀受訓。她的志氣識見，確是過人一籌。我們讀了這篇紀述，當可窺其真貌，並為研究現狀之資了。

譯者謹識

世界女子通病

近來描寫現代婦女的文字太多了，遂使讀者一見生厭。因此每每擱棄不讀。除了家政常務之外，凡遇婦女有所作為的消息，人們只當做普通新聞宣傳品來看。而同時家庭生活却也不爲人所重視了。有些婦女因爲天生體質薄弱，不適用於劇烈奮鬥的工作，又受了輿論的影響，於是對那確能適合她們的各種滿意的生活，反而加以輕視。

到了今日，婦女可以加入任何職業。只要具有相當的氣質，智能，和毅力。她們很可以和男子有同樣成功的機會。然而，婦女們有一種通病：雖是最堅強而最有訓練的婦女，也時常在意想不到的時機，容易受情感的支配。在她們的工作中，除了成功得意之外，若不能得到愛情，便認爲她們的工作是勞而無獲。所以現代婦女，也同歷來各

地的男女一樣，認定幸福並非一定是從自由所產生的。

德國婦女的新變化

現在德國婦女界的情勢，已經發生新的變化了。一般謠傳「德國婦女，近來竟從光明解放的境界，而被迫退回從前幽暗囚繫的地位。」許多關心國際情勢的婦女，聽了這種謠傳，不禁要替德國婦女呼冤，一洒同情之淚。但是經過實際的詳細調查之後，才知道所傳說的大謬不然！希特勒所根本關心的事，是建造一個新國家。他很明瞭，如果增加男女同工，必須消滅二者之間的磨擦和抗衡。設能藉此鞏固國力的團結，而實現建設新國家，其進步當然越發的迅速了。這種改造的工作，並不是要由希特勒一人來擔承，而是由全國人民來擔當。每個男女國民，都明瞭自己所當作的事。他們也知道德國的將來地位如何，完全仰仗國民個人消除一己的私見，而忠誠的爲國家謀求福利。

希特勒曾說：『新德國的精神，不要借遊行示威和演講來顯示。而應以有實效的日常生活，和普通職務來表現。從今以後，「無能」二字，在德國的國民中，將要絕迹了。』因此，德國組織了服務訓練團。凡屬青年男女，不分階級，一律必須受訓六個月。舉凡身體心智和品格的能力，都須

經過測驗，使達到法定的標準。

我非常佩服這種理想，可惜對於詳細情形，無從得悉。因爲在英國就沒人能較多知道這一類的事。德國新聞社也會給我一種統計解答，但是答非所問。我所要問的，原是德國青年必須學些什麼？如何教授青年？教授的結果如何？我遂又寫信給希特勒，說明我所關心的事項。結果很使一般低級官吏吃驚！因爲希特勒竟成就了我的盼望：招我加入德國婦女服務訓練團去服務。

參·加·服·務·訓·練·的·感·覺

一個寒冷陰霾的冬日清晨，我向服務訓練團的團旗行著敬禮！唱著新德國的國歌。穿著灰色短衣的訓練團制服。卍字徽章用穀穗纏繫在我的左臂。還有白汗衫，和深綠裙。打扮起來，我和我的四十位同伴之間，毫無區別。這些營幕的精神和空氣，非常朗爽莊重！甚至使每一個女團員都忘掉她們的階級差別。我也忘却了我還是一個異國女子！

團體生活永遠是個人行動的最大測驗，尤其是在不舒適的生活情況中。這是青年訓練的最好環境。我也曾在中學，在大學，在海上，在商店裏，度過種種不同的團體生

活。但是從來沒有在任何國度裏過着這樣毫無拮抗嫉妬而大方的自由生活。我以爲這種結果，不是偶然的。雖然在受訓之前，個性仍然發展着，但是一經進入這種團體之後，人們自私之心，就立刻消滅了。各位女子的生活目的，就是服務。而且這種服務，是不求報酬，不求知遇的。這種精神，和前次大戰中戰地服務團的精神一樣。然而這種精神表現於和平時期，確是驚人的。也許因爲德國的復興奮關很有「精神戰爭」意味的原故吧？

這種成績——團體的和諧空氣——究竟是怎樣完成的？那真是千頭萬緒，說來話長。其中並沒有制定的法典，或堂堂的條例。我在那裏工作的期內，從來連一次都沒聽見有人發出一種嚴重的命令，或高聲的號令。這種機關由政府設立雖不到一年，然而已經有了強而有力的規模，和那可資效法的風格了。

初·試·新·的·生·活

入了服務訓練團的第一個月，算是試驗期間。首先對於家政予以澈底的訓練，其目的在於使一個女子個人，一旦不受別人監督，而仍能認真做事，恰到好處。經過這番訓練後，就可以出外到附近村莊廬舍，任何需人幫忙之處

去工作。起初幾個星期之內，她們很注意操作訓練的規定標準。同時女管理員也仔細觀察她們的操行。每位女管理員負責指導營幕的進行事宜，和歸她所照管的四十名女子的公益。德國境內有幾百處類似的營幕，而這些女管理員的年齡，很少有超過三十歲的，她們對於認識職務的機會非常之多，而且很少有那領袖所可享的特別權利。因為她們也和部下一樣早起，一樣用力做工！

試驗期滿，每位女子可得一面銀質徽章，和服務證。一位羽毛剛長成的女服務員，每天可獲得兩便士的俸給。女服務員的名譽，在德國已經獲得相當的贊許。因為這種團體的服務成績，非常驚人。耕稼，刈穫，護慰病人，幫忙過於勞苦的主婦來料理家務，照管兒童與老人，種種服務都惠及民衆。已經深刻的印象在全國人士的腦際。

若將初來的女子，隨時與受訓幾月之久的女子相比較一下，借此查明她們進步的情形，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女子，對於環境的空氣，感覺非常靈敏並且很能適應環境。新來受訓的女子，不久就能忘掉她們「唯我」的意識，獲得一生磨不掉的「爲公衆」的特性！這真令人心佩誠服，認爲她們確是世界有用的人物。而且這些女子，自己問心無愧，也自認有了做人的價值。

●●●●● 每日生活十分勞苦

營幕每日生活十分勞苦。因爲工作太多，每天五點起牀，有時還要早些。從溫暖的宿舍裏的草牀上，走到冰天雪地的戶外作半小時的體操，並用冷水洗澡，且吃那多粉質的飯食，養料並不豐富。每天必得在野外田裏園裏或戶內工作達九小時之久。這都是每週按着原定計劃分配給個人的。在附近村莊工作的人，還得走出十英里之遠。等到工作完畢回來時，還要走十英里。我們雖然這樣勞苦，但是因爲工作得意之故，也就毫無半點怨言。

替別人所作的工作完畢，還得爲自己工作，這種工作就是培養我們自己的心境。這是德國今日認爲最重要的工作！我以爲這是含有至理的。保姆的格言說：快樂的兒童，纔是好兒童。」這話不但適用於訓練兒童，而且適用於訓練成年的國民。在服務訓練團裏，我們不久就明瞭：假使我們肯稍微用些功夫，那麼人人都能得到快樂。爲要看看電影，或到男子的工團去參觀，而不惜來回走上六十里路！但我們並不覺得勞苦。

團裏也有招待和聯歡。連很小的節目，都不肯錯過。凡茶會，生辰紀念，送往迎來，都是聯歡的時機。十幾隻

蠟燭，一棵松樹，室內稍加點綴，就能成爲快樂的華室明宮。每星期配給的雞蛋集湊起來，作一次適口的蛋糕。咖啡現在已成了珍饈。等煮熟了，請上幾位客人，這就不啻一次盛筵！我們享樂的心志，如此堅決。我們的歡樂，如此的自然流露。甚至深更半夜，依然笑語喧騰，幾至忘却明晨還得早起呢！

改·變·沉·鬱·的·生·活

希特勒認爲女子的最重要責任，就是能將一般人的因儉樸而沉鬱的生活，變成快樂美化的生活。德國的女子現時正在培養這種能力。

一般人們特別注重修美容貌，美化環境。但我在德國的時候，眼見許多營幕，都是由破舊的樓房，農舍，學校，或工廠，改造而成。這都是女子獨具匠心，改裝點綴的。她們都利用閒暇的時光，學些刺繡織補，或家庭裝飾佈置，或美術調色設計，或慧心巧思的傢俱等技術。似此不費錢財，只用技巧的辦法，在德國女子的心目中，已經成爲一種立家享福的理想標準了。

訓練團裏很注重個人美麗的外表，時常教以服裝術。每個女子都須表現着自己的美姿，正如在巴黎美術學校一

樣。有一位不幸的女子，因爲整天收拾豬糞，砍伐木柴，忙個不了，所以到了晚餐吃寇寇和黑麪包的時候，忘了整一整散漫的髮卷。因此，很受了同人的責難，這是在訓練內所聽到的唯一責難聲。

音樂是我們工作中須臾不離的伴侶。飯前，早操，出發，升旗，都要唱歌。即在營幕各處工作之時，也都有人們唱歌。因爲，並沒有命令規定工作之時禁止唱歌啊！每日出發工作時，所唱的歌曲裏，就提明一種原則：「你越快樂，你的工作越好，越快！」國社黨首先承認唱歌的功用偉大。除去刺激效用之外，還可作爲宣傳的工具。這些歌曲深入我的心中。直到今日，我仍常在無意中念誦其中的詞句。好像是由我心中自然發出的意念一樣。

自·治·能·力

訓練團中歲月，是不虛擲的。營幕的時間，也很活用。例如：辯論，看報，常識，歷史教授，以及講演等節目的進行方式，也並不呆板。因爲這些女子的智力和教育程度，相差很多，施教的標準，自難適合全體。凡遇教育力量所不及者，就以擴充常識的辦法，加以補救。這種教育制度，很切實用，而且很有至理。每人盡可展其所長，

補其所短。

女子受訓期滿了，回家之後，再營日常生活，難免忘掉一部所學得的教訓。但是因爲實用和自動鍛鍊之故，一定是根底很深。所有那些訓練要點，必然終身不忘。記得我在營幕的時候，女管理員有一次出門，到幾百哩之外去受特別訓練，要過十天才能回來。她走之後，團內諸事却仍照常進行。整個精神，毫不爲之稍變。這就是一種非常驚人的成績。試想，這些女子年紀很輕，活潑異常，而且各個來自環境不同的家庭。又都是在前次大戰之後，混亂頹廢的歲月中生身，居然能這樣自治有方，確是很難得的！服務訓練團設計成立這種訓練制度，對於人們的心理，真是十分明瞭。有了這種相當的訓練女青年們，自然而然的要按這種理想生活的標準而邁進。假使沒有相當的背景，而強制她們來符合某種標準，那麼，她們由於人類的本性，總要發生反感的。縱或稍含恐懼而不敢明白有所表示，但是至少也會阻礙訓練的進行啊。

階級觀念的泯除

男子有一種很可羨慕的特殊權利，就是他們能會見任何階級的人物，而不覺自己是怎樣貧富或貴賤的人。因爲

他們只知道作同等的工作，而不大注意人事環境。但是女子却不然了。一位貧窮的女子，很難覺得自己是一位富貴的女子，是列於平等地位的。因爲她羨慕人家的華美衣服，和潤綽的生活。而富貴女子們又向來不知貧窮爲何物！一般貴婦沒有機會去參觀貧民住區，或參加地方服務，所以對於貧苦階級人民，不能充份了解。現在如想充份了解貧苦階級人民的生活，不但需要爲窮人謀福益，並且還要和窮人在一起工作。在服務訓練的營幕裏，大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食，度一樣的生活，同爲人民而服務。各等階級的女子都有了彼此接觸的正當的機會，都和人民一同在田間或在家庭裡刻苦工作。由此可以互相諒解，進而還可發生友誼。從來未曾嘗過勞苦未曾受過窮困的女子，現在也知道應當尊重那誠實勇敢的工人了！而工人們呢？素來幻想：富貴女子們，無非都是寄生於社會的廢物！但是今日遇有用人的時機，她們居然也和農工之家的女兒一樣，體貼人情，吃苦耐勞。工人見了這種情形，也很覺得希奇哩！

有時，一位女子，若遇事實上需要，她也可以屢次到一個家庭去服務。若是那家的母親有病，這位女子也可連續幾個星期到她那裏去幫忙。她心中就認爲自己是那家的

族人，而他們也認定她是這個家庭中的一份子。他們的情感如此的日漸濃厚，甚至她離開營幕之後，她還和那一家親密的往還。這種結合的規模，固然微小，但是對於全國却很有影響。因為這種結合力量，十分堅定，而且這種團結情形，又十分廣泛。數量更是日漸增多。直到現在，全國上下，已經全被這種幸福友愛的環索給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了！

述 要 民國三十年一月

五日 據布達佩斯電稱，羅馬尼亞政府，五日夜突然禁止國際電報電話等聯絡，並命令通過該國之國際列車在國境停止，故羅馬尼亞與外部聯絡完全斷絕，又蘇聯將駐在巴爾幹之外交官完全召至莫斯科，故今後巴爾幹之動態實堪注目。

六日 羅斯福大總統在議會宣讀咨文，全文約三千二百言，內容如下：

曠觀歷史，美國安全，由外部受威脅，如今日之深刻者，未曾有，美國於文明正在進步之時，對將其封閉於長城之內，遮斷文明之光的任何企圖，始終抗爭到底。美國民今已自覺民主主義國家既有崩壞，則在我等本身之民主主義，

爲何如乎？我等不必誇張凡爾賽條約之不完善，我等不必重言民主主義處理世界再建問題，已告失敗，我等應想一九一九年前次大戰之和平，較今日席捲所有大陸之獨裁的新秩序下，實施某種和平工作，遙勝一籌。美國民無所躊躇，非遙着此種獨裁不可，美國及民主主義未來之安全，絕對包含於遙遠美國國境，彼方發生之事故，民主主義之防衛戰，已於四大陸，勇武的展開，若此戰爭失敗，則舉歐，亞，澳，非，四洲之全部人口與資源，必爲侵略者所支配，此四大陸之人口，資源，總數凌駕乎西半球之上，且達數倍之多，由獨裁者之和平，舉凡國際寬容，真正獨立，軍備縮小，信仰自由，交易繁榮等，無一可得期待矣。侵略西半球之第一着手，絕非正式軍隊之登岸，在戰略上重要之點，先爲秘密諜報機關，與其間諜所占領，彼等大部隊既到達美國，與拉丁美利堅，現在最重要者爲我等應一齊應付此外國的威脅。何則，蓋因我國國際問題之一切，今已成爲重大緊急之故也。

然則我國國策可以要約如左：

- 一 我等不論黨派如何，須明確表明公衆意思。
- 一 舉全力期美國國防之安全。
- 一 對於不問地點，如何抵抗侵略，有貢獻於防止戰禍波及西半球之果敢諸國民，舉全力之援助之。

一 我等由對於我等安全之考慮，堅守我等道義上之原則對於獨裁者所強制，或融和主義者所提倡之任何和平，堅持美國不同意之原則。余當前次大總統選舉，在民主共和兩黨間，關於美國國策，並未發見何等本質的相異之意見。現在燃眉急務，在增加武器生產，急速實現。將平時生產，改編為戰時生產，雖非容易，余要求國會授予足以繼續我既經着手事業之大預算與權限，余為增加供給反抗侵略者諸國民之武器，及其他資材，要求充分資金，彼等不求兵力，而必須數十億元之武器，然彼等為購此武器，應付現款之時，為期已近，然我等斷不能因彼等不能支付現款，即宣言雖彼等投降，亦屬無可如何也。我等美國國民，對於諸君之防衛自由，具重大關切，我等或供給我等之勢力，資源，與組織力，供給為維持自由諸君之力量，我等更發送大批船隻，飛機，戰車，及大砲，此為我等之目的，誓約。我等推行此目的時，獨裁者流，或目為此種行動，為侵犯國際法，以相威脅，我等亦決不為所動，美國此種援助，決非戰爭行為，獨裁者流之所謂國際法，實有缺乏相互之遵守性，純化為壓迫道具之片面的新藉口耳。美國民將來之幸福，可稱為繫於我等如何得有效且迅速實行對英援助也。

七日 義大利新春閣議，自四日起經四日間由莫索里尼首相司會

之下舉行，七日已終了，發表聲明，特對義大利三軍將兵之奮戰表示感謝，使加深對三國同盟信賴并嚴肅宣誓，以堅最後勝利之信念，其聲明如下：

義陸海空三軍將兵，及法西斯海軍隊，在各戰線對英帝國主義繼續勇敢勝利戰爭，閣議對此，不顧東西洋對義軍所行之中傷，由衷心加以賞讚，義大利今應對於軸心同盟及三國同盟再確認不動信賴，在最後勝利前，應持有繼續奮鬥之堅固決意，又我等之戰鬥，在於將歐洲從英國金權政治之暴虐壓制中解放，故其世界的立場亦充滿正義也。

十日

德蘇兩國為增進兩國友好關係，締結含有重要意義之經濟，劃定國境，交換住民之三協定，本日在莫斯科正式簽字完了，於是兩國間一切懸案，均可解決。兩國協力更加一層緊密化。其內容如左：

經濟協定 自去年十月以蘇聯米克揚外國貿易人民委員，與德國休勞萊經濟使節團長間，即在莫斯科進行交涉，新協定係以一九三九年二月締結之德蘇協定為基礎，規定至一九四二年兩國之通商者，並較從來協定輸出之數量，大形增加，又由於新協定，德國對蘇聯供給機械類，蘇聯則對德供給原料品，石腦油製品，食料品（主要者為穀類）。國境協定 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員與休林堡駐蘇德大使間，所簽訂之本協定，為劃自波羅的海至伊哥爾加河之兩國國境者，又與德蘇之國境線，係依照立陶宛，波蘭間之

國境及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與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兩次之德立國境協定而規定者。

住民交換協定 此項協定，自前即在里加及科夫諾兩地由德蘇兩國代表進行協議，其目的在使居住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之德國國民，移駐於德方，而在德方居住之蘇聯人及波羅的海三國人分別移住於蘇聯方面，此等各國國民於協定簽字後，兩個半月內，即行開始交換。

又德國官方，對此協定之意義，極為重視，其所語如次：由於此次新協定成立，德蘇兩國之友好關係，將更趨於緊密化，對兩國之協力，亦更加一層促進，並予離間德蘇兩國以一大失望。

十三日 當土耳其某高級長官正對合衆社記者重大言明稱「若德軍進入保加利亞時，土國則立即對德宣戰」時，英近東軍代表馬夏爾中將率領之英軍事使節團，本晨已抵安卡拉，正午起即在土國參謀總長嘉克馬司會之下，舉行英土兩軍首腦會議，出席該首腦部會議者，計有英地中海艦隊司令部代表哈爾特利開大將及近東空軍代表耶姆哈斯特，空軍代表等均行參加，據此間靈通消息觀測，十四日更加入希臘，檢討一般之情勢，並將舉行英土希三國政治會談，土國大總統伊諾紐亦於十三日午前自伊斯坦布爾歸抵安卡拉，此實暗示英土兩軍首腦部會議，與英土希三國會談之重要性，土耳其政界非常緊張云。

二十一日 日本第七十六屆帝國議會本日再開幕。

日蘇漁業暫定協定，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交涉以來，會談已達七次，至三十日仍無成立之希望，遂暫時停止交涉，即行渡歲，然因一月十七日莫洛托夫外務人民委員聲明會見故再開交涉，至二十日急轉直下，大見好轉，建川大使乃於是日午後十時半再赴克萊穆林宮與莫洛托夫外務人民委員舉行最後討論，結果二十一日午前一時已簽字完畢云。午後，日外務省已接公電，情報局於當日午後六時關於此事發表如次：

二十日夜半，建川大使，在莫斯科，與莫洛托夫外務人民委員會談，彼此已簽字漁業暫定協定，其要旨如下：

一 漁業條約，照現狀延展至本年底。

一 暫定協定，得以本年中行將締結之新漁業條約更易之。

上述暫定協定，去年末交涉之際，由蘇聯方面，對於漁區借區費之反對方法，為極度加重漁業者負擔之提案，致未能成立，今日由蘇聯方面同意，一度撤回該提案，以本年度為與漁區借區費及抵代稅二成相當之追加支付而妥結。

「註」 抵代稅者，係蘇聯對於外國人，一括蘇聯之國內稅而徵課者。

本日晚，羅馬尼亞陸軍與鐵衛團在羅京激戰甚烈，此種

衝突，有擴及羅馬尼亞國內各地方之勢。安特內斯哥首相，爲收拾事態，聞將樹立軍事獨裁制。

關於此次事件，綜合各種情報如下：

一 十八日夜，德參謀將校暗殺事件勃發，安特內斯哥首相鑒於事件嚴重，即將內相彼德羅喬斯珂罷免，而以布勒斯斯衛戎司令官柏貝斯珂將軍繼任，同時，布告將鐵衛團員，警官，一律開除。

一 約五百名團員，不滿意該布告，急在警廳集合，形勢不穩，當即出動軍隊，演成巷戰，團員方面，有二名死亡。

一 此次衝突事件，有急速波及全國形勢，進駐中之德軍，爲維持治安起見，現正向布加勒斯特主要都市，急速開進中。

一 安特內斯哥首相，爲防止事態重大化，似已將警察權移歸全部軍隊統轄。

一 軍隊已將全國公共機關主要工場佔領，布加勒斯特之政府建築，廣播電台等機關，警備異常森嚴。

一 安特內斯哥首相，直接對鐵衛團，彼此捐棄嫌怨，以協力維持治安。

一 傳鐵衛團已佔領布加勒斯特廣播電台，向軍隊呼籲中，而美聯索菲亞電稱，此次事件由如左之原因而起：

一 鐵衛團內急進派，與保守派之鬥爭。

一 一般對於安特內斯哥首相獨裁之反感。

一 共產黨及舊國土派，及國內保守派，頗發現政權之險謀。

二十二日 羅馬尼亞陸軍與鐵衛團間勃發之暴動至本日已形鎮靜，而恢復常態，安特內斯哥首相，於事件勃發時，曾向暴動各地派遣陸軍士官，使其實行鎮撫，並擔當一般行政云。

會爲羅斯福大總統之政敵而與羅斯福競選之威爾基，現已與羅大總統握手，鞠英美兩國協力之重大使命，於本日上午由紐約首途，由空路訪英。

二十四日 以恢復在泰國內之失地運動爲契機，泰越兩國間之紛爭，遂見武力衝突，兩國戰鬪，最近益形擴大，因此在以東亞安定爲使命之日本帝國政府爲圓滿解決事態起見，去年十二月以來，努力居間調停，以至於今。本日兩國政府已正式接收關於即時停止戰鬪行爲及調停紛爭之日方提議。日情報局本日下午十時發表如下：

泰國及法國政府，已經接受帝國政府關於調停此次泰越國境紛爭之提議。帝國政府關於在泰國之恢復失地運動機運發生以來，泰越間關係趨於緊張，深以大東亞之安定靜謐與東亞民族之共存共榮爲念，欲此種問題無訴諸干戈，而和平解決之，會施以必要之措置，不幸其後泰越間遂見武力爭鬪，然對於法國方面，十二月初旬曾向駐京安利大

使，非公式提議，關於紛爭有調停之準備，但其後事態不惟不向和平解決進行，至最近兩國之戰鬪益形擴大，前節認爲頗可憂慮，因此一月二十日，松岡外務大臣，對於法泰兩國政府，正式提出帝國政府關於即時停止戰鬪行爲及居間調停之提議，當經法泰兩國政府對於此項提議，已分別答復接受之意云。

法政府關於泰越之國境紛爭，二十三日已發表受諾日本政府調停提議之意旨如下：

因日本政府關於泰越兩國紛爭二十一日曾提出調停，故政府已委任安利大使與日本政府辦理調停手續。

按自泰越二國接受日本之調停後，泰越停戰會議，二十九日午後四時起，在橫濱西貢碼頭之日本軍艦上開會，先由日方代表澄田少將，致開會詞，即開始會議，約三十餘分鐘，第一日會議告終。泰越紛爭二月下旬可完全解決。

二十七日 平定鐵衛團急進分子叛亂成功之羅馬尼亞安特內斯哥首相已於二十七日組織新內閣，其閣僚除三專門技術家外，全部皆係羅馬尼亞國軍出身者，並未含有前閣僚及鐵衛團系分子等，於新「國家指導者」安特內斯哥將軍之下，形成完全之安特內斯哥獨裁內閣。新內閣主要陣容如次：

首相兼外長 安特內斯哥將軍
內 長 波佩斯克將軍
財 長 斯退內斯克將軍

國防部長 亞克必基將軍
濟經部長 波特岡將軍
安特內斯哥首相，二十八日對新聞記者團聲明新內閣之使命如左：

新內閣之使命，爲保障全國政治之完全，並對全國國民之生活，再建正常政治，爲遂行羅馬尼亞之國策，國內之絕對的平靜實爲必要，新內閣雖已在軍部的基礎上組成，而羅馬尼亞之現狀對全國民之統一與訓練仍爲必要。再者新內閣之外交政策亦無何等變更，與軸心國同一步調向前邁進，對軸心國家亦仍誓矢忠誠。

九日 希臘首相馬庫撒斯逝世，後任爲前國立銀行總裁哥利基斯。

讀 者 通 訊

明 代 紅 鋪

(上略)前讀貴刊第一卷第四期燕史君周廬一文。貫通今古。闡發隱微。而字裏行間。更寓保存舊蹟之意。用心固甚苦也。鄙人前曾搜集明代紅鋪材料多種。足與燕文互證。爰爲補述於下。卽希裁酌爲荷。……

石 園 一 月 十 日

鋪。俗作舖。說文解字。鋪簾門鋪首也。增韻曰鋪所以銜環者。作白蛇之形。以銅爲之。故曰金鋪。是鋪爲門之裝飾。已如上示。後世驛遞或有鋪之稱。如金世宗紀。『上謂宰相曰。朕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設鋪遞。比因諫官黃約言。朕方知之。』又日知錄。『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遞公文。』進而爲郵亭之稱。釋誼漸廣。兵士巡警之所曰鋪屋。士卒曰鋪兵。如東京夢華錄載。『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及領公事。』云云。明代以親軍守衛城垣。設值房曰鋪。蓋卽以此爲濫觴也。明之鋪制。建於何時。史籍不詳。據參攷所得。鋪見於載籍中者。爲英宗實錄(注一)。次則爲弘治會典(見下引會典)。若紅鋪之稱。則首見於武宗實錄(見下引日下舊聞考)又神宗實錄(注二)。明宮史(見下引宮史)舊京遺事。春明夢餘錄等書(注三)蓋明之季世。皆稱紅鋪矣。惟鋪曰紅。則不詳其淵源。增韻中有金鋪之名。但係門飾之詞。非鋪屋也。攷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設承天門紅牌。條列親軍守衛事(注四)。或卽爲紅字之由來。明代紅鋪之規制。分內皇城與外皇城。亦曰內圍外圍。內皇城南爲承天門端門午門及左右闕門。北爲玄武門(清代避康熙諱改稱神武)東曰

東華。西曰西華。卽俗稱紫禁城是也。外皇城南曰大明門。(清代曰大清門)。北曰北安門。(清代曰地安門)。東曰東安門。西曰西安門。內外之範圍如是。其分佈之制。見明弘治會典。

凡內皇城四圍二十八鋪。設銅鈴二十八。每更初自闕右門發鈴傳遞至闕左門第一鋪止。次日納鈴於闕右門第一鋪。夜遞如初。外皇城四圍七十二鋪。銅鈴七十八。每更初自長安右門發鈴。至長安左門止。次日納鈴於長安右門第一鋪。夜遞如初。(四庫本弘治會典卷百十八)

又曰下舊聞考卷三十九引武宗實錄。

舊制皇城外紅鋪七十二座。鋪設官軍十人。夜巡銅鈴七十有八。貯長安右門。初更遣軍人一一搖振。環城巡警。歷西安北安東安三門。俱會長安左門而止。每十鈴以兵部火牌一面。後復造木牌五十六付四門。驗發鈴收鈴之數。

據上引會典及武宗實錄。外圍紅鋪之分布。皆爲七十二座。傳鈴巡警。武宗時更添以木牌。法益嚴密。惟內圍紫禁城鋪座。弘治會典載爲二十八。舊聞考所引武宗實錄。未及內圍。萬曆會典則書四十。其數較多。萬曆會典卷一百四十三。

凡內皇城四圍四十鋪。設銅鈴四十一箇。每更初自闕右門發鈴。傳遞至闕左門第一鋪止。次日納鈴於闕右門第一鋪。夜遞如初。

案萬曆帝享國最久。宮殿園囿之役頻興。紅鋪之增。當然爲隨營建之設施也。更考明宮史紀錄內紅鋪之數。爲三十六座。質之舊京遺事及春明夢餘錄亦合(注五)宮史所紀如下。

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門。……南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西分曰左掖門。東曰右掖門。轉而向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向北曰玄武門。此內圍之八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呂忠明朝宮史全集二)

宮史舊京遺事春明夢餘錄三書皆晚出。三十六之數殆爲啓禎時所損去者矣。又案清吳長元宸垣識略。記皇城鋪制云。

明制內皇城周圍共四十鋪。每鋪旗軍十名。晝夜看守。銅鈴二十有八。

據此紅鋪之數。同於萬曆制。銅鈴之數。又與弘治朝相合。而宮史等書未引。未審吳氏何所據也。更考清人入關。宮殿城垣。率承明舊。兵士巡警之所。初亦曰紅鋪。其後始改稱朱車(注六)。其改稱疑在乾隆之世。康熙會典猶著紅鋪之稱。

紫禁城起午門。歷東華西華神武三門……城外周圍設看守紅鋪十六座。每座三間。(康熙會典卷二二二工部)
清康熙朝詎明啓禎時。尙不甚遠。若以此反證明季制度。則其數更少矣。惟清初入關。警衛之嚴。視明爲甚。紅鋪似不應較明季爲少。康典所載之數。其爲纂修會典時「十」字上奪一「三」字乎。是則有待於攷訂矣。

注一 明英宗實錄 天順七年八月丁酉修理皇城外巡更鋪舍

注二 明神宗實錄 萬曆六年七月戊寅工部委官修理巡鋪

注三 舊京遺事 皇城內爲宮城八門周廻紅鋪三十六亦禁守之

春明夢餘錄卷六 皇城外圍：門凡六曰大明門曰長安左門長安右門曰東安門曰西安門曰北安門俗呼厚載門仍元舊也城外紅鋪七十二紫禁城內城：其門凡八曰承天門端門曰午門即俗所謂五鳳樓也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東華再西曰西華向北曰元武門城外紅鋪三十六

注四 明弘治會典(四庫本) 洪武二十七年聖旨榜例自古到如今各朝皇帝差軍守衛皇城務要本隊伍正身當直上至頭目下至軍人不致頂替若要頂替干係利害承天門紅牌一官員人等說謊者斬一凡大小官員奏事語言不一轉換支吾面欺者斬

注五 見注三

注六 清文彙書朱車 (車) 堆子乃兵丁支更之處又(車)守望兵丁坐堆子傳籌坐更哨探(案朱車爲滿字之譯音今故宮周圍昔日護軍駐守之羣房皆編有朱車號數門牌)

答

尊箸引證博瞻。論列精到。足補燕史君之闕。惟念北京一隅。自遼建南京以還。迄今千載。不僅建置古蹟。多有可述。舉凡社會間之一切事物。屢遞變遷。莫不具有研究之價值。本刊自出版以來。亟欲網羅此類文字。以資發揚光大。讀者如有佳作。仍希不吝賜教是幸。

編 者

彝齋漫筆

一 士

今歲辛巳之上一辛巳（光緒七年）。與孝欽后（慈禧太后。俗稱西太后）同垂簾聽政之孝貞后（慈安太后。俗稱東太后。）崩於三月。爲清宮大事。所繫於政治者頗鉅。蓋自兩宮並尊。共主國政。雖孝欽實攬事權。孝貞若僅居其名者。然以舊時之名分關係。（孝貞於咸豐二年立爲皇后。孝欽於咸豐四年始由懿貴人冊封懿嬪。咸豐七年晉至懿貴妃。）孝欽對之不能不稍存敬畏之心。行事亦有所顧忌。至是年孝貞崩。孝欽獨尊。奢縱漸甚。後此政潮國變。疊起而不可抑矣。

關於孝貞之略歷。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二（后妃）云。「孝貞慈安裕慶和敬誠靖儀天祚聖顯皇后鈕祜祿氏。廣西右江道果贈三等承恩公穆揚阿之女。道光十七年丁酉七月十二日生。咸豐二年二月詔封貞嬪。五月詔晉貞貴妃。六月已擬爲皇后。其嬪妃冊封典禮均未舉行。十月立爲皇后。時年十六。少於文宗十二歲。十年八月。從車駕出狩熱河。十一年七月。穆宗嗣位。尊爲皇太后。九月還宮。十一月初一日。借孝欽顯皇后。御養心殿。垂簾訓政。時年二十五。世人稱爲東太后。同治元年四月。上徽號曰慈安皇太后。十一年十月。穆宗大婚禮成。加上端裕二字。十二年二月。穆宗親政。加上康慶二字。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穆宗病痘。復訓政。十二月初五日。德宗入承大統。訓政如故。光緒二年七月。四十慈慶。加上徽號昭和莊敬四字。至是爲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七年辛巳三月初九日不豫。初十日戌刻崩。壽四十有五。五月上尊諡曰孝貞慈安裕慶和敬儀天祚聖顯皇后。九月葬定陵東之普祥峪。曰定東陵。升祔太廟。宣統元年四月。加上尊諡誠靖二字。卽今諡。」

孝貞既崩。頒遺詔。略云。「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闈。迨穆宗毅皇帝寅紹丕基。今皇帝入續大

統。雖當時事多艱。昕宵勤政。然幸體氣素稱強健。本月初九日偶染微疴。不意初十日病勢陡重。延至戌時。神思漸散。遂至彌留。予年四十有五。母儀尊養。垂二十年。夫復何憾。第念皇帝遭茲大故。人主一身。關係天下。務當勉節哀思。一以國事爲重。中外文武。恪共厥職。其喪服酌遵舊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群祀亦不可輟。予向以儉約樸素爲宮壺先。飾終儀物。有可稍從儉約者。務惜物力。副予素願。故茲誥諭。其各遵行。」又上諭。「朕入承大統。仰蒙大行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顧復恩慈。於茲七載。承歡奉養。深荷慈愉。常見動履康強。昕宵勤政。私心慶慰。方冀期頤。初九日慈躬偶爾違和。當進湯藥調治。以爲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痰湧氣塞。遂至大漸。遽於戌時仙馭升遐。呼搶哀號。曷其有極。欽奉遺誥。喪服二十七日而除。朕心實所難安。仍穿孝百日。並素服滿二十七月。稍申哀悃。所有大喪禮儀。著派惇親王奕誼。恭親王奕訢。貝勒奕劻。御前大臣景壽。大學士寶鑾。協辦大學士尙書靈桂。尙書恩承、翁同龢。敬謹管理。詳稽舊典。悉心核議。」均著「昕宵勤政」之語。清代以太后垂簾聽政。惟孝貞與孝欽也。

孝欽以才稱。孝貞則以德稱。時孝欽久病。不視朝。（間力疾出商要政。）每日召對諸事。恒由孝貞獨任其勞。（翁同龢光緒六年庚辰二月初三日日記云。「慈禧太后聖體違和。今日內廷諸公。皆詣奏事處起居。余等不知也。約同人明早入。」初四日云。「卯初同人會於朝房。到懋勤殿。又到月華門。知戈什愛班（按滿語御前大臣也）已請安。遂同南齋赴奏事處。請安。看昨日方。略言夜不成寐。飲食少。面色痿黃。口乾。藥用黨參白朮茯苓甘草麥冬菴蓉等物。」後逐日請安看方。）初八日云。「自初二日起。召見辦事。皆慈安太后御簾內。十餘年來。此爲創見也。敬記之。」凡一年有餘。茲猝爾逝世。國人驚悼。李慈銘是年三月十一日日記云。「早起。驚聞昨日時加戌。慈安皇太后崩。東聖素無疾。自去年春。西聖久不豫。適俄夷要挾。諸夷覘變。恐獨百端。樞府疆臣。共爲異論。設疑譎幻。翼惑聖聰。內外群不逞之徒。謀使域外。及開鐵路造電線諸怪詭不經之事。以猾夏媚夷。牟利辱國者。鼓舞劫制。謗言日起。東聖獨攬萬幾。晨夕憂勞。披覽封事。常至夜半。內斷聖心。召左恪靖入京。任以政事。鬼域游議。卒不能動。而勤政過甚。精力內瘁。徵疾忽中。遽棄萬國。悲夫。」蓋言其積勞以死。並頌其特召左宗棠入政

府。不爲異論游議所搖。暨論時局諸語。亦足以見京朝士大夫關心政事者一時之議論。

翁同龢時以工部尙書直毓慶宮。大臣且近臣也。關於孝貞之崩。其日記所載。三月初十日云。「慈安太后感寒停飲。偶爾違和。未見軍機。戈什愛班等皆請安。余等稍遲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忽聞呼門。蘇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聞東聖上賓。急起。檢點衣服。查閱舊案。倉猝中悲與驚并。司官會齋來。遂令赴署。催看朝簾。竿簾架夾橫架衣。而別作札傳屯田司印稿入內回話。」十一日云。「子正馳入東華門。不攔。月明悽然。入景運門。門者亦無言。徘徊乾清門下。遇一老公一侍衛。皆言微有所聞而不可言。諸門下鎖。寂無人聲。出坐朝房。變臣來。景秋翁來。云知會但云病勢甚危。須臾諸公陸續來。入坐內務府板房。樞廷在彼。伯寅紹彭皆來。猶冀門不開或無事也。待至丑正三刻。開乾清門。急入。到奏事處。則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類風癘。甚重。午刻一按。無藥。云神識不清。牙緊。未刻兩方。雖可灌。究不妥。云云。則已有遺尿情形。痰壅氣閉如舊。酉刻一方。云六脈將脫。藥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始則莊守和一人。繼有周之楨。又某。共三人也。嗚呼奇哉。」(初九方未發。)諸臣集南書房。(卽摘櫻。)余出告同人。并諭諸司速備一切。諸司亦稍稍來。余出入景運門凡二次。日出起下。軍機一起。已而傳旨。惇醇惠三王。謨公。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毓慶宮。南書房。內務府大臣。同至鐘粹宮哭臨。請旨入殿否。曰入。遂偕諸公歷東廊而東。至宮門。長號。升階。除冠碰頭。伏哭盡哀。靈馭西首。內臣去面幕。令瞻仰。痛哉痛哉。卽出。已辰末矣。歸家小憩。而司官來回事不斷。……午正復入。……到朝房小坐。始見諭旨。派惇親王恭親王貝勒奕劻額駙景壽大學士寶鋆協辦大學士靈桂尙書恩承翁同龢恭理喪儀。遂入慈寧宮。與內府諸公坐。上殿看金匱。安奉正中。(甚大。時靈馭已移至宮。安奉於金匱之西。)看朝簾。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復入。至門外。寶相於典禮舊事皆茫然。問禮王。亦云不記憶。時惇邸並立。乃與議定。帶桌子。帶喇嘛。未正三刻。大斂畢。開門。余隨諸公帶餽餼桌子入。至簾下。官人及內府婦人。陳設畢。上由東箱來奠。余等隨跪。(一跪三叩。)哭不停聲。上起。還宮。撤桌。出至門外。喇嘛入轉呪。余等復入。呪畢。出。無事矣。遂歸。(是日。恭邸前數日告假葬其福晉。今日五百里寄信。然在昌平。計九十餘里。一時未易到。)兩日一夜。昏

憤悲慟。不可支。……是日黎明風起。午大風揚塵。天容慘淡。」當時情景。於茲可見梗概。

帝棺稱梓宮。后亦如之。翁氏曰金匱者。其內棺之俗稱也。翁氏四月初二日日記云。「梓宮之木。用楠木。其厚不過一吋七八分。其色微黑。其兩旁立墻三塊拼成。其前後和拼尤多。其上墳起脊亦每邊三塊所拼也。向例由江南織造採進。係捐辦。不具摺不開銷也。其中硃漆棺。形如方匣。四周寫金剛經。俗呼爲金匱。此附身之棺。楠木者槨也。」得此解釋。其制乃明。

三月十四日孝欽力疾召見樞臣。翁氏日記云。「是日軍機有起（二刻十分）。恭聞慈禧皇太后容顏甚瘦。以白絹蒙首。簪以白金。周禮所謂首經者也。緣情制禮。不勝欽服。」孝欽爲孝貞服喪辦法。亦可略見。時孝欽猶病甚。

孝貞之諡。蓋由翁同龢潘祖蔭力爭於內閣會議而定。貞字取義於正。爲文宗始封字樣（貞嬪）也。翁氏十八日日記云。「已初偕陸琴變臣詣內閣。見所擬奏摺及恭加上字樣。欽、肅、敬、恪、儀、天、佑、聖、（中二忘之）、希、天、膺、聖。

余告全師。所擬未當。而寶相國來。余抗言曰。貞字乃始封嘉名。安字亦廿年徽號。此二字不可改。寶云。欽字恭邸所定。余曰。此豈邸所應主議者哉。余又言。端康昭莊四字。兩宮所同。似宜避去。此雖小節。亦當思及。於是

四相國聚議。寶相仍欲以貞字擬弟二。以欽字居首。余與伯寅申之曰。貞者正也。當時即寓正位之意。且先帝所命也。議遂定。又因下六字加減不能決。請余決之。余曰。貞字文宗所錫。慈安二字穆宗所崇。普天率土。久已熟聞。

宜敬稱曰孝貞慈安裕慶和敬儀天佑經顯皇后。於是四相國同聲稱善。萬蒙宰亦云無可易。遂定。「二十一日云。「是日大學士九卿議上尊諡。敬稱曰孝貞慈安裕慶和敬儀天祚聖顯皇后。」其經過如此。佑聖易爲祚聖。蓋佑字爲孝

欽徽號中所有。故亦避去。翁氏「此豈邸所應主議者哉」一語。作作有芒。帝后諡號。均應由大學士偕九卿輩會議具奏。恭王奕訢雖以親王皇叔之尊領袖樞廷。例不與議也。翁與潘皆以儒臣而爲大臣且近臣。學望著於朝列。宜其言

之見重。卒爲「四相國」暨吏部尙書萬青藜所稱服焉。「四相國」者。謂滿大學士寶鋆、全慶，協辦大學士靈桂。漢大學士左宗棠。至首輔漢大學士直督李鴻章。尙未來京謁靈。漢協辦大學士。則沈桂芬卒後尙未補人。（至六月始以

李鴻藻補。）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信錄卷第十章。謂「孝貞諡閣擬貞欽安定四字。而后點用貞字。蓋文宗崩

時。兩后皆青年。猶之民間守節撫孤者。故取貞義。」亦相傳之一說。要以翁氏所記爲可信。奕訢所主欽字之謚。時未用諸孝貞。二十七年之後。竟用諸孝欽。則奕訢卒已十年。不及見矣。大清會典列后尊謚字樣。神明嚴翼曰欽。威德悉備曰欽。德性正固曰貞。率義好修曰貞。

翰林院編修唐景對。於此次大喪中因故獲咎。其事亦可附述。張文襄公年譜（胡鈞重編）卷一光緒七年辛巳云。「三月初七（按七應作十）日慈安皇太后崩。十六（按六應作七）日於大行皇太后前行午奠禮。翰林院編修唐景對。負手登階。左右聞（按聞當是聞）望。恭邸呵之始下。命查取職名。將勅之。午祭退。公要翁文恭於門曰。此人何罪。彼不齊集將奈何。況中門未啓。可恕也。事得解。（見翁文恭日記。）」按翁氏十七日日記云。「午奠未上時。見一人負手登階。左右聞望。恭邸問何人。不對。問何衙門。亦不對。頗露傲視狀。逍遙自如。邸訶之下。其人下階疾走。邸飭人追之。查何名。須臾。內務府官回。言係翰林編修唐景對。不諸當差。誤上臺階。邸發怒曰。具摺參奏。午祭退。張香濤朱肯甫邀余於門。爲言。此人何罪。彼不齊集將奈何。況中門未啓。可恕。勸余罷此摺。唯唯應之。」譜謂事得解。蓋以翁對張之洞及朱尚然之請唯唯應之也。然翁記次行關於此事另有下文。據云。「惇邸兩到余寓。余勸以公論如是可免參。惇邸難之。申祭入。蘭孫寶相皆言不能挽回。司官擬摺。誤上慈寧宮台階。邸奮筆改誤爲擅。怒未已。余略與商酌。佛然不從也。」是翁雖爲緩頰。而事未得解。唐仍被參。翁於此節下附識云。「廿五日議上。罰俸九個月。私罪。」蓋奏參後交部議處。獲此處分。

孝貞之崩。出人意外。翁氏日記。亦有「嗚呼奇哉」之語。外間揣測。多疑其非善終。而孝欽有以致之。揮毓鼎崇陵傳信錄云。「光緒辛巳三月十一日。（按應作十日。外間於十一日知之耳。）孝貞皇后崩。時慈禧病甚劇。慈安固健康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既而知爲東后。（時兩太后分居東西。即以東太后西太后別之。宮中則呼曰東佛爺西佛爺。）乃大驚詫。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手救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

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閒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快快不自得。旋辭去。十一日。慈安閒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捧盒至。跪陳曰。外舍頃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啓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即傳太醫。謂東聖驟痰厥。醫未入宮。而鳳馭上昇矣。類是之說。久騰衆口。而事屬曖昧。難成信據。不過一種談柄而已。(所謂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云云。則孝欽久病。早已不恒視朝矣。至謂醫未入宮而孝貞已崩。證以翁氏日記。亦匪確。)孝貞之崩。孝欽正在病中。因之又有謂孝欽以產託病(或云小產致疾)爲孝貞發覺致不相容者。說益奇矣。

其力辨孝貞非善終說之不可信者。慈禧傳信錄卷中第十章云。「孝貞年長於后。而和易少思慮。且健啖。故體較后爲強。垂簾時。輒孝貞先起。梳沐竟。后始作也。兩宮常同飯。非有他故弗獨食也。孝貞晚膳。獨飲醇酒三爵。后則不近杯盤。戊寅後。孝章兩轍恆腫。醫官謂爲濕熱。訶讓等並請節飲。自是遂戒酒。而體每覺弗適。然仍視朝如故。越二年少差。值端午復飲紹興酒數觴。翌日腹微脹。醫者進以消導之劑。雖愈而夜分不能寐。有時氣輒哮喘。適后亦患腹瀉。不能離牀褥。孝貞乃獨視朝。一日告訢曰。吾年來病亦甚。雖能起而心中作惡。恐非諸御醫所能醫。爾等能求國手於草澤乎。訶等方承旨字寄各省。越日而孝貞崩矣崩之日。尙食倭瓜糕一拌。世傳后實鳩殺孝貞者。則以孝貞疾未輟朝。何致遽殂。而不知其病已三年也。予嘗叩之廣科(按孝貞弟也)。謂自戊寅後。其眷屬日恆入宮問疾。臨崩時科妻猶在宮掖。后以疾不能起。聞孝貞崩。乃以四人掖之至。行禮後幾不克興。科隨奉召入。時方暑。后猶衣袷。憔悴甚。內務府總管等人見。后第曰。其循歷朝太后喪辦理。無多語也。訶讓等至。后唯趣讓至普祥峪察視。普祥孝貞萬年吉地也。自是踰旬。后始小愈。召見臣工。孝貞瀕死時。后亦無餽食事。則傳說之誤。不辨明矣。」又云。「時庶政皆后獨裁。然病體支離。不能排日視朝。故非大事。多訶專主。后病起腹瀉。初誤服補劑。腹脹塞作楚。欲用瀉利藥品。醫弗敢承。乃自以生大黃煎檳榔飲之。遂致困頓。時徵四方醫士入治疾。獨薛福辰投方輒效。後服補益脾胃諸藥。疾始脫體。而世疑孝貞之死。竟附會其說。謂后小產致疾。爲孝貞所窺。

故投毒滅口。夫后以婦人干政。召侮辱國。律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之義。自當爲國人所共擊。若必以捕捉風影之談。曠其陰私不可曉之事。良君子所不取矣。予嘗諮之諸醫。所言略同。故知小產說爲無根。特詞而闢之。」此書每於孝欽無怨詞。非袒之者。而於此節斷力辨其誣。所論頗正。惟亦有失考慮。如言孝貞端午飲酒數觴及崩於暑期云云。不合實際時令。又恭王奕訢當孝貞崩時未在京。翌日始由昌平馳歸。(翁同龢三月十二日日記云。「恭邸昨由昌平馳歸。西初率兩貝勒入見於體仁殿。即日叩謁梓宮。」)至孝欽病情方案。翁同龢日記排日紀之頗詳。

孝貞孝欽。兩宮並尊。其互相稱謂。說者每謂以齒序。東宮爲姊。西宮爲妹。實則孝貞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孝欽生於道光十五年乙未。西乃長於東者二齡。序齒宜東爲妹而西爲姊矣。惟以舊時之后妃名分關係。孝欽固不便以姊自居而呼孝貞以妹也。或云互稱以姊。俟考。

薛福成庸齋筆記卷二(史料)紀孝貞事云。「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頌。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寢閣者。聞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以中宮調停。旋蒙恩眷。顯皇帝幸熱河。逾年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羈縻肅順。外示委任。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兩宮及皇上奉梓宮先發。俾肅順部署後事。既至京師。則降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旋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著異謀。以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時頗自悔恨云。於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講政事。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窾會。東宮見大臣。訥訥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同治初元。鑒會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以正月朔日下詔。凡天下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祈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爲所惑。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尙書。其

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爲宜。金陵蘇浙之復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東宮之意。而西宮亦以爲然。及太監安德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境。巡撫丁公寶植劾奏之。東宮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卽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太后之明。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后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後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毅皇帝孝事太后。能先意承志。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西宮爲帝所自出。無以逾也。毅皇后之立。實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聖德爲相近云。邇年以來。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故益務韜晦歟。」可資參考。蓋於孝欽似略有微辭焉。若關於肅順一案。所言未盡諦審。

兩宮同召見諸臣。每由孝欽發言。孝貞罕所表見。故世謂其拙於詞令。陳昌爲鮑超所編靈軍紀略。紀其庚辰入都（時簡授湖南提督）於五月召見二次。時孝欽以病不視朝。由孝貞發言。問對頗有致。實孝貞言論僅見之史料也。茲錄如次。

初一日。味爽趨朝。見軍機王大臣於朝房。卯正召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孝貞顯皇后在後黃幔之內。有內監揭起門簾。鮑公入門三步。跪奏稱。奴才鮑超恭請聖安。旋免冠。碰頭奏稱。奴才叩謝天恩。畢。戴冠起。向上行五步許。半對皇上半對孝貞顯皇后跪。孝貞顯皇后問。你何日動身。奏。奴才於三月十三日。由原籍四川夔州起行。奴才奏報原係三月十一日起行。因服藥三劑就延。故至十三日始得起行。問。川省百姓安否。奏。督臣丁寶楨。操守甚屬廉潔。百姓安堵如常。問。沿途百姓安否。奏。仰沾天恩。百姓俱安。問。現在年成好否。奏。沿途年成俱好。小春俱已得收。問。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奏。坐輪船十餘日。沿途服藥就延。水陸計一月有餘。問。沿途服藥。你有那些不爽快。奏。奴才接各路來函。傳聞異詞。云古北口俱在開仗。俄船已到天津。都城告警。奴才憾不得一翅飛來。因此夜下繕稿。恭報起程日期。以慰朝廷慮念。一面函致各省舊部諸將。前赴湖北適中之地等候。奴才具摺。請旨招募勇丁是否可行。迎摺北上。恭候批示祇遵。以免展轉就延。奴才晝夜籌畫。眷口等見其過勞。勸令稍息。奴才以國事如此緊急。臣子何忍安閑。因此肺脇受寒。致成咳嗽。掣動舊傷。

問。你沿途在那幾處服藥。奏。在宜昌服藥五劑。至天津。李鴻章見奴才形容憔悴。留住服藥十餘劑。問。你是要緊的人。服藥總要審慎。是四川醫士好。還是天津醫士好。奏。都覺平常。問。到底那個醫士之藥靠得住些。奏。孝鴻所薦醫士之藥似覺平和。問。你有幾弟兄。奏。四弟兄。問。現當甚麼差使。奏。長兄與季弟俱病故了。只餘二兄一人。問。現當甚麼差使。奏。在家未當差使。問。是何官階。碰頭奏。會蒙天恩獎以記名總兵。問。他叫甚麼名字。奏。叫鮑繼美。問。你幾個孩子。奏。三個兒子。問。現當甚麼差使。奏。俱尙年幼未當差使。問。大的個好多歲數。奏。現年十九歲。問。十九歲可以當差使。碰頭奏。業已仰邀天恩。賞給二品廕生。奴才之意。使他多讀讀書再當差使。問。你是隨同會國藩打仗。奏。原隨同向榮出師廣西。追賊至湖南。經會國藩札調管帶水師。隨同楊岳斌。將江面肅清。胡林翼札調統帶陸路。創募霆軍各營。問。你後來又向會國藩。奏。後來又同會國藩。問。你打了好多仗。奏。水陸數百戰。問。你好聲望。奏。奴才毫無能爲。天恩褒獎。問。你很苦得有。奏。應效犬馬之勞。問。你身上傷痕現掣動否。奏。傷痕尙在掣動。問。現在咳嗽否。奏。尙在咳嗽。問。你在京城現服那個醫士之藥。奏。服帶來書辦之藥。問。服藥非等兒戲。書辦恐靠不住。人是大事。你要格外留神。奏。奴才稍知藥性。太后儘可放心。問。李鴻章之醫士尙好。你還是要用李鴻章之醫士。奏。是。問。李鴻章你們至好。奏。多年舊好。問。李鴻章體子好否。奏。李鴻章雖憂國憂民。然善自保養。體子尙好。問。李鴻章飲食好否。奏。會邀奴才吃過飯。李鴻章吃得兩中碗飯。太后亦可放心。問。你的體子。醫士總要好生斟酌。奏。是。少停。孝貞顯皇后說。你歇歇。遂起。自揭門簾。退出。

二十七日請訓。卯刻召見。孝貞顯皇后問。你這到湖南好多路。奏。輪船不過十餘日至湖北。由湖北不過十餘日即到任所。問。你咳嗽好了麼有。奏。咳嗽已好。問。身上傷痕還掣動否。奏。傷痕已好。諭。我靠你們在外頭。你須任勞任怨。破除情面。認真公事。奏。仰體天恩。破除情面。認真公事。不敢有負委任。問。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會到湖南。百姓聚衆一趕。後遂未到湖南。問。你初到京城。不知常年。今年雨水過多。如何是好。奏。天恩垂念民間。恐雨水過甚。禾苗有傷。但隔地不同天。外省每逢五六月間卻是正當要雨。太后不須過

慮。問。你到任所。奏。是。少停。孝貞顯皇后說你起。因起身。退數步復跪奏稱。奴才鮑超跪請聖安。退出。觀孝貞之語。對宿將助臣之溫慰策勵。親切而周匝。固不得謂之訥訥矣。（會國藩日記所紀同治七八兩年（戊辰己巳）召對。孝欽之語。失之冷淡。較此遠遜也。）平日之推孝欽發言。蓋意存退讓耳。又左宗棠幸已與馮譽馨書云。「正月廿七日展覲。召對兩次。即蒙入值。桓垣兼典屬國新命。猝不敢辭。安聖諭及廿載憂勞。爲之墮淚。勉以國事。全賴王大臣襄贊。諭旨臆摯。所以矜恤勞臣者。無微弗曉。自顧衰病。何堪重任。然不敢不勉。」雖未詳著其言。而其言之能感人亦可見。（是年孝貞崩後。左與楊昌濬書云。「初十夜子刻。得官報。慈安皇太后於是夜戌正病危。比戴星奔往。則已升遐矣。計輟朝甫一日耳。聖德感人至深。官府臣僚。悲慟罔極。殯殮時及梓宮升壽寧殿。哭臨兩泣。不期而然。目覩冲聖奠醴几筵。尤不禁哀從中來。不可抑按也。」）

文宗崩後。諭旨蓋用同道堂小印爲記。王闈運祺祥故事。紀其來歷。謂係文宗特賜孝貞者。其說云。「文宗大行。遺詔八臣受顧命如故事。孝貞詔顧命臣。以防壅閣爲詞。日進章疏。仍由內發。軍機擬旨上。后覽發。以小印爲紀。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時人刻漢玉爲之。漢王者含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漢。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寢。問侍寢何人。升坐責數之。上既視朝。心念后未還。恐有變。即還寢。則宮監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即戒無報知皇后。潛步入。則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見上至。下迎。帝即坐后坐。跪者猶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陽指跪者問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來。寢興有定法。今帝以醉過辰不出朝。外間不知。皆以奴無教。故責問彼何以多勸上酒。帝笑曰。此自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后奉詔。因曰。此主子宥女。以後無論何處醉。唯女是問。帝慚。即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賜后以謝。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爲信。」而金梁四朝佚聞。則謂此印乃授諸孝欽者。其說云。「世傳文宗臨命。以同道堂印賜慈安。並密諭如慈禧攬政即正其罪云云。讐言也。同道堂印實賜慈禧。而賜慈安者乃御賞二字印。閒章也。可知文宗意在慈禧。特以閒章慰慈安耳。訓政諭旨。皆以同道堂印鈐尾爲制。而御賞印則加於首。亦如書畫之引首。不以爲重也。聞其後慈安不願問政。並御賞印亦交慈禧手矣。此皆初聽政時也。及慈禧獨訓政。一切皆同帝制。凡有詔諭。不復另加印。閱後即遞下云。」與王說大異。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第三十三回

強學會國士逢挫折

碧雲寺俠客救孤忠

話說陶然亭上一班名士，正要集議國家大事，忽見亭北一陣黃沙，滾滾而來，其時天氣晴好，並未括風，何以忽來如此塵土，略等一等，就看見是一羣騾馬，大約有二十三四匹，風馳雲湧，疾捲而來，所以有如許的風沙捲起，衆人正在盼望一瞬間，許多騎馬的人，已到了亭子下的階級旁邊，紛紛下馬，那時梁超如往下一望，原來是戴勝佛和着一羣少年人，走上亭來，他身穿着元色綉紗實行的棉袍，罩着一件深藍庫緞巴圖魯馬甲，飛揚神俊，有壓倒一切的氣概，他是湖北巡撫戴季洵的兒子，才學邁俗，聲名軼羣，他和鄂督莊壽香的兒子莊立人，湘藩程佑規的兒子程叔寬，吳武壯的兒子吳北海，當時稱爲四公子，他們都是有學問的，並不是執袴一路，不過吳北海程叔寬有些書生名士氣息，勝佛立人雖也是名士，却有些豪華跌蕩的舉止，超如和他們都狠有交情，今天看見勝佛，連忙舉手招呼，隨後許多人，立人也在其內，超如也一同將立人和其餘一羣人，讓入室中坐定，和已來的客人介紹了，正要開始談論，勝佛呵呵的笑着，今兒真巧，難得各位都聚集在此地，超如，你看今天陶然亭怎麼這樣熱鬧，難道都是來歡迎各位志士麼，超如笑着，向亭外一望，果然車龍馬水，也有紅鞞脚大鞍兒車，也有十三太保烏絨鑲嵌的小鞍車，也有許多窮京官破舊車，也有趕買賣的車，也有鞍轡鮮華的俊馬名騾，紛紛擾擾，人羣中自王公大臣，官商小販，以及要飯的，各色齊備，并且有推着小車子叫賣菓兒糕的，也有賣冰糖葫蘆的，也有賣酪的，也有憂着銅盞賣山裏紅湯的，超如看了愕然不解，回頭就問道，難道今天有什麼趕集趕廟的麼，勝佛笑道，此地向來沒有趕集的會場，一定是臨時集合吧，超如道，不能，總有一個原因，纔哄動

得這許多人。勝佛道：你真不知道麼。我告訴你。這兩三天。本京人傳說陶然亭左近出了一件怪事。說是地中常聞有吼哮的聲音。好似牛鳴。這個謠言。哄動了全京上中下人等。都趕來一聽。我趁着天氣晴和。借這個題目。也算來踏青一回。我想京中人最喜歡造謠言。所以我們都騎了馬。前來考查一下。不料你們正在此舉行盛會。所以我說巧得很。超如道：別的且不用說。我也不知道你進京。今天我的先生也在此。一定要請你會一會。這也是我的夙願。勝佛道：當然我也久想拜謁。只是不得機會。今天不可錯過。請你帶我去見一見。超如道：很好。一同去。勝佛就同超如走進南屋。只見靠窗坐着一位。廣額豐頤。精神炯炯。上下唇留着黑鬚。正在高談闊論。左右圍着許多人。都在靜聽。超如就走上前來。對着他說道：湖南戴勝佛兄要來見先生。那唐常肅一望。只見來了一位英俊少年。矯矯不羣。跟着超如前來。常肅連忙立起身來。呵呵笑道：神交已久。今日幸會。那勝佛趕上前作了一個長揖道：先生是儒林山斗。渴想拜謁門下。今日得遂素願。實深微倖。不過先生門牆高峻英才羅列。樗櫟庸才。不識能邀青目不能。常肅還了一揖。笑道：不敢當。閣下才學。欽佩已久。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閣下的話。兄弟只有避席百拜而已。超如道：勝佛兄不必太謙。我們且暢談一回再說。勝佛道：不差。今兒是倉卒出來游玩的。太沒敬意。過天專誠再過去吧。常肅道：勝佛兄的話。真太客氣了。我們既見過面。以後可常叙。今天也不能盡興哩。超如道：才剛勝佛說陶然亭地中鳴吼。我想地中必有什麼動物伏着。所以有此吼聲。常肅道：這倒也不一定是動物。地中牛鳴。歷史上雖然不很多見。我只記得漢獻帝建安年間。長沙醴陵縣曾有山鳴如牛响聲。地中牛鳴不曉得史上見過沒有。不過總非佳兆。你想獻帝建安的時候是什麼光景呢。勝佛道：先生亦不必過慮。高密鄭君不是生在建安時麼。隆中臥龍不也是生在建安時麼。世界太平一統的時候。生不出什麼奇才。反是羣雄紛擾列強環伺。纔是英雄得志的時候呢。常肅笑道：老夫拭目以俟便了。勝佛道：先生剛纔談的是什麼。常肅道：我才剛說的因為時世艱難。風潮震盪。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瓜分之聲。甚囂塵上。亭林先生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一介書生。斧柯未假。也總要盡一點責任。出一點力氣。不過草野小儒。只能從學問入手。你看道咸以來。讀書的只知道八股文試帖詩。至於十三經廿四史。都束之高閣。能讀者千百人中無一人。等到中了舉人進士又要專心盡力寫白摺子學習詩賦。就算頂括括的玉堂人物。等到朝廷叫他辦起事來。真是一物不知。反自以為天朝麟鳳

對着外國人鄙之如犬羊。等到屢經戰敗。只好屈膝求和。把一班洋行買辦略懂得幾句外國文的。就由王公大臣登之薦章指爲奇才。仗他擔當外交和軍國大事。那得不糟呢。這種士大夫。既成了惡習慣。那也不足責備。不過我們四萬萬人裏頭。難道沒有人才。不去提倡。不去團聚。是顯不出來的。所以我想召集天下有志的人。還是去求學問。只要大家研究起來。難道黃種決定追不上白種的麼。況且現在已有了真憑實據。就是那日本也是黃種。明治維新了不多年。竟有今日。我們今天所以招了許多同志。想創立一個學會。大家起來研究富強的法子。大家弄明白了各國富強的道理。告訴我們政府。急起直追。總比坐待瓜分好得多呢。勝佛奮然作色道。先生的話。固然正當。先生之志。尤其強毅。自然是救國的第一妙策。不過據學生看來。泄沓之風。遍於朝野。不但贊成的居少數。反恐猜忌者居多數。先生熱心。枉付東流。學生遍游南北十餘省。人心風俗。已成痼疾。非大黃芒硝不能盪滌。先生的辦法。恐怕沒有什麼效果吧。超如道。你的見解是不差。不過知其不可而爲之。是孔老先生傳下來的心法。我們先生是直接素王道統的。自然未忍袖手了。旁有一人拍手呵呵的笑道。常肅先生的學問主張。都是孔門嫡傳。改制大同。是孔門的微言大義。不過栖栖皇皇總要一車兩馬。我看常肅先生先去買了車馬再去實行纔好。衆人聽了。一看。不禁呵呵大笑。原來是和勝佛同來的一個少年。猿臂狼腰身手天矯。說話帶了些湖南的土音。就是邵陽魏郁文。默深先生後人。和勝佛超如都是熟人。超如聽了道。郁文。你又來胡攪了。郁文笑道。我就不開口。聽你亞聖的議論是了。常肅接着道。勝佛的話是不差。不過前人有言。世上風俗之成。起於一二人之心。這救國責任。雖要衆人的力量。然沒有一二人發起。一時也不會動作。我們姑且盡盡心。打起開場的鑼鼓。將來掀簾出幕。自有好角兒出現。各位以爲如何。那四圍的客人。同聲說道。唐先生的話。我們都贊成。何妨就此各各簽名發起這個學會呢。超如立起來說道。各位既然贊成。請大家先定一個名目。常肅道。我們志在救國。先求自強。就定自強學會何如。中間有一人道。強是注意政治的。與學會覺得不甚清楚。我看去了自字。光叫做強學會。何如。衆人哄然說好。常肅道。各位既定名稱。細章就由超如等去擬就了再商吧。隨即決定在後孫公園興勝寺中請同志後日前往開會。衆人見時已不早。都匆匆散去。常肅同着超如勝佛。也一同走出亭來。只見亭外曠野中。東一簇西一簇的人。團聚不散。臉上都帶着驚奇的形狀。只聽見人羣中一個人說道。你們聽見麼。那地下的響聲好像在你們的腳

下。那邊有一個人答道。我們聽見只像在你們站的地方。常肅等隨意走了數十步。果然聽見前面發出一陣的吼聲。好像裏中牛鳴的聲音。常肅等走上前去。又聽得吼聲在身後了。（此事作者於陶然亭畔親聞之。）大家都驚異了一會。郁文道前天聽一個本京的朋友說。去年冬間。東便門外。有一天發見了蝦蟆擺陣。纜奇怪呢。本來十二月奇寒的時候。那裏有蝦蟆能出現。不料東便門外的石路上。那蝦蟆足有千萬。只排隊徐行。那往來的驢車經過。車夫牽鞭子趕也趕不動。車轍上血肉狼藉。他們依然徐徐前進。真的正式隊伍也沒有這樣整齊。（此事作者於東便門外親見之。）這不是怪事麼。常肅歎了一聲道。總非國家的祥瑞罷。衆人都黯然不樂。各自上了車馬回去。超如隨常肅回到寓中。果然擬了強學會的章程。隔了一日。就在興勝寺中開了一次會。到的人倒也不少。兩江湖廣劉莊二督也捐了些錢。隔了不多日子。被尹宗湯知道了。曉得政府不贊成。他就遞了一個封奏。參劾常肅等偽學欺世。莠言亂政。政府中自然合意。就下了上諭。給步軍統領等衙門。把強學會封禁勒停。常肅也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暫避風聲。這且不題。却說勝佛等自陶然亭分散以後隔了幾天。他同郁文立人等七八人。走到前門楊梅竹斜街福興居。下了馬。夥計們就領到了立人預定的座兒。各人隨意坐了。夥計們沏了茶。擺上牙簽板榔碟子。笑嘻嘻的說道。爺們要點兒什麼菜。各人就隨意要了一兩樣。立人道。我要一個鴨子。要肥的。夥計應了。就去取了一支腿毛的填鴨。帶着一支細纖籤子。送到立人面前。順手把纖籤子向鴨子身上扎了一下。道。二爺你瞧肥不肥。立人看了道。還好。就是吧。夥計道。用什麼酒。立人道。紹興。郁文道。我要兩壺白乾兒。夥計答應着。擺了杯碟。就先把店中的例茶碟子擺了。就出去把要的冷葷碟子送上。各人就斟了酒喝起來。立人看見夥計在旁。就問道。半壁街王老板來了沒有。夥計道。他老人家快來了。他每天總要到這裏來。喝了酒纔回家呢。立人道。等他來了。你就說我請他到這裏來一塊兒喝酒。夥計答應了一聲。立人道。你不要忘了。夥計道。忘不了。就出了風門。端茶去了。勝佛道。就是大刀王二麼。立人道。是的。你不是催了我幾回要見他。不過這老人家脾氣很有點古怪。他不願意見。任憑你是王公大人。他可以絕不睬你一睬。前天我向他提起你。他聽了你的名字。像很喜歡似的。今天在此地喝酒。也是他預定的。你今天準可以見着他了。勝佛道。好好。郁文道。這個老頭子倒底有什麼能耐。得了這樣的大名呢。立人道。他詳細的出身履歷。我也不很知道。不過在社會中流傳一點事蹟。很有可歌可泣的。

他幼年就失散了父母，單身流蕩在江湖上，遇着了一個人叫山西老董的，他就拜爲師父，那個山西老董，確是一個奇人，也沒有室家眷屬，他的武藝工夫，真是海內獨一，懷抱着一個打抱不平的俠氣，往來各處，落拓不羈，世界上聲色貨利，沒有一件能搖動他的志氣，江湖上大家佩服他，他見了王二的骨格志氣，就收了他做徒弟，王二得了名師的指導，加以刻苦的練習，入了技擊的堂奧，他喜歡的是單刀，本來山西老董專門的也是單刀，師弟相得，老董把許多的秘訣都傳授了，他就成了大刀王二的名了，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呵呵連笑帶嚷的說道，莊少大人又來賞我酒喝了，不曉得預備了多少酒，我這個老頭兒，酒是狠喝得下的，一二十斤不過算是酒點心，真的喝，少大人你捨得捨不得，立人聽了，立起身來接着說道，老人家你放心，莊立人就算窮，這點兒的酒錢還出得起，一面說一面要走出去，只見那夥計推門進來道，客來了，後面隨着鬚髯皓白精神炯炯的一個老頭子，兩只眼珠子閃出雙道似電的光來，向屋中周圍的一望，指着勝佛道，莊少大人你說的戴少大人就是這一位麼，勝佛已出了席，就上前作了揖道，今天是頭一次見面，晚輩可就要放肆，罰你一大碗酒，王二道，怎麼了，勝佛道，你爲什麼看不起我們，王二道，沒有啊，勝佛道，你說沒有，爲什麼少大人少大人的，可不是瞧不起我們麼，立人道，對，王二呵呵的笑道，老頭兒奉承倒錯了，立人道，勝佛的話不差，你老人家以後不准再說少大人，你高興隨便叫我們的號就好了，王二呵呵笑道，不過太不客氣了，勝佛道，老人家不怎麼叫，僭們就不敢奉陪，王二道，是是，就依二位的吩咐是了，隨向在座的客招呼了一下，立人就請他坐了首座，王二道，我其實不應坐，不過二位又要說我老頭兒不受抬舉，我也不客氣了，勝佛道，這才是了，立人叫夥計換了大杯再要菜，夥計就道，二太爺要什麼菜，王二問道，我的菜要過了沒有，夥計道，沒有，王二道，很好，不用問了，就是罷，夥計答應了一聲，說道，僭們聽見有你老人家，這個菜已早預備了，菜就來罷，好佐酒，王二笑着點點頭，在席的莫名其妙，一會兒夥計捧着一個熱氣騰騰的大盤進來，原來是一大盤燒羊肉，王二就拿起筷子，指着道，這是此地的著名菜，諸位請，我不客氣了，就拿起纒斟的酒喝乾了，佐了一塊肉，就喊夥計道，快來幾壺熱酒，今天遇着痛快的朋友，應當喝一回痛快的酒，就向着同席的人笑道，老頭子本來是個老粗，列位不要見笑啊，大家呵呵大笑，也喝酒吃肉，吃了一回，郁文道，老前輩的功夫，久已聞名，門外漢也不敢請教，今天能否將經歷的痛快事，講一件我們聽聽，一定可以多

喝幾斤酒。也讓後生小子痛快一回。王二呵呵的笑道：老漢實在沒有什麼經過的痛快事。那裏可以給各位下酒。不過從前流蕩江湖時。結交的朋友真有幾個好漢。一時也說不盡。今天說一個奇女子。給各位聽聽。才曉得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了。這件事。說起來是我們會友鏢局裏的事。那年秋間。有縣員勸府收的山西大同府租銀十萬兩。委托會友鏢局護送到京。這條道路向來很太平。咱們局中來往也不少回兒。況且是貝勒府的款子。誰敢劫。壓鏢的夥計碰着是個酒鬼。不免大意一點兒。那天在打尖的時候。多喝了一點。醉了。就睡在車上。鏢車經過山脚下。一片荒涼。他依然做他的好夢。不料山灣裏閃出一二十個人。攔路喝問。那鏢客睡得糊裏糊塗。沒有遞過節兒。那班人以爲是尋常的買賣客人。鏢旗也許是冒充。胡哨一聲。就把十萬兩銀子搶去了。鏢客醒來。已杳無蹤迹。沒有法子。只好回局報告。盧老板聽了。覺得失了鏢照例要賠。固然不得了。而且咱們局子壞了名氣。尤其關係重大。盧老板同我們只好邀集同行的朋友。商量破案。當時有名的好漢。李存義。劉德寬。尹德安。張兆東。尙雲祥。周玉祥。程庭華等。會議之後。分道揚鞭。改扮裝束。前往蔚州保安州八達嶺一帶探訪。大家揣想一定不是有名的綠林好漢所幹的。因會友鏢旗。聲名赫赫。盧老板交游廣闊。信義蓋天。有名的頭腦。多有交情。這定是一班新出道的不管什麼才幹的。這類人不知道躲在那兒。很不容易去找。一天盧老板同着我一清早入山。近午到了一個小村莊。肚子餓了。就找一個小酒店進去。要了些酒菜。正在吃喝。只見一個貨郎兒。手中拿着小搖鼓。肩上挑着一個雜貨擔子。走到酒店門口歇了擔。向店中一望。那店中因時候尙早。沒有多少人吃喝。盧老板朝外坐着。擎着杯兒。正在心緒不寧。那貨郎兒向着他仔細一看。就問道：盧老板從那兒來。盧老板望了一望。不認得他。就說道：老哥是誰。我兄弟一時記不得了。他就放下手鼓。踏進店門。向着盧老板跪下去。磕了一個頭。盧老板連忙站起來。扶着他道：老哥爲什麼這樣客氣。他道：盧老板貴人多忘事。我是滄州的王義。我的性命是老板救的。老板自然施恩不求報。所以不放在心上。我是天天總要想着的。沒有老板。世上那還有王義呢。盧老板方才恍然想到。原來盧老板從前在滄州知州衙門裏做過幕友。并且教過知州的少爺武藝。有一天滄州破了一件盜案。捉到了強盜十餘個。內中有一個山東人。年紀很輕。相貌並不凶惡。問他是少時父死爲繼母逐出。漂流到了強盜山中。從未犯過案。名字就叫王義。當時盧老板聽見了。親自去問了他一回。確是冤枉。王義向着他痛哭流涕。哀求救命。盧老

板心中惘然，就向那少爺說知。這位少爺也很慈悲惻隱，隨向父親說明。登時開脫釋放了。盧老板也不放在心中。不料此回在僻小的村莊中遇見了，就拉他一同坐了。喝了一杯酒，就問道：替們分別後你一向做些什麼過日子？王義道：自從受了老板的恩典，死裏逃生，就到了保安州，做了這個行業，過了近十年頭，現在也成了家，有了小孩子，居然不至於餓死了。不是老板那有這個日子。我在家中供了你老人家一個長生位，天天燒香禱告，有一天能教向你老人家磕一個頭，我就心滿意足，果然菩薩有靈，今兒真如了我的願了。盧老板道：你也太誠實了，我救了你也沒有費多少力，你這個樣子太過分了。現在回家去快快撤了這個位，這個樣子是要折我的福的。王義道：你老人家是好漢，救了人是不在心上，不過受你好處的那里過意得去呢？盧老板又斟了一杯酒給他哩。他接了酒說道：以前的事且不談，今天你老人家到這個山窪子來，有什麼事罷。盧老板歎了一口氣，向內外望了一望道：我的事無從說起，也和你滄州時的事差不多，一樣的重大，因為心上亂得很，所以你進來我真想不起哩。王義吃了一驚，低頭想了一想，把手中的酒喝了，就說道：我遇見你老人家，一定要請你兩位到家中去，一則讓他們娘兒們見見面，認一認大恩人，二來十年內一切事情，讓我詳細告訴你，這兒也吃不出什麼來。到家裏去喝一下子，他就問了我的姓名，一面向店中說道：此地的酒錢，由我賬上算，我們說道：不必破費罷。王義道：我雖是個小買賣，這個東道還擔得起，一面低低的說道：店裏究竟人雜，有話還是家裏去說罷。我們三人一同出了門，他就挑了擔子道：我的家離此地不遠，不到一兩里，我來引導罷。他就向前走，我們跟着他一同走去。一會兒果然到了一個小村莊裏，看見一道土牆，圍着五七間草屋，他走到那草屋的大門前歇下了擔子，用手敲門，喊道：開門，開門，裏面聽見了，就有一個婦人接着道：今天爲什麼怎麼早就回來了，只聽得把門開了。王義道：我遇着我的大恩人了，我的担子你先收進去。盧老板和我，一看開門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穿着藍青色的布襖布褲，腰間束了一條破舊的圍裙，一面去接担子，一面道：這兩位就是恩人麼，不在你天天祝告，菩薩真有靈，隨說隨進門去了。王義就讓我們進去，他又領了婦人出來向盧老板磕了頭，就吩咐他道：去年自做的一壘酒去開了，殺一只雞，煮點兒臘肉，我們沒有什麼謝他老人家，只好喝杯酒表表心就是了。我們道：你不用太費事，他說道：窮人家也費不出什麼事來，隨手搬了兩個凳子，請我們坐了。向後邊提了一把黃沙的茶壺，斟了兩杯茶，他就問道：盧老板

現在好講了。才剛酒店中真有幾個尷尬人在那里。到底爲了什麼事呢。盧老板朝着他道：「你知道我近來開了一個鏢局子麼。一向托你的福。沒有出差兒。不料前幾天大同府局子裡接着一筆十萬兩的賣買。經過此地。碰見了一幫人。把十萬銀子炸了。我的身家性命也差不多完了。但是這一幫人。也不能讓他安享。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這兒左近探聽。已經好幾天了。一點兒沒有消息。你說我心上急不急。王義道：「你老人家不用急。此地周圍一百八十里地內。我都熟悉。許多莊子裏也沒有多少不對眼的。只有離開這兒十多里地。有個霸王莊。有三個姓賚的弟兄。綽號三霸王。聽說是正定府武舉人綽號土太歲賚基鈞的兒子。自從土太歲被郭老英雄郭雲深拋刀所殺。一家星散。跑到此地。暫時躲避。也沒有聽見出來幹什麼。不過這幾天各處許多的青皮混混都上他們村裏去。大賭大喝。很有些詭異。老人家你不忙。讓我去打探一下。倘有點邊兒。再想法子。不過他這兩天聚集的人可不少。要辦你也要去請人纔行。盧老板聽了。欣然道：「聽你的話。很有邊兒。要辦就辦。我們去找朋友。約定了一個地方。大家會面商議再定。王義道：「很好。離此處三里地。有一所土地廟。四面荒涼。在山灣裏。沒有人來往。我明天一早去探聽確信。各位請在那土地廟裏等着。傍晚我一定來送信。現在先喝了酒再說。盧老板道：「酒不喝了。辦事要緊。辦好了事再來喝酒。事成了我真要好好謝謝你呢。王義道：「什麼話。這不是應該効力的嗎。老人家既然要去找朋友。那我也不客氣了。這酒留在明後天喝罷。我們就立起身來。出了門。王義道：「這個廟就在前面。我來領兩位去先認明白了好找。三個人一同走去。過了一個山頭下去。有一個灣子。中間正留着一所破廟。門戶雖尚完全。却已破壞不堪。我們進去一瞧。房屋尚覺寬大。藏着二三十人。外面也不覺得。我們就和王義點點頭。分手走了。王義自己回去。預備明日往霸王莊去探聽。我們就到客店裏。叫帶來的夥計分頭去送信。約各位于明日傍晚到山中那個土地廟中聚會。都要改裝分散行走。不教人注意。好在夥計很多。統統送到了信。等到明天。我們倆於下午就到廟中。備了些吃喝的。分開着由自己跟夥計們帶去。我們到了不多時。朋友陸續到得不少。李存義先說道：「昨兒得了信。我就踩了一回道。霸王莊上的三個傢伙。我曉得是土太歲的兒子。能耐雖不見得高明。也很有扎手的地方。他的莊河很寬。約有三丈多。僭們很有些縱不過去的。現在我約了一位女徒弟。他的輕身的功夫。很有把握。只要他的鏢針打在樹上。他就可以在這根絨繩上渡過去了。我想很用得着。所以也約他來幫忙。我們連忙道謝。正在招

呼中間。只見王義依然挑着担子。進門而來。我們請他坐下。他就說道。這事大約確實的了。我今天挑担到了霸王莊。我是常去的。他們一點兒不注意。我就向熟人探問。知道昨天晚上他們賭到了東方發白才散的。聽說寶莊主很慷慨。有人開口借錢。不論多少總答應的。場上進出總是千兒八百。這種錢是那裏來的。你老人家要趕快纔好。多耽擱了。錢散了。不容易找回來。盧老板道。謝謝你。你有事可以請回。將來也要秘密。犯不着結這個仇。王義道。是的。我就回去了。盧老板道。我也不送了。免得露眼。王義便挑着担子回家去了。我們就商量辦法。決定到三更過後。等他們精神疲倦時候進去。一面派幾個夥計。通知地方上官廳隊伍。叫他們也在三更時分。把隊伍開到霸王莊外圍住以壯聲勢。好在此案關涉貝勒府。已通知地方官。當面約定。我們找得了真消息。他們當然前來幫忙。辦法決定後。其時天已傍晚。大家喝點兒酒。吃點兒乾糧。我正悄悄的坐在台階上抽旱烟。只見牆外兩團黑影。好象飛鳥一般。在牆上一站脚直落下來。我知道是弟兄們到來。剛要站起迎接。不料他並不落下。一直縱進殿上去了。我跟進去。已聽見李存義在那兒招呼我。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李德沖。女的是章桂英。他們夫婦二人。在蔚州開設鏢局。江湖上確是名聲不小。我們是同行。彼此見了面。我們向他們道謝。桂英道。這是同行應該的。況且這班東西無惡不作。跟他們終南派屢屢作對。開除了他們也是應當做的。各位不必客氣。大家隨意坐了。休息一下。等到二更天氣。各人結束動身。走了一個更次。到了霸王莊。那道莊河真有三丈外闊。李存義道。桂英。你去辦好了再說。不要忘帶了繩索。桂英道。師父。我有飛抓。這個索儘有的了。只見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只鏢針。隨手把針上的絨繩理了一理。就向對岸樹上一擲。把絨繩一拉。交給李德沖。向這岸樹上一繫。桂英向着各人點一點頭。將手拈着絨繩。好似有翅膀的蜘蛛。飛一般過去了。他一踏到地上。又向口袋中一掏。把飛抓隨手擲過來。帶着繩索。李德沖伸手將飛抓接住。把鏢針解開。飛抓繫上。於是各人陸續抓了飛抓的索。都過了莊河。隨即各顯身手。登屋走檐。桂英首先衝入。這班人有的正在賭錢。有的抽鴉片烟。有的喝酒。沒有一點兒防備。桂英就把鏢針打中了四五個人。那寶氏三兄弟倉皇無措。我們分頭捕捉。沒有一個漏網。鏢銀差不多全數歸還。這件事真痛快。因為沒有章桂英。我們就不容易進莊。沒有他首先衝鋒。也不容易一網打盡。這位女英雄。各位可以喝一杯酒罷。他就舉起大杯來喝了一杯。勝佛道。我們真應當替這個女英雄喝一杯酒。大家都很高

興的喝了。王二道：我說了一回書，替各位下酒，各位也應當說一回。教老頭子多喝一杯纔對。郁文道：這倒難了。我們那有經過這種痛快的事呢。王二呵呵的笑道：不必一定要自己做的。只要稱得起痛快就是了。勝佛聽了，想了一想道：有是一件痛快的事，不過總是搖筆桿兒的。王二道：只要痛快，不管文的武的。勝佛道：我且說出來，請你批評。說得上，就是前天韓都老爺韓惟蓋參了皮小連李合肥一摺子，幾幾乎要了他的性命，現在是充發黑龍江，這條命不曉得保得了保不了。王二馬上立起來，瞪着眼望着勝佛道：天下還有你一個人敢說這句話，這件事才算是痛快呢。比較才剛我說的痛快得多。這才是真痛快呢。大家來喝一杯痛快酒。他喝完了，又斟了一大杯向着勝佛道：剛喝的是韓都老爺的痛快事，這一杯是喝你說的痛快話。他不管別人，一口氣喝乾了。立起來道：我要走了，向着勝佛道：你送我到外頭，他拉了勝佛的手，匆匆的走出去。到了院子裏，他就低低的說道：明天下午一點鐘，我在西山碧雲寺有一個聚會，你要來的，有可以同來的，你就悄悄的約他一塊兒來。說完話，他就仰着臉去了。勝佛也來不及送他，回進來，立人問道：他給你說什麼話。勝佛道：他問我明天有空，要找我一個人談天，這個老頭子真有點兒古怪呢。立人道：他和你初次見面，就覺得很要好，真佛法的所謂緣法了。那時主客也就興盡，紛紛散去。勝佛想明天的約會，不好不知會立人。因王二是立人介紹的，所以等客散盡，即告知立人，請他明天在家等他來了一同去。立人答應了，纔散。等到明天，勝佛趕到立人寓中，拉着同去。立人道：去年甘肅董提督送來幾匹西口的馬，是送我老人家的。湖北是用不着，只好留在此地。我們挑着騎一下子好麼。勝佛欣然道好。他二人就出門上馬。立人道：這匹騾驢，脾氣還好，你不大騎，就騎了他罷。自己騎了一匹，是銀合的，他騎上了，說道：這匹馬在白雲觀蟠桃宮都跑過，沒有賽過他的。勝佛道：你不用太快，我是沒有練過功夫的。立人笑笑，揚着鞭道：你放心，跟着我沒有差兒。兩人就向西走了。這兩匹馬真好，又快又是小走，勝佛騎得很高興，一會兒只見立人在前，已扣住了馬，就要下來。勝佛道：一會兒功夫難道已經到了。立人道：可不是碧雲寺麼。勝佛抬頭一看，果然到了。一同下了馬，各自拉着，正要進去，只見有個和尚上前合掌說道：不是莊戴兩位少大人來了。王二太爺早來了，請進去罷。這牲口交給我。寺裏有人能伺候他。立人勝佛就把馬交給他。立人說道：這兩牲口有點兒脾氣，要單獨的溜着才好。請你交代一聲，和尚道：二位萬安。寺裡的人都懂得。少大人放

心罷。立人勝佛就向着山門進去。只見王二已迎接出來。呵呵的笑道。兩位賞光。勝佛立人上前作揖道。你老人家又要想罰酒了。王二笑道。好好。不再客氣。再客氣一句認罰一杯。一面就讓兩人到了東首的客廳上。推開風門進去。裡面擺了幾桌筵席。坐了三三十個人。長長短短。老老少少。都已入了席。二人進去。只能普通的點點頭。王二就讓二人上坐。二人推辭不肯。王二道。他門都是我的徒弟。自己人。他們決不肯替你二位的。勝佛立人只好向大眾告了罪坐了。王二斟了他們的酒道。我是老粗。又是急性。我今兒請你兩位來爲什麼。讓我來說明了吧。就是昨兒戴先生說的韓都老爺的事。早已聽見這件事。又是痛快。又是担心。我跟韓都老爺是一面不認識的。不過這個時候。尙有人敢參皮小連。總算中國還有有膽子的人物。但衝撞了西太后的心腹。一定解不開這個結。就是本人不怎麼。自有一班會巴結的人想去幹。韓都老爺的性命真危險。我前幾天找了他們一班人。商量一個辦法。說來說去。只有想把韓都老爺救出去藏起來。我想也不甚妥當。昨兒聽見戴先生提起。知道也是有心人。所以約你兩位和他們同來商量。究竟讀書人想得出法兒。不過胆子小一點。但是二位却很有胆子的。所以請二位想想看有什麼好法子。勝佛道。韓都老爺確是危險。不過你把他救出去藏起來。那危險更大了。王二睜着眼道。怎麼更危險嗎。勝佛道。他現在是有罪的犯官。一旦逃跑了。一定要各省查緝。那要躲起來是很不容易。二來他有家眷。本來是沒有罪的。現在他一逃可也有罪了。再要去招呼也不容易了。老人家你以爲如何。王二聽了。瞪着眼向衆人說道。你們都聽見了。讀書人的見識。畢竟細密得多。又向勝佛道。老弟你既見得到不好的地方。一定想得出頂好的法子。請你替我想。勝佛道。現在朝廷上的人雖然不好。但是他仍舊有權。我們要救人。要順着他纔好辦。倘然逆了他。要加倍的費力。韓都老爺的危險。在北京是沒有事的。不過上了道。解押的差役。沿路的刺客。他們也許花了錢買囑了動手。那是危險。第二是到了充發的地方。他們或者用勢力去囑托那邊的官場去害他。也是危險。此外只有他的家眷有沒有依靠。他們或者來害他。此外是沒有什麼危險了。依我看來。你老人家要救他是容易得很。第一路上的危險。只要你肯出馬。還怕什麼。就是你不能走。派幾個手下的人去。也一定穩當。到了那地頭兒。只要你老人家出封信。給那邊的頭兒腦兒招呼一下。究竟他們不是真有深仇大恨。也不至於一定要幹他。你也可以放心了。他的家眷。你在京。把他放在你眼皮子底下。還怕照顧不了嗎。王二聽了。拍着手呵呵的笑道。我的

好兄弟·真不差·多麼爲難的事·聽你一說·就一天雲霧都散了·他就向着衆人說道·你們聽着這種話·們們昨天商量的不真是放屁麼·我想這件事還是我自己去的好·那席上有一人說道·你老人家走了·這兒的事怎麼樣呢·王二道·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我約他們兩位和你們見見面·以後有什麼事·你們只要聽戴先生和莊先生的吩咐去辦·決沒有差兒·隨手自己斟了一杯酒·向着各席上說道·我出去以後·你們對着戴先生就同對我一個樣·你們信我老頭子的都要喝這杯酒·不信我的不必喝·衆人聽了·都舉起杯來·正要喝下去·勝佛連忙立起來高聲說道·且慢·兄弟有一句話要說·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從外面奔進一個人來道·不好了·正是·銅駝荊棘會相見·金劍鋸鋸躍不平·欲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華光雜誌

文藝論述·隨筆·小說·詩歌·戲劇·電影·藝術·

最近號出版

各大書店均代售

社址：北京東總布胡同七號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昊天寺近井泉甘槐樹斜街久住貪萬紫千紅香一擔市兒爭說月逢三

順天府志云下斜街亦稱槐樹斜街人海記曰槐樹斜街舊時古樹夾路今每月逢三日為市集槐亦僅有存者朱竹垞自古藤書屋移寓槐樹斜街詩莎衫桐帽海樓鞋隨分琴書占小齋老去逢春心倍惜為貪花市住斜街屠門菜市費贏驂地僻長稀過客談一事新來差勝舊昊天寺近井泉甘饒欲亭集自園還城詩斜街老屋孰為隣井冽泉甘意倍親

道州曾住壽陽同歙縣高齋並古風四眼井邊浮玉乳萬花深處亂春紅

東洲草堂集詩注壽陽相國所居四眼井屋先文安曾寓此今日客屋即予讀書處也又饒欲亭集有新葺萬花深處吾廬與春海鄰詩

雙槐一井猶署券廢圃閒坊復幾秋此是唐朝歸義寺曾於安史亂時修

順天府志云唐之歸義寺在善果寺之北久成荒蕪析津志云寺在舊城時和坊內有大唐再修歸義寺碑略曰歸義金剎肇自天寶歲迫以安氏亂常史氏歸順特詔封歸義郡王兼總幽州節制始置此寺詔以歸義為額大中十年庚子九月立石今碑已無存寺之西有菜圃又有遼舊剎基昔有彌陀院特建起院碑今亦無乾隆三十九年土人於菜圃復掘得遼石幢一會同中原建佛頂尊勝陀尼幢記一保寧元年重移尊

勝陀尼幢記其幢移置善果寺內又錢竹汀有過歸義廢寺云一泓古井兩株槐券尾比鄰署宇皆輾轉模糊埋石薛古幢剝落臥天階老僧持鉢身全病過客尋碑眼獨揩聽話閒坊宣化事剎那興廢漫牽懷自注寺有彌陀院特建起院碑載咸雍元年賣地券云今賣自己在京宣化門裏面街西小巷內空閒地內有井一眼槐樹兩株未有東隣南鄰西北隣人姓名又載寺所藏隣人畫像大小硬燈九壇軟燈四壇云云宣化坊當亦在元舊城中其名不見於元一統志蓋遼時舊名也

看山樓外兩槐龍歲久仍添黛雨濃朝士貞元裘屐散日斜僧院數聲鐘

茶餘客話云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越縵堂集游龍樹寺記宣武城南地形偏下潢水所積蘆葦叢生冢碑香鱗剎院結間緋輓之地迺爲觀游鍾魚之場遂萃壺勺龍樹寺者本觀音寺之下院也道光初年有浙西僧增喜寮廡補栽花竹以寺有古槐幡屈倒垂枝幹阿互角距四鄉鱗鬣羃披因易興誠之名爲龍樹之額其東爲樓三楹繞以叢竹可以棲止崎士仿擬隱居西爲危樓一間方廣二仞窗虛四敞簾垂一重西山繚青憑檻可數朱右臣侍郎眉之曰看山樓按天咫偶聞云槐久枯僧人補種一小株光宣間朝士尙類集於此

穿荻小車疑坐艇出林高閣當登山城南風景江亭側寫景無如此句嫻

順天府志陶然亭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監督廠事江藻建藤陰雜記云陶然亭又名江亭有記勒石百餘年來遂爲城南觴詠之地名家集中多有登覽之作近人詩有曹習庵仁虎穿荻云云爲絕唱按城南塵土囂然絕少登眺之地更無可以寓舟楫江湖之思者故昔時士大夫咸趨之二語寫景誠絕妙

藤花三樹老龍身瓔珞垂垂紫豔新萬善寺旁呂家院元朝大德四年春

藤陰雜記云萬善給孤寺呂家藤花刻元大德四年字倪給諫國璉聯句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商寶意詩萬善寺旁呂氏宅滿架古藤翠如織鐵幹誰鑄大德年模糊辨是元朝植今屢易其主藤尙無恙按此藤在否今不得知矣據錢鑾石詩清清無聲古堂一鬱鬱有陰老木三東西雙立大于樹臥者蟠屈身生瘴知其不止一樹耳

平泉人去柳林蕪移得金城亦屢枯池水清冷葦蕭瑟殘籬猶在舊經厨

汪文端松泉詩集注云益都相國嘗集朝市修禊於此觴詠之盛久無繼者天咫偶聞云萬柳園馮益都相國臨去贈與石都統天柱後改爲拈花寺今寺中尙存御書樓阮文達榜曰元萬柳堂以神識體書之朱野雲爲之補柳作圖余於經厨搜得查昇手書直幅又得朱野雲萬柳堂圖蓋仿松雪本綾邊上有阮文達翁覃溪二詩又有葉潤臣觀漢宗梅岑稷辰聯句勸僧重裝今罩以玻璃懸壁上矣然園地多嫌實不宜柳野雲所補既無存潘文勤又種百株亦成枯槁惟池水清冷葦花蕭瑟土山上有松六株尙是舊物寺又有元人山水一幅見程春海侍郎集問之僧已爲某尙書賺去按丁丑之夏藏園偶過此寺曾拾得英煦齋手書藥師經一冊余獲見之蓋經厨中物之僅存者矣元廉野雲之萬柳堂實非此地未悉阮文達何所據李越縯已言之

廊房十里市聲喧馳道微嫌蹙國門自是窮檐一生計布棚攤子滿黃昏

高承埏鳴一亭筆記云正陽門前搭蓋棚房居之爲肆其來久矣崇禎七年成國公朱純臣家燈夕被火於是司城毀居民之侵占官街棚房壅塞衢路者金侍御光宸上言窮民出居無資藉片席以棲身假貿易以糊口云云按正陽門街兩旁明初官建廊房以充市肆所謂廊房頭二條以此得名也語詳人海記日久棚

戶復侵占官街官街日以湫隘故正陽牌坊五孔已塞其二矣論者無深識不能早糾正之過也甲戌重建五牌坊雖議清除衆論益譁然不肯從布棚攤子滿前門吳梅村詩也

黃巢焚劫到波斯帕首腰刀萬家隨麗正譙樓煨燼後熙熙又到中興時

西巡大事本末記庚子五月十六日拳匪焚崇文門內教堂十八日焚順治門外教堂其大柵欄等處教民所開之店舖亦遭焚燬二十日大柵欄有老德記藥房爲西人所開從此焚燒是日西南風大作延燒四處東盡前門大街西盡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牆荷包巷正陽門城樓亦被延及是日共計被焚店舖不下四千餘家陳宗蕃燕都叢考云自庚子後不惟次第修復且更愈增華麗如大觀樓第一樓均庚子以後之建築也

世業韋平席寵堂怡園元夜好風光南垣一樣誇家法邱壑經營跡已荒

居易錄云宛平王公怡園水石之妙有若天然華亭張然所造也然字陶庵其父號南垣以意剽爲假山舊聞考云怡園在南半截胡同中有額曰席寵堂青箱堂詩集怡園侍飲詩云共羨風光今歲好昇平惟願屢年豐

城南無邱亦無壑但有槐柳三五株蒲褐山房好詩境未妨歸夢在江湖

甌北集題述菴蒲褐山房冊子云吾友吏隱徒買宅城南隅不村又不郭無邱亦無壑但有槐柳三五株綠陰滿庭似張幕每日退直歸下帷誦忍饑齋名曰蒲褐恰如頭陀苦行扁禪扉注云地本家天羽給諫寄園故址也已卯庚辰間余曾與君比鄰而居又翁覃溪復初齋詩集有過述菴法源寺與齋詩注云述庵昔居此曰蒲褐山房

門館深恩地望疑時晴退食漏常遲商量起草絲綸密如水臣門夙夜思

趙甌北有移寓椿樹胡同詩云宜武坊今僦屋新是知爲宜武門外之椿樹胡同又注云即汪文端師時晴齋書室按汪第在東四牌樓十二條胡同之北即今汪家胡同見藤陰雜記此蓋其別宅也簷曝雜記云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過撞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

天地元知爲逆旅鐵門何必住千年主人持節歸無日華屋山邱事幾遷

越縵堂甲戌日記留別鐵門舊居詩注云余自辛未入都初寓打磨廠又云鐵門有兵馬司署及文昌歌院向傳居者不利予門對司署其鄰宅自歸安姚文僖居之後數十易主近年喬松年河督修葺之題門額曰千年鐵門限蓋欲爲久居識也然不兩年外授胡家玉左都繼之一一年即貶官回里如徐壽蘅侍郎馬恩溥閣學皆居此甫踰年徐丁憂馬出爲蘇學政即卒此皆三年中事也

高廟冥冥葦柳舒明窗縱目綠陰徐分明湘綺樓中客遊戲人間一定廬

王湘綺年譜同治十年四月十一日移寓協中會館俗名之曰高廟葦樹幽森窗櫺淨潔屬徐叔鴻篆額曰定廬

季葦初葭映綠窗江湖歸興寄輕艤此亭何意成千古更被人呼作姓江

越縵堂癸酉日記云詣陶然亭坐亭之西窗下臨葦田萬頃一碧南風大作煙翻霧卷有江湖波濤之觀對面西山隱隱雲際右環雉堞左帶龍樹龍泉諸寺紅牆遠映間以綠樹陂塘積水時露隙光都中勝地此爲第一夏中雨後尤爲宜耳未幾雨作觀壁間石刻江藻陶然吟藻字魚依漢陽人康熙乙亥以工部郎中督

黑窰廠樂此寺陂池之美始構軒三楹取白香山一醉一陶然之語以題其額此軒既成游賞遂集然實無亭之稱而雅俗相沿皆以陶然亭呼之蓋地據高阜廊檻翼峙四望翹竦有似亭形故乾隆以來各家詩文集皆仍其稱不改近更名以江亭繫姓於地比於滕王之閣庚公之樓子雲浩然同斯佳話亦此君之幸矣

賦寫青藤陳太守畫存白鶴禹鴻臚柰花白髮紛相映永定門前學士車

錢糧石經隆禧廢寺至弘善寺懋靜觀堂詩云永定門前架蹇驢東皋村午已春舒蘆芽欲見溪園處柰子猶思雪壓初賦寫青藤陳太守畫存白鶴禹鴻臚西齋題句休根觸短髮勝簪且笑余自注云堂東壁康熙戊子陳奕禧徐渭畫鶴賦西壁禹之鼎畫雙鶴老松蕉石

霞飛自叙 卷四

第二章 凡爾登

金惠生譯

德軍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七月之進攻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德人傾全力來攻凡爾登（Verdun），我們並不是毫無準備。但在敘述後事以前，必須先看看這大戰之先的事件。

我軍進攻阿特瓦（Atois）和香檳奈（Champagne）時，所能調動的軍隊，完全用了，此後軍隊和軍需品，必須重新補充。如此我就在冬季採用靜候態度，等候可以重新作戰的季節的來臨。所以我在十月終，命令各路集團軍司令，將前線人數減到最低限度，盡量將多數軍隊改為預備軍，將其分配於後方，並使其能急速到達任何受威脅之地點。據我計算，前線五十師即可足用；各路集團軍可有二十師充預備軍，我自己也留二十五師。

爲使預備軍的行動迅速起見，在適當地點俱設機械運輸廠，並專爲軍隊的調動築成鐵路幹線四條。我也命令各路集團軍擬一當與工程之該括計劃。前線特別適宜於進攻之處，應使土地隨時均宜於進攻，不必有長時期之準備，以求盡量得到出其不意之效果。

前線之其他部份，則與敵軍相距稍遠，對於我軍方爲有利，因可改進次要之防禦。第一與第二道防線之後，要設立礮壘，如敵軍來攻時，前進必須經過數重防線；這種區域在我軍反攻時，也可作爲支撐點。

此時不甚安全之點，即是敵人或要攻擊而必須補充之處如下：

阿米昂 (Amiens) 之四週，是兩聯軍的聯合點，德人或要從此處進攻，分隔英，法兩軍。
 瓦斯 (Oise) 河流域，這路是直趨巴黎的。

郎斯 (Rheims) 區，這大城敵人很想攪得。

阿岡奈 (Argonne) 區，德人或要從此減少凡爾登之突出。

弗支 (Vosges) 山之高地，爲我軍右翼之支撐點。

波倫特雷 (Porentruy) 山峽，掩護我軍面向瑞士之前線，如德人侵犯瑞士中立時，法軍需要其處爲策源地。

我在當時認爲敵軍多半是要在以上各處進攻。我也須說，我並不認爲各處的重要性全然相等。最緊急之處，無疑是阿米昂的四週，瓦斯的流域，與我軍的極右翼，因在這些處，敵人可得戰略上之解決。在其他各點，敵人好似除去可得局部的勝利或前線局部的修正外，不能獲得大的結果。

凡爾登左右，既是突出陣地，所以我也不想成劇戰的戰場，但那裡的大戰却佔了一五二六年的一大部。因爲材料的不足，對於建築礮壘，我勢須規定先後次序；由於我方才所解釋的原因，凡爾登並不在秩序表的前面。

我所留在自己指揮下的二十五師，也依照同樣的考慮而決定分派在前線的各部。特別是第二軍，要將其所有的十師集在阿米昂，格蘭德維爾 (Grandvillers)、康配奈 (Compiègne)、莫 (Meaux) 各區，在戰略上說，那些地域是最微妙的；同時我也計劃派八師人駐在阿弗利庫 (Avricourt) 鐵路線之南，爲預備隊。

在事實上，關於德國後備軍的行動，經過很久我們才得到真確的消息。十二月初，據報在弗愛弗 (Woëvre) 有反常態的活動。我爲預防起見，將第七軍團與第十五師由香爾奈調到巴·勒·度 (Bar-le-Duc) 區；但因前項報告未經證實，這些軍隊就開始練習。以後不久我的注意力又轉到阿米昂與瓦斯河一帶，因敵軍在那裡有準備進攻的模樣。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善蒂義 (Chantilly) 開會議，由大總統普恩加賽 (Poincaré) 主席，白理安 (Briand)、加烈尼 (Gallieni)、海格 (Haig) 與法軍三路集團軍司令都在場，大家全同意認爲最大的危險是在這裡。德軍所能調用的軍隊，其實也都集中在瓦斯河與海之間；瓦斯河之東，探得祇有第三軍團的兩師步兵，駐在伊爾森 (Hirson) 與西丹 (Sedan)。

這裡很可敘述加烈尼與我個人間的一段事，是關於前線防禦的編組。十二月十六日，他寫信給我說，「各方都有關於前線編組的報告給我，證明各點工程情形多有不完善之處。尤其是莫爾特 (Meurthe)、土耳其 (Touji) 與凡爾登，戰壕好

似未像他處已經完成。如果這種報告屬實，危險就必甚大。在這種情形下，敵軍如想突破陣線，不但是你個人的責任，而且是政府全體的責任。」

我承認我對於這信是非常的不滿。四天之後，我用一封長信回復他，說明我的觀點。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法軍總司令致書於陸軍部長：

「在十二月十六日一二七〇三D號公函內，你通知我，「各方有關於前線編組的報告給你，並指陳各點工程有不完備之處。尤其是在莫爾特，土耳其與凡爾登，戰壕好似未像他處已經完成。」等語。

「所以請我能使你保證在前線各部都在至少有兩道防線，而且都備有鐵絲網，鹿角及其他各種障礙物。

「我現在奉告你，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給各軍軍長的命令（抄件附上）裡，我將以前所發的各項關於佈置防線的命令都聯合在一個文件裡。這件命令最重要的有：

「一：全線第一與第二道防線，均有數重戰壕，均須改善。

「二：第一與第二道防線之後，要備置礮壘，當時已有興工者。

「我的命令的遵行，不斷有各軍及各路集團軍司令監督，並有我的屬員去調察。

「東方礮壘城市故有工程，業經改造，使其能協助這些築壘地帶，現在已成數層防線。

「這些佈置的全部，都是依照一個總計劃，現在都正進行建築中，前線上也有些部份已經完成。（註一）

不過我仍能向政府保證，沿整個前線，至少在兩道主要的防線上，已有足量堅強的消極障礙物，以使其有必要之抵抗力。

「已經建築的防線圖，隨函附上，可以證明你在十二月十六日的公函內所敘述的地方，已有三，四層已經完成或將近完成的連續防線。大體看來，這些佈置比較敵方堅強而完備的甚多。

「再者，執行上述十月二十二日命令時（這些規定是九月我軍進攻的結果），由前線抽調的單位改編成地方預備軍，各軍預備軍與總司令預備軍；如此，軍隊既可獲得休息，而前線任何部份受攻擊時，在最短時期內也可得到補充。

「總司令預備軍在鐵路上的轉動，也設法使其迅速；這種設備因鐵路材料的缺乏而不易進行。

「總而言之，你在十二月十六日公函內以政府名義而表示的恐懼，按我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但是這恐懼既是由於有報告使你想佈防的不完善，我就請求將這些報告交給我，也告訴我是什麼人寫的。」

「我不能允許我部下的軍人，不由正當的軍隊途徑，而向政府報告關於執行我的命令的不滿與反對。同時，一些空泛的指責，來源我都不曉得，對於這些我也不樂為自己作辯護。」

「政府接收這種性質的信件，不論是由充軍的議員，或是直接或間接由前線的軍官，對於軍隊的紀律就有最嚴重的影響。作這些報告的軍人，知道政府要和他們的長官討論；長官的權威如此就被摧毀，而軍紀也由於不信任而受害。」

「這類事情，我不能使其繼續存在。」

「政府的信任，對於我是必要的；政府如信任我，就不當鼓勵或容忍摧毀我的權威的行動，我如失掉這種尊嚴，就不能繼續適當行使我的指揮職權。」

加烈尼回我一封信，接受我的解釋，這案就算過去。他的信裡說，「政府對你有充分的信賴，政府要知道時勢的願望，你不要認為是不信任的表現。」〔註二〕

〔註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陸軍部長函。

直到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我們才得着敵軍有在凡爾登左近進攻的可能性的消息，法軍駐丹麥公使拍電報告風傳德軍要在凡爾登東北進攻。這消息立刻有瑞士傳來的新聞所證實，據說有四十萬人集中在凡爾登區。謠言不斷的傳來，總算起來前線各處均有敵軍進攻的威脅；雖然是凡爾登對於德軍不能有什麼大的利益，雖然是在那裡進攻天氣也不適宜，不過上述的兩個互相證實的報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同時我也得到偵察所得的報告，有軍隊在調動中，由比利時和洛林也運來軍隊與軍需品，西丹，加立南(Carignan)、蒙麥底(Montmédy)、鄭蓋昂(Longuyon)與奧登·勒·羅馬(Audin-le-Roman)的方向都可看得出來。我的注意既已如此轉到凡爾登，再研究敵人的工程，就揭示了貝丁庫(Bethincourt)與斯賓庫(Spincourt)·康弗蘭(Conflans)間的鐵路已經增多。俘虜的供辭裡還有其他的象徵——如同調動參謀處人員，在這區裡有系統的毀壞禮拜堂的尖頂，在斯賓庫小林(Bois de Spincourt)與康森發小林(Bois de Consenvoye)建築工程——凡此全證實以上的消息。再者，據我軍情報局估計，現時德軍有十七師可以調用。

從可靠的來源，誠然還有瓦斯河流域，郎斯，南錫（Nancy），或香檳奈有變戰場可能的消息。但這些謠傳不能再使我的注意離開凡爾登；所以當加斯泰諾（Castelnu）由薩龍尼加（Salonika）回來之後，我立刻派他到那裡研究戰壘的情形；我特別教他考察北方的前線，就是好似最受威脅之處。

他回來向我報告，大體說來，防線的佈置和命令還相符，如想到手下可用的材料，將凡爾登區變為適當防禦情況的工程，應當算是完滿。不過當他在那裡時，他指出還應改進之處——築壕，預備軍集合處，軍隊遮蔽處，及其分配等等。

為要急速完成防禦工程，我立刻撥兩師人給凡爾登司令愛爾（Herr），命令他派這兩師擔任建築工作。我也將這區由東路集團軍轉歸中路集團軍管轄，因為穆斯（Meuse）河左岸的凡爾登的防禦，論理應當延展至阿岡奈；再者，以交通問題說來，這區歸中路集團軍管轄也較有利。

直至此時，我們所得的不過是有敵軍有意進攻的象徵而已；首次的切確消息是逃兵在二月六和七日所供給的，他們說穆斯河左岸與丹維勒爾（Danvillers）區均有軍隊的重要集中。在當時還不能知道這些軍隊要用在那一區，就是不能決定敵軍是否要在河的兩岸同時進擊。後來有個良好偵探，報告德人要在凡爾登區大舉進攻，同時也向郎斯與阿米昂方向攻擊；皇太子要指揮作戰。

四日之後，一切消息全證實了。還有逃兵報告原定二月十三日進攻，後來因為天氣不好才延期，天氣轉佳時，立刻就再進攻。這戰要包括北方陣線的全部，有四軍團的兵力參加。

為防禦這種威脅起見，各種方法依漸都交中路集團軍司令郎格勒（de Langle）應用，飛機與重砲均經補充。東路集團軍也受命將預備軍駐於洛林，準備由火車裝運，有命令時即可立刻調用；更有新部隊撥給愛爾。

我因要自己考察情勢，也要與凡爾登區各司令接頭，於是在二月十八日晚動身到巴·勒·度去，十九日我前後接見愛爾，第二軍團長巴福利愛（Balfourier），駐達巴斯（Dombasle）的第七軍團長巴茲賴（Bazelaire），與駐奈丹庫（Ne tancourt）的第三軍團長安伯（Humbert）。這些人全是十分鎮靜，等候暴風雨的來臨。

愛爾已有十二師歸他指揮，或在戰線上，或是離得很近；第二天，巴福利愛的兩師也要下火車。在這部隊的對方，我們估計德軍在阿弗庫（Avocourt）與伊丹（Etain）間穆斯河兩岸有十五師左右。

至於我自己的行動，我計劃將我的二十六師預備軍沿全線列成斜縱隊；因為仍有由他處進攻的消息傳來，我更想

凡爾登不能是德人的主要目的，因為他們究能希望獲得何等戰略結果，我完全想不出來，再者，凡爾登之戰起了之後，這些報告還不止息的進來，我永遠想敵人所以沒有在他處進攻的原因，祇是由於他們在凡爾登沒有得着出其不意的效果，與他們以後的挫敗。德軍最高軍權引人注意的方法，證實了他們的短處，就是固執和虛偽，於是德方所能用的軍隊全用盡在凡爾登之戰之中。從德軍戰略觀點上看來，凡爾登並不值得這大的犧牲。

凡爾登之戰

二月二十一日晨十時，我們在善蒂義聽說敵軍已開始進攻凡爾登。沿北·北·東前線，已有猛烈的轟炸，由穆斯直至伊丹大道上，砲火同時攻到我軍第一與第二防線。這一天將過完時，有消息報告德步兵在考利小林(Bois des Carres)與愛爾貝巴小林(Bois d'Herbebois)前部戰壕獲得立足之處。第二日晨我又聽說歐蒙(Haumont)與考利小林相繼被陷。報告說戰事非常激烈，但我軍行動則甚良好。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我又得到布拉班(Brabant)在前一天晚間放棄的消息。同日我們丟去考利小林與衛弗利小林(Bois de Waville)之大部；晚間我們仍然守着歐蒙東南高地，考利之南端，博蒙(Beaumont)與歐奈(Ornes)，但情形已很危急了。

攻勢既然猛烈，所以在接觸之初，就可知必須調用新預備軍。第一與第十三軍團已由汽車運送至萊維哥尼(Revin)至巴·勒·度區內，我也警告各路集團軍司令，準備供給補充到他們所有的極端限度。

但是德人進攻的目標，仍然不似祇以凡爾登為限，前線其他各處最近也頗有取攻擊的模樣，而攻擊的猛烈也要有相當的程度，大概敵軍要選擇法軍所守的部份，因為他們知道我軍戰線較薄而人數來源也較小。弗蘭德(Flanders)與法國北部在這時的節候不適宜於大規模的進攻，這種理論也有相當的實證，就是在英軍所守的北部前線，按着我們所知，敵人祇留四師預備軍。所以大槓不致在此處進攻。因此我在二十二日下午，決定請求海格的協助。他既不能以大規模的進攻來解除凡爾登的壓迫，他祇可用儘早替換我軍第十軍的方法來幫助我們，如此我們好得着新的軍力。在我拍電向其如此請求時，我也請英軍參謀長饒伯森(Robertson)在英軍總司令前支持我的意見。

他們立刻回復我，正是我所要的——其實我就知道這兩個忠實的軍人必能如此應允。饒伯森回信說他已向海格說明如何必須盡力協助我們；第二日晨海格拍電來說，他不僅下令立刻替換法軍第十八師，以後再替換第十七軍團的全部，而且他還想個人向倫敦請求由埃及再撥軍隊來補充。海格回他的總部時來電話說：「我已設法替換你的第十軍全軍；明天

我就到善蒂義來見你，我對你是唯命是聽的。」

二十三日晚由凡爾登傳來的消息甚是惡劣，我就派我的副參謀長克勞戴(Claudet)親身去考察情形。第二日剛過正午時他用電話報告，說德軍攻勢已經稍歇，我們似乎可以固守，甚至還可反攻。

但是情勢突然的變了。敵軍向福賽小林(Bois des Fosses)盧維蒙(Louvemont)與標高三四四山猛烈攻擊；福賽小林彷彿已被佔領，歐奈也放棄了，敵軍似已沿穆斯河岸(Crêtes des Meuse)前進。這種情勢無疑是嚴重的；因為如果這消息屬實，如果德軍繼續由此路前進，則弗愛弗我軍必須撤退。郎格勒在晚七時半就如此用電話對我講。他對於放棄弗愛弗向我請示時，我回復他，教他就地相機處理這事；不過我也告訴他，我已完全決心轉向北方，並於穆斯河與維弗爾間保持穆斯河右岸陣地，而抵禦德軍之進擊。

不論如何，郎格勒給我的消息使我很覺不安。其實，情勢的空泛與改變之急速，均使我必須想到最惡劣的情勢，而準備如何能迅速應對之。我恐怕北方與弗愛弗的軍隊，要被迫紊亂的撤退到左岸。如此他就不能阻止敵軍的前進，而我軍此段戰線也將受嚴重的威脅。

我思想了很久，就認定阻止敵軍前進的最好辦法就是將新的軍隊送至穆斯河左岸，一個目的是防止敵軍渡河，一個目的是如果我軍被迫到右岸可用新軍來接收他們。我也想到，如將這段陣地歸一個不與右岸戰事發生關係的人指揮，就可增加這部軍隊的力量，因為這司令除去阻止敵軍渡河外就沒有別的任务。事實上，這個解決辦法祇是放棄了已經失掉的——如果承認，像郎格勒所恐懼的，弗愛弗與穆斯河高地(Hauts-des-Meuse)軍隊要無秩序的被迫撤退。

在原則上既已有了決定，第二步的工作就是要急速的實行。晚十一時，我向穆義(Mony)第二軍司令通話，那時第二軍在瓦斯河右岸作預備軍。我通知白丹(Petain)，穆斯河左岸及開到這區的一切軍隊，都將歸他指揮；第二軍司令部立刻應移到巴·勒·度；我教白丹在去巴·勒·度的路上到善蒂義來見我，好聽受命令。二十四日午夜時，一切命令全然發出。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的夜裡，我希望有分身的權能——這種願望，比我一生任何時候都熱烈，我感覺善蒂義離前線很遠，所有的決定是根據不確實的消息，而我對於一個不斷改變的情勢的概念為主，這種決定恐怕在達到執行的人們的時候已經無效了。因此我樂意在凡爾登。

從另一方面說，我的職務無疑是要我留在善蒂義，在這裡我可以調預備軍到戰地，觀察前線的他部，而保證與聯軍的合作。但是，我明瞭祇能在當地才能及時有所決定，我教加斯泰諾到凡爾登去代表我——但須證實情勢真是像郎格勒所報告的。他也特別要研究，我想像中的第二軍的任務是否適合於現時的狀況。

我給他權衡，可以他自己的意見採用有利的決定，但他必須決心不辭任何犧牲來守住多蒙與穆斯河之間的北線，與穆斯河高地的東線；在絕對無能為力時，始可於第二軍穩紮在左岸時，將軍隊撤到那裡。

加斯泰諾執行這項任務的聰智與果斷是歷史上的事績。凡爾登戰區區的司令部遷移到蘇讓(Souilly)，他從那裡在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半給我打電話說，愛爾從德軍進攻以來的重任已使他疲倦不堪，他已失在這種時勢下領袖所需要的鼓勵的力量。而且他的參謀處也不能供給他所需要的支持。加斯泰諾在與各司令研究戰況之後，認為在穆斯河右岸可有時間阻止德軍攻擊。所以他建議派白丹為凡爾登戰區全區司令，並一切閉到穆斯河左岸之軍隊，第二軍的任務就是阻止德軍在凡爾登突出陣地北線的企圖。

這些事我全批准了；而且我也十分喜樂，因為凡爾登的情形並不似以前報告的那般無望，而且白丹任務的改變也是有利的。加斯泰諾派愛爾在白丹的部下，為的是供給他一切必要的消息，戰區的老參謀處則依漸補充新近開到戰區各軍團的參謀處。

這微妙的問題就是如此解決——這種辦法至終救了凡爾登。我們戰線的是否鞏固，又幾乎完全系於各當地司令的果斷。我明瞭這個，所以我二十六日晚聽說駐達露河岸(Côte du Talau)及巴弗岸(Côte du Poive)的榜尼瓦(Bonneval)師，以為已受在其右側的轉動之威脅，而向弗羅德泰萊(Froide Tenne)撤退時，我就向全軍申明在現在情勢下，在凡爾登北守住穆斯河右岸的命令必被切實遵行。我命令任何下令後退的軍官，應受軍事法庭裁判。在二十二日，巴斯特(Bapt)已經在可疑情形下放棄了布拉班，現在榜尼瓦又放棄了巴弗河岸。這必須有緊急的辦法，我就命加斯泰諾審察這案。他沒收到這命令之先，已發出一信，建議由軍事法庭訊榜尼瓦。(註二)

〔註二〕 調查的結果將巴斯特與榜尼瓦撤職。

我軍由弗愛弗至穆斯河高地的退却，就是郎格勒在二十四日所規定的，撤退時很有秩序。在二十五日晚，敵軍已突然攻取多蒙，但在二十六日，因我軍由穆斯河左岸發出有力的掩護砲火，敵軍好似放棄沿近河一帶前進的意嚮。情形在

物質與精神方面全有進益，晚間加斯泰諾寫信給我說，假使我們可得兩三天，使白丹可以佈置一切而使其行動發生效力時，丟失凡爾登的危險最像是完全過去了。

在事實上，敵人襲取這城的計劃已經失敗。爲此集合的軍隊全已用了。現在必須再調新軍來供給這戰事。這長而耗力的戰事漸變爲對峙情況，連續不斷直至俄軍首次的進攻，以後英·法聯軍向撒姆進攻才使德軍在此處採取防禦的態度。

爲使白丹獲得完全的自由，爲使郎格勒專心於敵軍仍然準備攻擊的第四，五兩軍，我在二月二十七日決定將第二軍歸總司令部直轄；第三軍尤其是其右翼的行動，與第二軍有密切的關係，也撥白丹指揮。

凡爾登之戰更證明了戰爭中最要緊的事是如何指揮。二月二十六日白丹將第二軍分成四部，交在巴茲賴，巨勞馬 (Guillaumat)，巴福利與杜顯奈四個有能幹的軍官的手裡。第二天敵軍又來進攻，在二十八日整天猛烈進攻想要攻破多蒙戰壘，後來我軍放棄了。但此次我軍在休弗爾小林 (Bois du Chautfor) 與多蒙村，及開萊特小林 (Bois de Caillotte) 戰壘之東與浮 (Vaux) 村之北的高地，却擊退了來攻的敵軍。這初步的成功無疑是由於軍人的勇敢與犧牲，但也是由於指揮方法的幹練，現在決定抵住敵軍不辭任何犧牲。

所以當加斯泰諾在二月二十九日由凡爾登回來，向我報告時，他以為可以希望凡爾登一時不至陷落。這步工作既已完成，我認爲不使敵軍成功的最好辦法就是收復他們所佔去的土地。我們的軍火很足，左岸陣地的掩護使敵軍處於集中的砲火之下；所以這種機會不當錯過，白丹接任時，我也曾告訴他這是他的首步工作。我在三月一日和五日到蘇義時，又重新提過這事。最重要的是要奪回多蒙的戰壘。

三月六日德軍又向莫特·歐姆 (Mort-Homme) 與考伯樹林 (Bois des Corbeaux) 攻擊；八日沿巴弗河岸至浮戰壘線上戰事很緊張，三月二十二日戰事又起，那是在我陪同大總統，賽爾維亞的利金 (Regent) 親王與加度納 (Cadorna) 將軍到凡爾登的時候。

第二軍長因爲這些攻擊，屢次向我請求補充，我也全然答應了。到三月底，因爲預備軍不斷的開來，第二軍的實力已超過了對方的敵軍，我就想利用這種優勢的時機到了。最緊要的是我們要作主動，而且維持主動的地位。我認爲這是阻止敵軍再前進的最有效的辦法。

我常到蘇義去，但我在那裡所得的印象，是第二軍長沒有充分明瞭這種意見。他每天與這激烈的戰事接觸，時常爲新的攻擊所威脅，所以他顯示一種過於明顯的趨向，也許是由於他的個性的關係，就是以爲防禦是唯一的可能態度。每有新的攻擊的危險時，他就向我請求增援，永遠沒暗示過有準備反攻的計劃，他也預先告訴我，將來一定還須再要補充。這樣繼續下去，直到三月一日時，我手下祇剩下一個未戰的軍團，就是第九軍團。

四月初以前，因爲白丹的這種態度，我們兩人中間就發生了一些相左的意見。他對前線的情形完全熟悉，也非常明瞭他處也有進攻的準備——有時在郎斯，有時在香檳奈，有時在瓦斯河流域；他也知道我計劃法·英聯軍進攻，因爲我認爲如此一定能早日解除凡爾登的壓迫。自然是德軍從二月二十一日到現在已經調四十萬人來參戰，他們的損失據我們的估計也有二十萬人；但我們也前後調用了三十九師。所以双方的損失是差不甚多的，我就屢次催促白丹反攻，並說明如不漸漸收復失地，我們的情勢就很危險。我又堅持敵軍既在福支(Forces)河南前進，我軍也能以猛烈而有力之進攻重新將前線向前推移，不然我們就要失去貝丁庫。

我的堅持至終得了初步的結果。白丹部下的第三軍團長尼衛爾(Nivelle)由四月三日起曾屢次在多蒙區內進攻，很有成功。四月十日我視察這帶時，對於所得結果印象甚佳，於是教白丹給尼衛爾可以在多蒙左右兩方續收效果的各種供給。

但是白丹的要求越來越緊迫。他對撥給他的預備軍的質與量均表不滿；他特別請求將不會在凡爾登作過戰的軍隊撥給他，他也不要一九一六班的新兵，因爲他們對於轟炸要過度的驚恐。他以各種藉口，延緩將由前線撤回的部隊還給我，爲是要留在他自己的指揮之下，因爲他永遠想我撥給第二軍的軍隊不夠；同樣，各部隊的參謀人員也經過延才替換回來。(註四)

(註四) 例如第八軍團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六日就開始上火車到四月六日才還給我

不過白丹也知道我對這些的堅持，是由於我願意速重編各軍團與各師，爲的是好在他處用。他也十分明白，我方撥給他軍隊爲在凡爾登應戰，同時也想要盡量集合多數軍旅，以備在撒姆(Somme)進攻。再一想到我交給第二軍的戰火是如何有力，就可知道攻勢的防守不但比消極的防守有較好的效果，而且也是較爲經濟的辦法。所以當我將未曾在凡爾登作戰的末一個單位，即是第九軍團撥給白丹時，我警告他，嗣後必須祇依仗他自己的來源，或是已經在凡爾登作

過戰的軍隊；我向他指明，他對方的敵軍有三次被派來攻凡爾登的！這第二軍長賦有奇材，並在戰爭時期內，尤其在凡爾登之戰之初，獲得了他所應得的聲名。敦凡爾登的，是他練達的戰術和才智，他對於防禦方法不斷的改良，與他對於較高各部隊指揮的組織時時的改善。白丹爲這戰的心與魂。此外還不該忘記是他對於敵軍戰法的準確而不間斷的研究，才使我軍獲得了戰期內最大的戰術改進；尤其是他對於空軍與砲隊的合作更爲有效。在他的聰智的指揮之下，凡爾登就變爲法軍從未有過最優良的（同時也是最嚴酷的）實習學校。

從另一方面說，這最顯赫的領袖的材幹，爲一種心境所影響，所以他對於凡爾登的事件都過度認爲重要。我如答應他的一切要求，法軍全軍將被吸收到這戰事裡，我們就將無法參加上年十二月在善蒂義所決定的進攻了；這也無異於中了敵人的計策。但我的決定是永遠使聯軍在撒姆河上有轉移情勢的可能，所以爲這個目的我也決定盡量保留多數法軍部隊。

因這一切的原因，我在四月上旬就想將白丹由凡爾登戰場撤出來，希望給他一個較遠的視線，給他較廣的前線管理。他對於一般的情勢就可有較清晰的觀察。郎格勒既去，中路集團軍司令出缺，這好似報酬白丹的功績，並同時將他調開的好機會，因爲在當時情形下，我認爲將他調開是有利的。

所以我通知他，要提升他作中路集團軍司令，我也派加斯泰到蘇義去，問他願意在什麼日期接事。他並不喜歡，他回答說，若是需要他，不論那一天都可在蘇義找見他。

他在五月二日就任爲中路集團軍司令。三日我到他的司令部巴·勒·度去見他，並帶他到第二軍各指揮地點去視察。在這旅行中。我對他的悲觀很覺驚奇，不久之後我對於他的這種心境又有了證明。我曾經教白丹時報告他對於時事的感想，以及他的計劃。五月七日他給我寫一封長而有味道的信，說明他對於一般大勢的概念。他首先就說，德人因用少數步兵多數砲火來攻，我們漸漸必到精疲力盡的地步，他又說聯軍如不來協助，我們至終必要戰敗。

他申說在一九一六年聯軍進攻法國所負的任務，應當因她在凡爾登的抵抗而算爲業已履行，此後不當對她再有要求。所以向第二軍輸送部隊，沒有設法經濟的理由，因爲在他想，解凡爾登之圍的最好辦法，就是英軍儘早開始進攻，不採一九一五年香榭奈與阿特瓦進攻的形式，以免除短促與劇烈之必要。他的意見是要準備一些進攻，在長時間內繼續實行。例如在選定數地點集合三四部隊，每部隊由前向後分配，前部任何時均可進攻。他的信裡說，「應使德人永遠處

於衝出的威脅之下，而不應使我軍成爲熄滅的火山。」

關於以他處的進攻來解除凡爾登的壓迫，我自然是與白丹同意；其實我所以盡力要使善帶義會議決議案得以實行的，也就正是這種目的。他所建議的進攻形式，我也同意，因爲進攻是不是應「曇花一現」的；因爲短促劇烈的進攻顯然不能阻止德軍再攻凡爾登。但是問題並不止於凡爾登，因爲凡爾登也不過是大衝突裡的一部；我們的目的目的是勝利，總入既已採用持久戰法，我們也應經濟作戰，而祇在有利的情形下才進攻；如此才能轉變情勢，使其有利於法軍。如此我們才能使敵軍預備軍消散，使其前線稀薄，此時我軍如能經濟預備軍，則聯軍合力可以突破敵軍防線，我軍勝利部隊亦可推進。如此鬥智，我軍必受損耗，然敵軍更必失去實力；問題祇在我們如何行事而使我軍比敵軍能持久。在戰爭裡，獲得勝利的是最末後的軍旅。

從凡爾登戰起之後，我一直相信此外別無他法可使聯軍獲勝，而尤其以法軍爲甚。也就正是因爲這個，我才不能與白丹完全同意。

要使解救凡爾登的戰事長久，而能達到目的，那麼撥給第二軍的部隊必須用到他們的耐力的極限。防禦作戰祇用最數目的軍隊，才能盡量將多數新軍準備在撒姆進攻。

在這戰裡，法軍的貢獻不當止於凡爾登。第一，如德軍的進攻能阻止我軍參與聯軍的一致行動，那就明顯的是敵軍的大成功，因他們已將主要的敵軍從這戰裡除掉了。再者，從精神方面說，如要明白顯示敵軍攻凡爾登的失敗，我們必須履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聯軍所定的約。要使目前聯軍的進攻成功，必須盡量用多數軍隊，所以我們的職務是要盡量多將法軍部隊加到英軍所要調用的軍隊上。此外我們還相信這次進攻有突破敵軍戰線的希望，而可獲得確定的勝利；如要使這偉大的事業成功，從各方面說，法軍必須有所準備。中路集團軍司令要聯軍進攻儘早實現。在這點上，我們的意見也不同。聯軍已經規定作戰的計劃，以各線同時進擊的原則爲根據。我已解釋過，不到六月底不能實現。我們若請英方提前日期，就要失去所期望的合作的效用。聯軍即將再去採用一九一五年的無效方法，進攻也恐沒有足量的範圍和適當的準備。

這些考慮使我不能和白丹同意。我們的起點就不相同：他要將法軍全軍用在凡爾登；我則因爲不希望在這持久戰裡獲得任何戰略結果，所以在這裡祇要用嚴格的最少量軍隊。

這時在政府裡和民衆間有些最希奇的謠傳，是關於各將官間的關係的。謠言很盛，洛該 (Rogues) 甚至在五月十二日到凡爾登去見白丹。他回來時很有把握。十三日他寫信給我，說他在當天上午的閣議裡向其同僚作切實的擔保，同日晚間他又向議院軍事委員會作同樣的保證。不過我仍然樂意給各路集團軍司令一個機會向我陳述他們的意見；所以在五月十七日我召集他們到沙倫 (Chalons)，目的在討論一般的情勢。福煦 (Foch) 在來參加會議的路上，因汽車肇事受了輕傷，必須到莫去治療。我到那裡去看他，他很爲準備中的撒姆進攻的前途擔憂。因爲送了許多部隊到凡爾登，範圍業已縮小了很多，福煦認爲這次進攻差不多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我切實向他說，我決定不中敵軍的詭計。

在沙倫的會議席上，白丹對於計劃中的撒姆進攻仍表示懷疑，但也樂於與我同意——東路集團軍司令戴斯塔雷 (Fanchet d'Esperey) 的意見也是相同——認爲聯軍一致進攻爲解救凡爾登的最好方法。

爲要實行我的計劃，對於凡爾登我勢非常經濟，如此祇能教白丹盡量利用他手下的軍隊——依次將各部隊送至戰線，減少較靜地帶的密度，特別是有攻擊危險而未實現的郎斯左右，由凡爾登撤回的各師，即使在未重編之前，就可將其派至安靜區去。

白丹再度要求補充的請求，在五月二十日達到我，他使用部下軍隊的表程，並未預備調用一切生力軍，不用的軍隊之中，有的他說些我所認爲不充足的理由，有的他根本沒說什麼理由。

但在穆斯河兩岸，態度已不如此消極了。右岸滿金 (Mangin) 以其素有之強度精力在五月二十二日收復多蒙，其結果則反應特別劇烈，二十四日礮壘又經失去。左岸在莫特·歐姆處，我軍在一個月內幾乎時時進展。這種新態度好似阻止了德軍的前進。但白丹却利用這些戰事，向我陳說凡爾登前線每日用去的軍隊不是以前所計算的每隔一日一師人，現在達到每三日兩師人。他對他的大礮也不滿意。所以他請求給他大量的生力軍與大礮的補充。我詳細研究過第二軍的需要之後，我認定如果我要按我堅決的意思，即是按我向白丹所說的，準備在七月一日在撒姆之南進攻，我就不能完全滿足他的要求，特別是在重礮一方面。再者，第三、四、五各軍前線現在還平靜，我認爲敵軍對於凡爾登既然如此全力進攻，白丹就可從這些較平靜之處撥來大礮供用。

五月底之前，德軍被阻在標高三〇四山北坡之上，不能轉動，這是他們在五月四日至十日間猛烈進攻的所得；但他們反攻的結果，又獲得了第三十二軍團一步一步得來的莫特·歐姆高地；德軍又得回了多蒙，但他們五月二日失去了凱萊

特小林。

所以我想我可以說第二軍的攻勢行動雖沒有完月成功，至少他們在五月內阻止了敵軍，不使他們有很大的進展。

但在六月一日，德軍在右岸又重新由腦威樹林 (Bois Nave) 至單盧 (Damloup) 猛烈進攻。當這特別的劇戰中，白丹向我報告說他需四個新師。浮的礮壘在六月六日陷落，八日戰爭更趨激烈，德軍巴維利亞第一軍團穿過我軍笛歐蒙 (Tr. amount) 農場與凱萊特 小林間陣線。

六月八日晚，我須離開總部，伴同內閣總理到倫敦。九日和十日我也不在總部，所以接收德軍八日進攻詳情報告的人是加斯泰諾。我由倫敦回來時，知道這報告在總部裡引起了頗大的驚惶。加斯泰諾曾經打電話給英軍總部，請英軍提早準備進攻；他也曾經給福煦打電話，他立刻到我的總部來，他的鎮靜平息了恐怖的情態。

白丹又將人嚇了一次。他對於守住凡爾登的把握很小，甚至給加斯泰諾打電話，說凡爾登不能再守八天以外，如要保全穆斯右岸的大礮，必須立刻準備向左岸退却。我看加斯泰諾對時事及與白丹的談話非常焦慮。

白丹因戰局的轉變而驚駭，在六月十一日又重新提出他在五月七日的要求，請我提早英軍進攻的日期。他所描敘的局勢是很黑暗的，他的大礮不足用，說有敵軍的半數，並表示恐怕第二軍不久要被解決，他認為敵軍要不辭一切犧牲而必要辦到的。於是我決定在第二天上午派加斯泰諾去凡爾登，看他對於情勢的判斷如何。

加斯泰諾在六月十至十四的夜間回到總司令部來，對於凡爾登諸事的狀況有極良好的印象。軍容甚盛，第二與第三道防線的防禦工程正在改善，使其堅固，他認為凡爾登，可以守到規定的撒姆進攻實現的時候。

但在得着白丹的信以前，我已在六月十一日命令駐英總部法軍代表團首領發利愛 (Valieres) 教他向海格說明，因為凡爾登情形緊急，最好能準備一切，使步兵能在六月二十五日進攻。我在十二日回復白丹十一日的信如下：

「我的意見與你相同，我也認為德軍要由這凡爾登的攻戰獲得最重大的效果，我們也應不顧一切來保持穆斯河右岸的陣地，就是有放棄那裡的一部大礮的危險，也是我們所不計的。

「你的工作的困難逐漸增加，我也並不忽視，但我對你有充分的信賴，認為你要繼續將敵軍擊退，有如你直到現在所成就的。

「你所設計的防禦工程現在已在河的兩岸動工，我曉得你正在催促並將繼續催促其完成。

「預備替換現用部隊的各師，現在能夠調用。你所預備的與所要求的重砲的替換與補充，以及現在收到的和將要送到的新軍需品，已經增加了你的供給，而且這些現在還要擴充。」

「現在的時刻是最嚴重的。凡爾登持久而成功的抵禦已使俄軍能在進攻時有重大的收穫，這是聯軍在現時戰爭裡成功的不可缺而必有的成分。能够保證成功的事，沒有忽略一件，也不當忽略一件，我倚仗你來鼓舞你的部下，軍官與軍士，使他們有所昭示的那種犧牲的精神，強烈的信仰與抵禦到底的決心。」

「現在已經準備一切，在西線要儘早進攻，須按着審慎計算的準備佈置，不然就可知其必要失敗的。」

最後，我決定向凡爾登的英勇的守軍作一呼籲，指示他們第二軍直到現在所擔任的職務的重要，並且還須繼續擔任這種職務，以至達到我們的目的。

六月十二日，在下列通令裡，我向他們這樣說：

「第二軍的軍士：

「俄國各軍方才大勝了對面的德·奧軍。不到八日，他們突過敵軍的前線，追擊潰散的敵軍。俘虜十萬五千人以上，獲砲一百二十餘尊，以外的所獲也很多。」

「友軍勇氣的勝利，是聯軍一致進攻的良好起始。現在正準備其他的進攻，還有在最近要開始的。同盟軍四面受攻，不久將被迫屈服於聯軍的優勢之下。聯軍所預備的計劃，現在正要完全實現。」

「凡爾登的軍士，你們的勇氣才成就了這個，因為你們英勇的抵抗是我們成功不可少的條件，我們將來的勝利，仍然倚仗你們。因為你們，在歐洲各大戰場上，才有了一個可以使我们切實勝利的情勢。」

「我再向你們呼求你們的勇氣，你們的熱忱，你們的犧牲精神，你們的愛國心。堅守陳地，而以全力擊破作困獸鬥的敵軍。」

許多現象表示敵軍向凡爾登的攻擊的速度快要減輕。六月八日至二十日間，在這線上沒有找出生力軍部隊。左岸砲火減少，敵人似已抽去一些大砲；他們好像因俄軍在加利西亞（Galicia）的勝利，而起始由我軍前線向東移動軍隊，我也已經希望能從中路集團軍漸漸抽些部隊撥給北路集團軍，因北路軍將要開始作戰。這個似乎非常可能，因為白丹在六月二十表示對於這事與我同意，雖然執行還須等候凡爾登左右陣地寬展之後；不論如何也不要使敵軍能由那裡抽出軍隊

在他處去用。

德軍再度進攻的時候的情形是如此。在六月二十一與二十二日，他們想攻取標高三〇四山及左岸的莫特·歐姆，但無結果；在二十二日夜裡，他們在右岸孚民小林(Bois de Fumin)與希拿(Le Chesnoil)間得個立足之處，二十三日巴維利亞軍攻佔箇蒙礮壘；敵軍有達到弗羅德·泰萊的；德軍阿爾卑斯軍團又佔了弗祿利(Flewry)。

在這次進攻中，下午三時前，白丹由巴勒度打電話給加斯泰諾，說情形像是嚴重；他看必須由穆斯河右岸撤退；那裡有法國三分之一的大礮。」但接替白丹的第二軍長戶衛爾由蘇義送給我穩妥的報告。他已集合一師半人，命他們在當夜與第二天上午進攻，爲要減少德軍在弗祿利的突出形勢；還有一師準備，在必要時進擊。蘇義那裡的意見與巴·勒·度·相反，他們並沒想到必須撤到穆斯河左岸的可能。

所以如此看來，第二軍可以擊退進攻的敵軍，也很可相信他們能够成功。再者，在晚間白丹又打電話來；這次他對於局勢的觀察較比鎮靜，他的談話也與上次完全不同。戰事全夜和六月二十四日整天未停，但德人爲我軍反攻擊退到箇蒙附近，僅守住勒衛奈(Les Vignes)的山谷。

下午十二時半，我由陸軍部長得個最奇怪的電話。他要我切實不使任何事件延誤英軍的進攻，他又教我注意我所擔負的責任；此外他又告訴我，他在第二天要到凡爾登去，親身視察實際情形。整兩小時之後，內閣總理從善帶義經過。我到車站去見他，表示敬意，並藉此機會對他表示我對於剛才接到的信息的驚異。白理安告訴我，這件信息是因爲大總統在開議時，表示對於六月二十二日進攻的消息非常焦慮。這消息在當晚又由軍火部長多瑪斯(Thomas)證實，我會經約他來吃晚飯。在與他討論過大礮與軍火的供給以後，我又對他說政府干涉到作戰範圍是如何之使人爲難。多瑪斯也與我同情認爲落該的信息是不恰當，尤其是因爲我在當天上午通知政府與白丹本人，撒姆進攻的大礮將要開始準備。

不過我不明瞭六月二十三日事件爲什麼在巴黎引起這種情緒，在政府與巴·勒·度參謀處間一定有直接的交通。我早已懷疑，但在二十五日康伯(Combes)與我在總部午餐時，他更證實了這事。

在二十六日，我在落該由凡爾登回來的路上看見他。我們關於那著名的二十四日通信有所解釋，以後他對我說他在視察內所得的印象。他對白丹很焦慮。白丹會對陸長說他所有的大礮較他所應有的缺少四分之一。我不能不對落該說我如何奇怪白丹如何不直接向我要求；而且我認爲他如能較平靜處抽些軍需品，就容易供給他所認爲凡爾登所需要的；最

後，我又說我前一天會通知他撤姆已經準備大礮，他又在此時請求大礮，真是令人不解；他當知道我所有的全已送往北方去了。不論如何，這要求是不合時的——凡爾登的重要已經過去，現在要注意到他處了。

經過這次談話，我恐怕白丹又過於重視敵軍，我又通知他，應繼續猛烈在右岸抵抗，不要怕丟去他的大礮。但在二十九日，德人似已決心採取防禦態度，第二日法軍收復了笛蒙。

法·英聯軍的進攻，因惡劣天氣而延期兩天，終於在七月一日開始了；第二軍按照我在六月十二日對他們所作的請求已在凡爾登前抵住了敵軍。

敵軍由二月十一日起不斷進攻，法國獨當其鋒；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六日善帶義會議所決定的總攻的準備期間；有了這充分的準備時間，進攻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中國文藝

三卷六期
即日出版

均各國
代書內
售店外

「歡迎訂閱」

社址

北京府右街盤頭作甲三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

特設活期「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

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

有定期之利益·

無定期之拘束·

每期內(由一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爲上期
由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爲下期)存款餘額在壹仟

元以上滿足兩個月者加息壹釐「即年息陸釐」。

此項存款「憑摺收付」如須憑印鑑者取款時填寫

取款支條以昭慎重·

此項存款因係優待存戶利息特別優厚故以國幣

「壹萬元」爲限逾額概不計息其餘概按本行存款

章程辦理·

大生銀行北京辦事處啓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別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商貼倉 品現庫 押押 款支款	匯電支 解報票 存匯滙 款款款	託收保 收款項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國內國外

通匯地點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北京	神戶	大阪	東京
山海關	遵化	豐潤	雲密	灤縣	昌黎	遷安	胥各莊	奉天	北票	營口	錦州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同	鉅鹿	平地泉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哈爾濱

本行即對隨時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地址法界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

金城銀行

資 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 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 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 京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北 京	分 行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東 城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九〇	西 城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 城	鼓樓大街 東局六
--------	--------------	--------	---------------	--------	------------------	--------	------------	--------	--------	-----------	--------	-------------	--------	-----------	--------	----------

北京 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 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三五號
掛號 七七七七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府井大街
西四牌樓
鼓四牌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所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發 行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地 址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一〇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七七

唯一純小品散文刊物

學文 月刊

內容豐富

歡迎直接定閱

總代售處：北京西單

亞方書局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 西局 二二一四

青年唯一讀物

中國青年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內容充實，計有

論著，學術，專載文藝，學生生活，雜組各欄，每期十餘萬言，歡迎直接訂閱，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一角，發行者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青年俱樂部。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月刊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每月一日出版
每期一冊定價一角

社址 佛教同願會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譯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發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運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導、綜合、
誌、標、各種、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最新設備